



CC.

最近之世界 資本主義經濟

一九三二 — 一九三三

呂振羽著

北平書局發行

最近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上)

(1913—1932)

呂 振 羽 著

青年出版合作社經濟叢書

第一卷

上海圖書館藏書



9541 212 0006 32738



北平書局出版

1932

最近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上)

(青年出版合作社經濟叢書第一卷)

初版	1932,	6,	3,	付印
	1932,	7,	20,	出版
	1500,	冊		

著者	呂振羽
出版者	北平書局
總代發行者	北平春秋書局
印刷者	北平和記印書館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每冊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外埠另加郵費

二 一九二九年開始的世界經濟恐慌

和資本主義矛盾的展開

1. 構成資本主義臨歿期的經濟恐慌之特質

- A. 馬克思恐慌論的本質
- B. 一九二九年開始的經濟恐慌之發展和其特質

2. 世界經濟恐慌的總觀察

- A. 從生產方面去考察
- B. 從貿易方面去考察
- C. 從金融市場去考察
- D. 從勞動失業問題去考察
- E. 統合的觀察

3. 世界經濟恐慌之各別的考察

- A. 美國經濟恐慌的一般情勢
 - a. 生產的過剩和原料的堆積
 - b. 產業的縮收和生產的減退
 - c. 貿易的衰落和物價的下降
 - d. 利潤的減低和金融恐慌
 - e. 勞動的失業和政治恐慌

- B. 英國經濟恐慌的一般情勢
 - a. 生產減退的趨勢
 - b. 對外貿易的衰退和物價的下落
 - c. 財政的恐慌和金融市場
 - d. 勞動的失業和政治恐慌
- C. 德國經濟恐慌的一般情勢
 - a. 賠款的負擔和德國經濟
 - b. 德國的生產事業和對外貿易及其他
 - c. 勞動的失業和政治恐慌
- D. 法國經濟恐慌的一般情勢
 - a. 生產減退的趨勢
 - b. 貿易的衰退和物價的降落
 - c. 財政和金融
 - d. 勞動的失業和政治恐慌
- E. 日本經濟恐慌之一般情勢
 - a. 農業恐慌的情勢
 - b. 生產減退和生產物過剩的情勢
 - c. 貿易的銳減和物價的低落
 - d. 財政的枯涸和金融恐慌

最近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上)

(1913-32)

目 次

自 序

一 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

1. 戰後經濟恐慌和資本主義的產業合理化運動

- A. 戰後資本主義經濟恐慌之一般情勢
- B. 歐洲經濟的安定和美國金元的輸出
- C. 恐慌的克復和產業合理化主義的實施

2. 產業合理化的實施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復興

- A. 產業合理化實施後經濟復興的一般情況
- B. 產業合理化實施後經濟復興的各別情況
 - a. 美國
 - b. 日本
 - c. 法國
 - d. 英國

e. 德國

f. 意大利

C. 隨着經濟復興而來的幾個問題

a. 勞動強度的提高和勞動的失業

b. 資本的高度集中和市場獨佔的發展

c. 農工業兩部門之愈不平衡和農業恐慌的發展

3. 復興資本主義經濟的產業合理化和蘇俄五年計劃

A. 這兩個問題本質的關聯

B. 蘇俄五年計劃的本質和其施行的實況

a. 新經政策時期

b. 五年計劃時期

C. 五年計劃和產業合理化實施結果的比較和其前途的展望

D. 第二五年計劃的展望

e. 勞動失業和政治恐慌

F. 意大利經濟恐慌的一般情勢

G. 其他各國

a. 中國，印度

b. 加拿大，澳洲

c. 波蘭及其他各國

4. 恐慌的發展和矛盾的展開

A. 矛盾的展開和資產階級的對策

B. 我們對此次恐慌的估量

(目次上終)

自 序

資本主義之內包的矛盾的發展，已到了最後之形勢。一九二九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大恐慌，和前此週期發現的恐慌去比較，則是一個終極的形勢；此次的恐慌，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領域中，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一切商品經濟的產業部門，都呈現為一個普遍的嚴重情勢。這完全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總崩潰的象徵，充分的指示世界統治階級，已無能繼續其統治。在另一方面，全世界被統治的饑寒交迫的奴隸們，已不能照舊繼續生活下去。同時，資本主義各國正因為經濟恐慌和由此反映出來的政治恐慌的嚴重化，市場的再分割和進攻蘇俄的聯合戰綫，也都在劇烈的展開了。

在這世界總轉變的前夜，我們對本階段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情勢的了解，更屬迫切。

資本主義經濟，繼着戰後的恐慌，由於產業合理化的實施又得到一度暫時的復興；由暫時的復興而發展到此次的大恐慌。這都是資本主義經濟自身的規律所決定的。本書的任務，便在包括這個階段的研究，幫助大眾去了解資本主義經濟之這個階段的發展的過程，而理解資本社會之滅亡的

必然性。如果本書能幫助大眾對本階段的資本主義經濟為一個更系統更正確的了解，則我這個工作，也不算全無意義。

總之，本書的內容，絕不敢說有怎樣的豐富；在我，總算在盡力向讀者報告本階段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具體輪廓。

本書統計材料的選擇，原初本想對資產階級自己發表的數字盡力少用，事實上，竟未能如願。

但是本書在一個很倉促的期間寫成付印，加之作者能力的關係，必不免有多少缺陷，甚或還不免有理論上的疏忽。讀者肯盡量指正，以減少我的錯誤，我當勇敢的去接收，

其次，作者和書店方面，原在使本書早和讀者見面，纔很倉促的寫成付印；終因印刷局的遲延，致超過合同期限將近一月纔能出版。

本書的工程，承伯贊分認一半。上卷完全由我負責，下卷則由伯贊負責。

本書的封面，承藝大教授王鈞初先生代畫，特此致謝。

1932, 7, 10.

一 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

1. 戰後經濟恐慌和資本主義的產業合理化運動

A. 戰後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一般情勢

“生產力因受大資本主義之賜而有偉大的增進，同時這種增進，是使生產與消費的平衡，紛亂到不可救藥——和乍然看見所表現的一樣——的原因，生產力因使自己向前發展起見，不能顧及消費的需要，也不能顧及其他部門的需要，恐慌就是這種事實不可避免的結果。生產爲防止現有的巨大設備喪失價值起見，不問有無銷路，牠是必須進行的。因此隔若干時出現一次的破裂，便不可避免了。”

恐慌之週期的到來，是資本主義經濟先天帶來的一種痼疾。所以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是和其自身同始終的。而且每次恐慌的深度，也和其自身的發展程度相呼應的，“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最後階段即帝國主義的時代，……資本主義的體系內所包含的矛盾，……便顯現為未曾有的尖銳化。”同時，資本主義把全世界連成一個環列，因此恐慌只在一個地域發現，也必然的直接間接影響着全體；正和其無論在那一個部門中發現而影響其全體一樣。

資本主義各國在前次大戰中所受的鉅額財產和勞動人口等損失……更能直接構成資本主義經濟的恐慌。

大戰結束後，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更表現為一個未曾有的紛亂和搖動狀態。政治上，德意志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政權，雖然不久就被社會民主主義者斷送了；而普羅列塔利亞政權所支配的橫跨歐亞的俄羅斯故國，便從此脫離強盜之羣，再不能作他們經濟復興的市場了。經濟上，生產的停滯，貿易的銳減，紙幣的充斥，物價的騰貴，必需品的缺乏，債務的虧累，失業的增加等等頹敝的現象，絞盡資產階級的腦汁，幾乎還得不得出一個安定的對策；就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們，也不能不說幾句“資本主義衰老了”的話。拿當時的情

形去和戰前比較，不能不感想到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只是供人們回憶的歷史資料了。

現在我們開始從戰後經濟恐慌時期的實際情形來考察：

表1： 歐洲戰後生產指數和戰前比較(註一)
(依戰前價格計算)

	東歐及中歐(蘇俄除外)	歐洲其他各部	歐洲總計(蘇俄除外)
1913:	100	100	100
1923:	79	98	85
1924:	84	103	93

全世界(蘇俄除外)重工業方面煤鐵鋼的生產，戰前和戰後情形的比較，是如次的數字。(註二)

表2:	煤	鐵	鋼
1913	100	100	100
1919	86.3	70.0	81.1
1921	80.5	49.4	60.6

就一般的生產額看，歐洲在戰後比戰前有可驚的減退；

(註一) 大東書局出版：世界工業狀況第二頁

(註二) 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研究第二頁

就全世界煤、鐵、鋼的生產看，在戰後一九二一年較戰前一九一三年，煤的產量約減少五分之一，鐵約減少二分之一，鋼約減少五分之二。這是連北美等處合計在內的，實際上，北美等處戰後的生產是比戰前還有增進；所以歐洲重工業方面生產的減少額，當然更要鉅大。

煤、鐵、鋼是動力的主要因素；煤、鐵、鋼生產額的減退，便又在反映着一般生產事業的衰退。

但是一方面雖是必需品的缺乏，和生產的衰退；他方面市場對一般商品的購買力，反而同樣是衰退，並不會發生供不應求的嚴重現象。這完全因為大眾的貧窮化，對生活必需品的最低消費限度就無其能力；對其他商品之無購買力，那就更不用說了。

戰後歐洲各國對外貿易的情況，無論在輸入和輸出方面，和戰前比較，也都是一個非常衰退的情勢。

表3： 戰前和戰後歐洲主要各國對外貿易比較(註三)

(依戰前價格計算)

英(百萬磅) 德(十億佛郎) 法(十億佛郎) 比(十億佛郎)

輸出：	1913：	525	10.1	6.8	3.7
-----	-------	-----	------	-----	-----

(註三) 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研究

	1921:	350	7.9	6.2	2.0
輸入:	1913:	559	10.8	8.4	5.1
	1921:	485	9.3	6.8	2.6

上表的數字，證明歐洲各國戰後的對外貿易，在輸入和輸出方面都是減退得厲害。輸入的減退，是在反映着國內生產的衰退；輸出的減退，不僅在反映國內生產的減退，而且在反映世界市場形勢的轉變。(註四)

當時歐洲各國因生活必需品的缺乏，致物品價格的空前騰貴，一般勞動大眾和其他中小階級的人們，生活上都陷於最悲慘的境遇。生活費騰高的情形，下面關於三個主要國家的生活費統計數字，是可以代表一般的。

表4: 戰前和戰後歐洲主要各國生活費指數(註五)

	英	德	法
1914	100	100	100
1920	255	341	1.065
1921	222	307	1.250

(註四) 在戰時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業化，他們土產的商品又代替歐洲原有世界市場的一部

(註五) 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研究

在戰後一九二〇年較戰前一九一四年，生活費指數的上昇，英國增高百分之一百五十五，德國增高百分之二百四十一，法國增高百分之九百六十五。這是一個如何令人可驚的情勢！

然而假使勞動大眾的工資收入，也隨着生活費的騰高而騰高，那還能勉強維持原來的最低生活；然而實際上，不僅勞動大眾的收入不能增加，反而一羣一羣陷於失業的一無收入的狀況中。戰後歐洲各國的失業情形，資產階級自己發表的統計，是如次的數字。

表5： 戰後歐洲主要各國工人失業百分比(註六)
(加入組合和被保險者失業對在業百分比)

		英	比	德
1921	1月	8.2%	19.3%	4.5%
	7月	14.8	21.4	2.6
	12月	16.2	11.4	1.6
1922	3月	14.6	9.2	1.1
	7月	12.3	—	0.6

(註六) 據法國一般統計局德國國家統計局及經濟雜誌

數字所製

法國的失業情形，據法國官廳自己發表的數字，一九二〇每月平均爲一〇〇〇人，一九二三年則爲四〇〇〇人。

上面這些數字，都是資產階級自己在當時發表的；對於實際的情形，當然還多少有點隱蔽。但僅就這些數字看，失業問題在當時的歐洲就够嚴重了。

失業勞動者的一無收入和在業勞動者工資的低廉，直接使資本主義的商品市場更爲狹隘；構成當時歐洲資產階級難於解決的問題。而失業工人和一般大衆生活的困難，又構成政治上的絕大恐慌；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也不能不陷於動搖的狀態。這幸喜他們的工具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大賣氣力，纔把這段歷史的政治的變局推延下去。

債務問題也是戰後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一個重大的難題。計戰時各國的負債，俄，比，希臘，波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及其他巴爾幹波羅的海諸國，向法借款達美金3,500,000,000元；捷克斯拉夫，意大利，法蘭西等國，向英借款達美金11,200,000,000元；英法等九國向美借款達美金9,626,700,000元。內債方面，英國從700,000,000增至7,000,000,000金磅；法國從34,000,000,000增至150,000,000,000佛郎；德國除紙幣賠款外，從5,000,000,000增至140,000,000

,000馬克。(註七) 因此她們爲救濟國庫與彌補公債，便不得不濫發紙幣；結果使金融市場愈陷於難以救藥的恐慌；物價益爲騰貴，大衆的生活便愈趨悲慘。紙幣濫發的情形，如次的數字可以指出來。

表6: 歐洲主要各國戰前和戰後紙幣發行額(註八)

	英(英蘭銀行)	法(銀行法通券)	德	比
1913	35.0(百萬金鎊)	5,713.5(百萬佛郎)	2,902(兆馬克)	1,067(兆佛郎)
1921	128.4	36,487.4	122,500	6,462
1922	127.5	36,359	1,295,231	6,876

紙幣濫發的結果，一方面便是通貨的膨脹和對外匯兌的虧折，一方面便是物價的騰貴。往復使經濟和政治益陷於恐慌。

B. 歐洲經濟的妥定和美國金元的輸入

歐洲各國在那樣經濟恐慌的怒濤中，要想由她們自身的力量去妥定，無論他們怎樣加緊對勞動者的剝削，也是無補急要的——自然，加緊對勞動者和殖民地大衆的剝削，是資產階級對待恐慌所慣用的把戲；戰後的歐洲資本主義秩

(註七) 見拙著中國外交問題一六零頁

(註八) 據世界貨幣狀況 13,32,46,76 各頁所載數字所製，又比利

時1921年之發行額包括 Societe Genrale 的鈔券在內

序已完全動搖，這個戲法便不能立刻見效了。——而且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的恐慌，也並不是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痛癢不關的；戰後暴發的美國資產階級，究竟是不能坐視的；而且，歐洲經濟的恐慌，對美國的債務賠償能力是不能無影響的。但是紐約的大腹賈們，還是不肯無條件予歐洲資產階級以援手的。因此，他們一面樂得去救助垂亡的歐洲資本主義，一面又企圖藉此去把全歐洲殖民地化，因此，救助歐洲經濟恐慌的問題，反而被紐約的大腹賈們認作千載一時的大投機買賣。在當時，通貨的安定，成了歐洲資本主義經濟安定的前提。因此，大量的“光輝燦爛的黃白物。”便大批的向歐洲輸送了。

自美國的金元輸入後，歐洲各國的通貨，纔開始有安定的可能。金本位制哪！法律上的平價哪！這一切被歐洲資產階級所玩弄的把戲，纔有實現的可能。通貨安定之後，物價也自必隨之下降而漸趨安定；政治的恐慌也因之而轉趨緩和。歐洲的資產階級於“驚魂之餘，”自然要乘機用死力去恢復他們的生產企業，回頭向勞動大眾一個大反攻——加緊對勞動階級的剝削。

然而這安定不過是暫時的，並不能就把資本主義經濟

引入康莊大道，順利的向前發展。實際上，“資本主義體系內所包含的矛盾，”反只有加深。他們的黃金時代已過去了，勞動者的膏血，也並不能使這衰老的資本主義“返老還童”的。

接着通貨安定之後，資產階級惟一的企圖和願望，在進行其所謂繁榮的恢復。但是他們還想能得着最速而最大的效能，能够趕上所謂“戰後的繁榮之邦”的美國，恢復他們原有的世界市場。同時由於歐洲經濟的安定而帶來的市場的生氣，適又給美國的產業界一個刺激；因之在美國表現在生產上的最高能率的福特式的經營，便成了美國一切產業部門仿效的標本。加之美國當時各產業部門的資本和生產工具集中的程度，也確已具備了福特化的客觀條件。因之，產業合理化主義就在這個客觀條件之上產生出來，而成爲普遍施行的事實。在歐洲，因戰時爲軍事的措置所行的一切生產工具的集中，到此時，恰又成了產業合理化實施的物質條件。

資本主義利用產業合理化，在美國，一切生產便急速的入於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在歐洲，一切生產事業，從戰爭的灰燼中整理出來，也急激就超過戰前的生產；但是這也不過是資本主義臨歿期的迴光反照；產業合理化的實施，不過在加速其歿落的過程。資本主義的產業合理化，使資本集

中的進程和獨佔的發展更爲迅速，這更加重了市場的衝突；對勞動階級更加緊的逾量的剝削，直接把勞動者驅入益悲慘的境地，促速階級敵對形勢的尖銳化，間接又影響市場的縮小。這是隱伏着資本主義自身的一個最大危機。——隱伏着世界大恐慌的危機。

C. 恐慌的克復和產業合理化的實施

可是單憑通貨的安定，資本主義當前的恐慌，並不是立刻就過去了；直待產業合理化主義的推行——無論在各國施行的程度怎樣不同，事實上都是被影響着的——纔算完全把當前的恐慌克復，因爲產業合理化是能引發勞動者作業的最高強度，資本家能藉此對勞動者施行更強烈的榨取，而護取更多的剩餘價值，這便是構成克復恐慌的主要條件。但是這裏所謂恐慌的克服，並不是本質的克服；易言之，並未曾克服恐慌之內在的發展。

資本主義應用產業合理化主義克服當時的經濟恐慌，並入於一個更高的經濟發展的階段，這是產業合理化提供於資本主義的效能。資本主義因此而更急速的衰老與滅亡，這是牠自身之辯證法發展的必然過程，並不是產業合理化能滅亡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各國在實施產業合理化，恰和蘇俄之實行新經濟政策相對照。這是在戰後兩種不同性質的國家，同在施行其新的經濟政策，兩相對比，於我們的研究上是極有意義的；我們在後面將專闢一章對牠們作一個比較的研究。

現在先從產業合理化主義的內容原則，作一概括的指摘。在美國所施行的產業合理化主義的內容，包含着下列的五個要點：(1)生產規模的擴大化；(2)產業的組織化，機械化；(3)製造標準化；(4)浪費的排除；(5)特別販賣法。這並不是由資產階級絞腦汁得出的辦法，而是基於其既有的物質條件演化出來的結果。在其汽車工業部門中，福特工廠的經營，原先就有如次的成規：(a)標準化和大量生產；(b)工廠內運搬的自動化，機械化；(c)機械的自動化；(d)指揮監督的組織化；(e)勞動強度的增加；(f)特別販賣法。

產業合理化的特質，一灌入到資本主義的體系中，對第三期的資本主義，自有其重要意義，而能擴大其如次之作用的：

在生產規模的擴大化，產業的組織化，機械化，浪費的排除各點上看：一方面使前此還殘存的中小企業資本，迅速的歸於消滅，完成“鋼鐵大王”“汽車大王”“煤油大王”們…

…專制和獨佔世界市場的全體系；一方面使勞動者更成了機械的附屬部份，在受機械的支配指揮之下去活動——不是人支配機械的活動，而是機械支配人的活動——使勞動者不能不為更強度的勞動力的支付或使用。因之，資本家僱用勞動者的數量是減少了，可變資本付出的數量也相對的更減少了，而生產的成果反比從前更大；但是生產成果中所含的必要社會勞動量，却和從前並沒有兩樣。資本家榨取勞動者的手段，是更其高妙而殘酷了。他們從前強迫勞動者勞動力之強度的支付和勞動時間的延長，是常常引起勞動者反抗的；在現在就無用顧忌了——產業勞動者是無法去反抗機械的。

不過可變資本的支出額無限制為相對的減少，他方面不變資本便無限制的增大了；資本家掠奪的剩餘價值額也不能不因此而相對減少了。這又擴大了資本主義自身的矛盾。不變資本支出的減少，又構成勞動者的失業問題。因之，產業合理化在資本主義的體系中，便成了製造失業問題的一個有機作用；自然，假使牠在不以生產商品為目的底社會中被實施着，反而能消滅失業問題的。

在製造品標準化和特別販賣法的兩點上，事實上，所提

供於資本主義的作用，也只是一方面使資本家對市場的加緊剝削，益成爲可能；一方面對販賣市場的獨佔，可以超過商業資本而行使直接支配的可能；他方面中小企業所生產的商品，不能不被排擠於市場之外。此外便一無所能了。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們，却因此咸竊竊自喜，認爲資本主義因此可以爲有計劃的規則的統制生產，能有效的進行生產和消費間之平衡了(?)；對他們自始不能圓滿的理論——確保生產和消費間之平衡的理論——產業合理化却能圓滿的給他們補充了(?)。實則這不僅是學者們一種無智的幻想；他們的理論不但不會因此而得到圓滿的補充，却反因生產和消費間的差額之愈形鉅大而宣告破產了。資本主義生產秩序的無政府狀態，是牠“先天”的“個性”帶來的；市場的需要，無論在何種情況下，他是一無所知的。問題的核心點，並不在市場的需要如何，而是在市場的購買力如何，如果資本家肯去滿足那些有消費需要而無消費能力的消費者的需要，生產和消費間的平衡，那或者是可能的；易言之，生產和消費平衡的基礎，只能建築在私有制度的坟墓之上的。

產業合理化對資本主義無異是對病夫所扎上的一針嗎啡針。美國資本主義服了這顆人造的“仙舟”，她精神的外表

便更顯的健康。這人造“仙舟”的神效，一傳到“求佛三年，未見佛脚”的歐洲資產階級的耳中，當然便爭先恐後的羣相學法。因此德國仿行了，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也都在研究仿行了。這法寶也確實使她們都收着相當的“神效”。

產業合理化使資本集中的進程為更疾速的發展的結果，把全世界都納到少數資本大王的統治之下。因此，托辣斯，嘉特爾，辛提嘉，不僅成了各國資本家的國內的結合，而且使國際的結合為更進一步的發展。考茨基曾認這種國際的結合，是“太上帝國主義的形式”即超帝國主義的形式。這位老者在晚年這種怪論，却無異在盡情替帝國主義說法。伊里奇·烏里雅諾夫對他這種怪論，有如下的一種抨擊（註九）

“却激動了源源不絕而為患已深的水去灌溉於帝國主義辯護人的磨坊之內，一若財政資本的統治，減輕了世界經濟內部的不平衡和矛盾；其實財政資本的統治，反而增加了這種不平衡和矛盾。”

“倘若以純粹經濟上的觀點作純粹的抽象解釋，那我們所可說的，便歸納到如次的情形：資本主義的發展向着獨佔進行，更因此向全世界獨佔或全世界獨一的托

（註九） 伊里奇·烏里雅諾夫：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

辣斯進行。這當然是不能否認，但也是無意義的。”

“試把考茨基“和平的”超帝國主義的理想，和這些實際情形——經濟條件與政治條件之各自分歧，各國發展速度之極端的不相稱，帝國主義國家狂熱的鬥爭等——來比較一下，考茨基認作超帝國主義的國際嘉特爾，豈不是給我們以瓜分世界和重分世界的例子嗎？豈不是給我們以從和平的分割，變為不和平的分割，再由不和平的分割變為和平分割的例子嗎？例如美國等，在德意志參加之下，在國際鐵道辛提嘉或國際商船托辣斯之中，和平瓜分的全世界，可是因極不和平的方法，變更勢力的關係，而重分全世界了嗎？”

“所以財政資本和國際托辣斯，並不能消滅世界經濟中各部份發展的速度的差異，反而增加了這種差異。一旦勢力的關係變更了，那麼在資本主義之下，除訴諸強力外，還有什麼解決矛盾的方法呢？”

烏里雅諾夫這幾段話，對我們的指示是極其明白的，我這裏沒有“畫蛇添足”的申述的必要。

2. 產業合理化的實施和資本主義 經濟的復興

A. 產業合理化實施後經濟復興的一般情況。

前次大戰引出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嚴重恐慌，隨着經濟的改革，技術的改良——自然，在這裏意義着的改革和改良，便是加緊對勞動大眾施行剝削的技術的改進——而獲得生產力之漸次的恢復和局部的安定。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便能表現資本主義經濟復興的情勢——資本主義的生產，急激超過戰前的水平，而入於更高的發展——各國的資本家和其役使的經濟學者都暗自欣喜，以為資本主義依舊可以安穩穩的霸佔世界的王坐。然而事實上，這並不是一件使資產階級可喜的事情；其內包的矛盾的發展，反隨其資本之疾速發展的進程而同時並進，倒成了資本主義自身的一個隱憂。這事情，在我們是能正確了解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就已經沒有解析問題的權威了。

但是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在各種部門間，各資本主義國家間，都達到一個相當的高度；拿去和戰前比較，真不可同日而語的。下面的統計數字，可以明白的替我們指出來：

表7: 戰前和戰後世界生產比較(單位百萬)(註十)

	1909—13	1925	1926	1927	1928
食糧:					
小麥 ₍₂₎ (噸)	82.2	90.2	91.8	95.0	100.8
麥 ₍₂₎	26.1	25.6	20.4	22.4	23.4
大麥 ₍₂₎	28.7	30.9	29.5	30.9	35.8
燕麥 ₍₂₎	52.1	58.2	58.3	52.6	57.6
玉蜀黍	102.9	113.6	107.0	107.8	114.0
稻米	77.5	85.3	84.6	85.4	—
蕃薯 ₍₂₎	108.6	143.6	120.9	146.9	144.0
菜根糖 ₍₂₎ (收穫 雙倍百分比)	69.7	73.2	69.1	76.2	17.2
蔗糖	96.9	166.0	159.2	152.3	166.0
紡織原料:					
棉花 (生產) (噸數)	4.48	6.0	5.99	4.8	5.1
棉花 (消費) (噸數)	23.3 ₍₃₎	23.2 ₍₄₎	24.7 ₍₅₎	26.4	25.3
羊毛 (生產) (公斤)	1463.0	1329.0	1405.0	—	—
絲	29.2	45.8	47.2	49.0	—

(註十) 據 E. Varga: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1929, P. 1-2.

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

19

人造絲	14 (6)	87.0	99.5	130.0	153.0
橡皮	114.0(6)	504.0	618.0	614.0	602.0
紡織錠子 (註十一)	26,645.2(6)	31,866.5	32,486.7	32,790.9	—
燃料:					
硬煤(噸)	1098.0	1187.0	1177.0	1283.0	1238.0
石油	385.0	1065.0	1095.0	1249.0	1979.0
金屬:					
鐵(噸)	68.3	76.9	77.5	86.7	86.0
鋼	65.2	90.8	91.6	102.0	107.2
銅	1030.0	1443.3	1491.0	1510.0	1692.0
鉛(生產公斤)	1196.0(6)	1524.0	1587.0	1648.0	1620.0
鋅(噸)	976.0(6)	1132.0	1249.0	1300.0	1404.0
錫	133.0(6)	150.0	147.0	159.0	180.0
鋁	63.0(6)	179.0	211.0	213.0	—
金(生產公斤)	768.0(6)	593.0	600.0	600.0	606.0
銀	6964.0(6)	7514.0	7454.0	7454.0	—
造船:					

(註十一) 紡紗錠子一項,非E. Varga原表數字,係另據國際棉業聯合會一九二七年棉業統計數字計算而成

排水量(千噸)	3333.0(5)	2193.0	1675.0	2289.0	2699.0
汽車(百萬輛)	—	4.9	5.0	4.1	5.3

(2) 蘇俄不在內；(3) 從1912—13；(4) 從1924—25；(5) 從1925—26；(6) 1913。

上表統計數字，經過和他種統計對證之後，證明最為正確。據上表的數字，產業合理化主義施行後，資本主義經濟的一般生產額，除去金、麥等數項外，均超過戰前水平甚遠。並且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年，一般都在向前增加的趨勢中。

而且這種進展的情形，並不是限於某些地域或國家，而是在世界各處同一情勢的。下表的數字，可以明白的指出世界各地的生產增加情況：

表8：世界商品生產指數按洲分配表（照1927年價格計算，以1913年為基數=100）（註十二）

	歐洲(蘇俄除外)		美洲		亞洲	
	1926	1927	1926	1927	1926	1927
五穀及其他食糧	93	99	132.5	138.6	107.0	106

（註十二） 據大東書局：世界經濟叢書之三，17-22頁表改製，

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

21

肉類	102	107	118.5	119	131	138
植物油材料	97	189	171.5	179	146	164
紡織品	142	156	128	111.5	130	136
獸皮及皮革	102	103	122	116.5	85	91
橡皮	—	—	67(A)	76(A)	1,186	1,145
燃料	79	102	599	570.5	180	182
金屬	96	120	264	282.5	150	167
化學品	138	152	125	165.5	261	214
五穀	92	90	125	132	88	89

(A)北美不在內

表9:戰前和戰後世界各洲煤生產比較(註十三)

(單位百萬米突噸)

	歐洲	美洲	亞洲	非洲	澳洲	總計
1913	689.5	532.0	54.7	8.7	14.7	1299.6
1925	653.3	540.4	71.7	17.1	19.1	1301.6
1926	577.5	612.2	74.9	13.4	19.9	1297.5
1927	739.0	650.7	74.4	12.1	17.6	1403.8

(註十三) 據世界工業狀況

表10：戰前戰後各洲煤消費比較(註十四)

(單位同上)

1913	621.0	523.6	62.6	23.5	16.6	1257.4
1925	536.3	543.2	76.4	20.7	17.8	1195.3
1926	485.1	598.9	78.8	15.9	18.3	1202.0
1927	628.8	565.5	78.6	16.5	18.5	1309.1

“表9”的數字，我們雖不敢認為十分正確，但是我們能從牠的數字中去把握一個大概的情形。煤是引發動力的源泉，煤的生產和消費的增高，是能表示一般生產之發展的。據“表10”的數字，亞美澳三洲在一九二五年煤的消費，就超過戰前的水平；歐洲到一九二七年纔超過戰前的水平，那是因為歐洲受戰後嚴重恐慌的影響，生產的恢復自然較遲；非洲到一九二七年還沒達到戰前的水平，這是因為她完全是被作為供給歐洲各國——自然還有其他國家，不過主要是歐洲各國——原料生產的殖民地，所以她的產煤量，也在一九二五年就超過戰前的水平了。其他各洲煤的生產量，也都在一九二五年就超過戰前的水平；只有歐洲也和在上述煤的

消費情形為同一的原因，至一九二七年纔超過戰前的生產。

資本主義各國的世界貿易，也是和生產業的發達與生產額的增進同時增進的。拿戰前和戰後比較，同樣有驚人的進展。實際的情形，如次的數字可以表示出來：

表II：英美德法日戰前和戰後貿易比較表(註十五)

(單位百萬美金)

		英	美	德	法	日
輸入：	1913	3741	1793	2565	1625	307
	1924	5624	3610	2164	2103	1011
	1926	6031	4431	2380	1932	1120
	1927	5927	4185	3360	2072	1033
	1928	5817	4090	3332	2084	990
輸出：	1913	2089	2484	2405	1328	313
	1924	4165	4591	1560	2219	745
	1926	3782	4809	2328	1920	964
	1927	4045	4856	2428	2168	1045
	1928	4102	5129	2772	2003	865

(註十五) 據前引 E. Varga 圖書1929第一季

據右表的數字指示，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貿易，除德國外，在輸入和輸出方面，均在一九二四年就超過戰前水平甚遠，德國至一九二七年纔超過戰前的水平，在一九二六年還比戰前較低，這是因為德國受戰爭的破壞最劇，和賠款等等的壓迫，恢復自然要較遲一點；反之，在日美兩國不僅未受戰爭的重大破壞，反而得着一個空前的機會，在歐戰期間就呈增加之勢。戰後日本的輸出和輸入時高時低，是因戰後各國資本的重來，日本已轉入慢性的恐慌中。貿易輸出額的恢復和增高，是在反映世界市場景氣的回復；輸入額的恢復和增高，是在反映各該國國內市場景氣的回復和生產業的發展。

隨着市場景氣的回復和市場購買力的增高，物價也隨之安定了。

表12: 各國物價指數(註十六)

(以1913年的指數為100)

	1920	1921	1922	1924	1925	1926
國內物價指數: 英	307	197	157	166	160	148

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

25

	法	509	345	327	489	550	703
	德	1.486	1.911	34.181	123	130	125
金物價指數：	英	231	156	144	151	158	148
	法	185	133	139	132	136	116
	德	102	77	77	122	130	125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的情形如下表：

表13 三個主要國家的物價水準

英國(註十七)

	穀物及肉類	其他食品	纖維	金屬	總指數
1926平均	151.7	159.3	152.6	149.8	149.7
1928平均	152.9	189.7	165.0	115.2	140.9
1928五月底	171.6	191.5	170.5	115.7	146.7
1929五月底	136.6	170.5	149.0	119.0	131.5

美國(註十八)

	農產品	食品	原料	半製品	完成品	總指數
1926平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928平均	105.9	101.0	99.1	97.4	97.0	97.7

(註十七) Econmest 指數, 1913=100

(註十八) Index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1926=100

1928: 4	107.6	99.5	100.1	97.9	95.9	97.4
1929: 4	105.0	98.0	97.0	97.0	97.0	97.0

德國(註十九)

	農產品	殖民地 商品	國內原料 及半製品	國內完 成產品 生產手段	成品 消費財	總指數
1926平均	129.3	131.5	129.7	132.5	162.1	134.4
1928平均	137.8	139.2	131.2	130.9	160.2	137.6
1928五月	135.9	139.6	135.3	136.4	175.0	141.2
1929五月	125.8	125.0	131.3	137.9	172.2	135.5

據上列各表的數字指示，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戰後物價指數都在上騰；英美德三國自一九二四年後便逐漸低下，漸顯示安定的狀態；法國自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還在上昇，那是因為在當時法國的通貨還沒有安定；自一九二六年後纔呈安定之勢。（法國物價指數在一九二六年為七〇三，二七年為六一七，二八年為六二〇，見前引世界經濟叢書之四，102頁）

資本主義經濟在尋常週期恐慌中發現的情形，是因生產的過剩而引起物價的低落；在戰後恐慌中所發現的情形，

是因生產機關的破壞而引起生產的衰退，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因之恐慌反而映出物價的騰貴。所以在尋常的週期恐慌中，是需要物價的上昇；在此次戰後的恐慌中，反而需要物價的下降。因為在戰後，一方面是必需品的缺乏和價格的騰貴，他方面是大眾的貧乏和購買力的低下。

其次資本主義的經濟，無論在何種的恐慌情形下面，只要物價從恐慌中的變化而回復安定以後，隨着市場購買力的回復，便又要逐漸上昇的。這樣由上昇又下降，恰和第次回的恐慌相啣接。“表十三”的數字，是能把這個情形完全指明出來的：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物價由安定後又在上昇了，這正是資產階級所謂市場繁榮的恢復時期；但至一九二九年，物價又在低落了，這在表示第次回的恐慌快要到來。

B 產業合理化實施後各國經濟復興之各別的考察

a 美國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的大戰期間，全歐資產階級正疲於奔命，平時一切企業生產機關，均被徵發為軍用品的製造供給機關；一切對外貿易，幾完全停止。美國資產階級，憑藉

其豐富的資源，却於此時極力擴充一切生產企業，代替歐洲各國在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商品市場的支配——自然，殖民地半殖民地也於此時而得到部份的產業發展的機會。大戰結束後，歐洲各國的資產階級，因生產機關等受軍事的摧毀之後，又加上財政上的等等的虧累，均感受嚴重的恐慌，美國的資產階級却競競向榮。戰前世界經濟重心的倫敦，在戰後，事實上不能不移至紐約；英國世界霸王的“榮譽”，事實上，也不能不隨着經濟重心的移置而讓渡於紐約的大腹賈們。

美國資本主義的經濟情況，在戰前和戰後是截然不同的。現在開始來把握一下：

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的進展，不單在工業方面，在農業部門中也是同其進展的；這自然因為美國又同樣具有其發展農業的客觀條件。農業經濟擴張的情形，就小麥的耕地面積來看，美國在戰前一九〇九至一三年，為一九一千萬黑格特，全歐（蘇俄除外）為二九三千萬黑格特；在戰後一九二七至二八年，美國使增止二三七千萬黑格特，全歐（蘇俄除外）則反減至二八四千萬黑格特；美國幾等於全歐五分之四。又據國際農業協會一九二八年估計，世界各國農耕地面積最

大者，除蘇俄外，美國一三九，三二一千公頃為第一，次為印度有一二三，〇九六千公頃。（見該會1927—28農業統計年鑑）。

從工業方面說，其進展的迅速更是不消說的。一九二六年，美國佔全世界人造絲消費量三分之一，為世界人造絲織業的第一位；在戰前，她不過佔最小數之五六位而已。在一九二六年，毛織工業佔全世界的第二位，毛織紗錠較戰前一九一四年增多一八八，一〇二個（註二〇）棉織業亦居世界第二位，紗錠數佔世界四分之一，消棉量亦佔四分之一；在戰後一九二七年所有紗錠數和戰前一九一三年比較，增多七，二六五，〇〇〇個，為戰前七分之九。（註二一）

重工業的生產，戰後和戰前比較，是如次的情形：

表14：戰前和戰後世界，歐洲，美國鋼鐵煤產量（註二二）

（單位百米突噸）

		鋼	鐵	煤及褐炭
美國	1909—13平均	27,692	27,929	46,460,000
	1926	49,210	40,000	54,470,000

（註二〇） 一九二八年國際聯盟國際統計年鑑

（註二一） 一九二七年國際棉業統計

（註二二） 據國際統計年鑑數字所製

歐洲	1909—13平均	36,401	39,199	57,620,000
	1926	41,525	35,730	65,800,000
全世界	1909—13平均	65,228	68,312	1,122,800,000
	1926	93,925	79,180	1,338,300,000

戰後美國鋼鐵的生產，均大於全歐洲的產額；煤的生產額亦約當於全歐六分之五。煤的消費量，在一九〇九至一三年平均為四四二，三七一十萬米突噸，一九二八年則增至四九五，〇〇〇十萬米突噸；約當於英國三倍半，德國三倍半，法國六倍，意大利四十一倍，日本十五倍。（註二三）化學工業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美國佔世界總產額百分之三四，戰後一九二四年，則增至百分之四七。（註二四）

美國生產事業的發展情勢，照上面的事實看，在戰後已隱然支配了全世界。

戰後美國的對外貿易，在世界貿易總額中所佔的地位，也是一個躍進的情勢。在戰前一九一三年世界各國對外貿易總額，英國居首位，輸入佔全世界百分之一六，輸出佔百

（註二三） 世界工業狀況154—164頁

（註二四） 同書198頁

分之一四；美國則僅佔世界貿易輸入總額的百分之九，輸出百分之一三，尙次於德國。戰後即一躍而居於世界貿易首位，一九二六年佔世界輸入總額百分之一四，輸出總額百分之一六；一九二七年佔輸入總額百分之一二，輸出總額百分之一六，英國則佔輸入總額百分之一六，輸出總額百分之一一。(註二五)

資本的輸出，在戰前，英國佔世界資本輸出國第一位；戰後美國資本的輸出，突增至驚人的數目。美國在戰前一九一四年，資本輸出總額爲五十萬萬美金，戰後一九二八年突增至一百四十八億美金；英國在戰前一九一三年爲一萬萬六千七百萬磅，戰後爲一四八二百萬磅——包括殖民地子國的輸出在內——法意德在戰後，輸入均超過輸出。(註二六)

美國投資的地理分配情形，是如次的。

表15：美國對外投資地理分配表(註二七)

(註二五) 據英國 Economist 美國 Department of Commerce 統計。

(註二六) 新東方殖民問題專號三五六頁。

(註二七) 大中書局：最近各國經濟之趨勢五一頁。

年次	歐洲	拉丁美洲	加拿大紐芬蘭	亞洲及澳洲	總計
1913	350	1,333	750	175	2,605
1923	1,300	3,760	2,450	594	8,150
1924	1,900	4,040	2,600	690	9,230
1925	2,500	4,210	2,825	870	10,450
1927 六月底止	3,350	4,800	3,200	950	12,300

表16: 英美資本發行額比較(註二八)

	1928前三個月(a)	1928末三個月(b)	1929末三個月(b)
英	34,630,000金元	93,265,000磅	99,738,000磅
美	98,600,000金元	2,338,313,000金元	1,198,045,000金元

照上列的數字，美國在戰後，不僅代替英國為資本輸出的主要國家，而且英國的殖民地，一方面已成了美國的投資市場(參考The Labour Monthly Vol. 12, No. 11, The Empire and Ganada)歐洲各國，反而大抵都成了美國的債務國。

這位“黃金砌成的國家”，不僅為世界資本輸出的主角，全世界的金貨，也大部份都集中在她的手裏。在一九二八

(註二八) (a) 係資本輸出額，據同註二七，五二頁(b) 係新資本發

年，她儲藏着的金貨量爲一七，三九二百萬馬克，幾與全歐的金貨儲藏量相等。（全歐爲一八，九七二百萬馬克），佔全世界金貨總額百分之三六點二。（註二九）

b 日本

日本也同美國一樣，同是藉着歐戰的機會，各國無暇東顧，“乘火打劫”，在中國和南洋各地肆行略取，伏下她的商品市場的根基；待至戰後歐洲資本主義的捲土重來，她已經有了相當的勢力，代替英國在中國商品市場上的地位，並且還闖入英國殖民地的印度，也代替其市場的一部。因之，這暴發戶便成了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的名角——一躍而爲五大強國之一。不過這一名從溫室裡培養出來的資本主義，究竟由於“先天”的太虛弱——國內資源的缺乏和市場的狹隘——較之所謂“金元王國”的美國資本主義，究不免是“小巫”躋“大巫”，終覺是相形見拙的。近年來，她雖然在太平洋上躍躍欲試，想和紐約的大腹賈們分庭抗禮；事實上，還不免是矮小的可憐。

在戰前，她雖然由於“中日之戰”，“日俄之戰”得着小

（註二九） 據前引 E. Varga 同書一九二八第一季

勝，賺得一個資本主義強國的綽號；然而“先天”的虛弱的限制，並不能使她的個體發育完全，究不免自慚形穢的。到戰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得着殖民地和大衆膏血的灌注，外表上，居然相當的強健起來。因此，歐洲大戰時期，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的時機。現在從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在歐戰時期的發展情勢，來略為考察。

在歐戰開始之大正三年，日本全國的企業公司，僅一萬六千八百五十八個，資本總數僅二十萬萬餘元；大正七年，公司數增至二三，〇二八個，資本總數增至四十七萬萬元；八年，公司數更增至二六，三八〇個，資本總數更增至六十萬萬元。大正三年，全國工廠數僅一七，〇六二個，工人數九一一，四五二人；大正七年，工廠增至二二，三九一個，工人增至一，五〇四，七六四人；八年，工廠數更增至二三，八三一一個，工人為一，四七四，二八一人。對外貿易，大正三年輸出總額為五萬萬九千一百萬元，輸入總額為五萬萬九千六百萬元，總額形成五百萬元的入超；大正八年，輸出總額增至二十萬萬元，輸入總額增至十七萬萬元；總額為四萬萬元的出超。這個時期日本貿易情形的變遷，下面的數字是能為更詳細的指明的。

表17: 日本自歐戰開始至戰後兩年對外貿易情勢

(註三〇)

單位千元

	輸 出	輸 入	入 超	出 超
大正三年	591,101	595,736	4,634	
四年	708,307	532,450		175,857
五年	1,127,468	756,428		371,040
六年	1,603,005	1,035,811		567,290
七年	1,928,101	1,668,144		393,957
八年	2,098,873	2,173,460	74,587	

上表數字的指示，日本對外貿易額，自大戰開始之第二年即由入超而轉為出超；貿易額和出超額，一直到大正六年，每年都在突增中。至大正七年，歐洲各國又復東來，日本的輸入額便大為增加，出超額則又降下了；至大正八年，又由出超而轉為入超，這對於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交錯關係和日本資本主義的本質上，是有其重要意義的。

但是日本資本主義在大戰期間之迅速發展的情形，便於此而指出一個大概了。在這個期間，日本貿易的輸出，除

軍用品外，以中國印度及其他南洋各地爲其主要輸出地，次爲拉丁美洲；輸入以中國印度及南北美爲主要。這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上，是一個劃歷史的時期。

戰後的情形又是怎樣呢？先從其對外貿易來看：

表18：日本在戰前和戰後對外貿易地理分配百分比

(註三一)

	由各國輸入			輸往各國		
	1913	1925	1927	1913	1925	1927
英國	16%	8.8%	7.0%	5.2%	2.6%	3.3%
德國	9.4	4.8	6.0	2.1	0.5	0.5
法國	0.8	1.3	1.3	9.5	2.6	2.7
意大利	0.2	0.1	0.3	4.6	0.4	0.2
中國	8.4	8.3	10.4	24.4	20.3	16.8
印度	23.7	22.3	12.4	4.7	7.5	8.4
澳洲	2.0	5.8	5.6	1.4	2.1	2.5
加拿大	0.3	1.4	2.6	0.8	0.9	1.4
美國	16.8	25.9	30.9	29.2	43.6	41.9

(註三一)世界貿易狀況。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	-----	-----	-----	-----	-----

據上表統計數字為準，日本在戰前的貿易，以印度，美國，中國，英國爲主要；戰後仍以美國，中國，印度爲主要。美國尤特別表現得重要。這表示日本資本主義得到相當發展後，已轉換以原料及生產手段的機器和交通工具爲主要輸入品。消費製品的輸入是減少了。戰前貿易的輸出，以輸往美國，中國，印度者爲主要，戰後也以這些國家爲主要。對美輸出尤爲激增的事實：這一方面表示日本半製品人造絲業的發達，所以對美的輸入激增；一方面表示日本已取得英國在東方市場上的地位。我們試拿中國印度在戰前和戰後貿易分配比例的變更情形來看：在中國，戰前一九一三年貿易輸入總額中，日本佔百分之二〇，英國佔百分之一六，印度佔百分之八；戰後一九二七年，英國降至百分之七，印度降至百分之四，日本則激增至百分二八點四，佔中國貿易輸入額中的絕對的重要地位（美國亦僅佔百分之一六）。中國戰前對外貿易的輸出總額，日本佔百分之一六，戰後則增至百分之二三。在印度，戰前一九一三年貿易輸入總額中英國佔百分之六四，日本佔百分之二點六；戰後一九二七年，英國降至百分之四七，日本則增至百分之七點三。戰前日本僅佔印

度輸出總額中的百分之九，戰後一九二六年則增至百分之一四。(註三二)

不過日本在戰後，對外貿易總額雖然還在這樣急激的增加；但她自大正八年後直至現在，便常是入超的。資本主義國家貿易的入超，是一個不良的現象；日本因為原料和食糧的缺乏，每年都依賴大宗的輸入，這是日本資產階級歷年以來所力求解決而不曾解決的問題。

貿易的入超，就是國家財富的流出，這是直接在削減國民的富力；不過日本的入超中還包含着一個隱秘：她在中國等處遍設製造工廠，和原料的直接開採，這其中隱蔽着一個很大的輸出數量，同時這項直接開採原料的輸入，而財富並沒有流出。因之，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在戰後，雖然久已轉入在一個慢性的恐慌情勢中，但還不曾怎樣的嚴重。這是我們到後面還要討論的。

日本的生產，因為她在戰後還攫得廣大市場的存在；所以不惟沒有減退，而且是在增加的。生產進展的情形，有如下次之數字所指示：

(註三二) 全註三一。

表19: 日本在戰前和戰後生產統計

	棉紗錠子(註三三)	人造絲(註三四)	煤(註三五)	鋼鐵
1913	2.250	—	23.3	
1923	4.754	91	34.4	
1924	4.351	545	36.1	
1925	5.110	1.350	31.5	
1926	5.447	3.150	31.4	
1927	5.680	6.800	21.2	

我們在這裏先要了解，日本因為鋼鐵原料的缺乏，重工業到現在還不會有何種的發展；她還是一個以輕工業為主要生產部門的國家；所以鋼鐵業的生產是無何足述的。

紡織業和人造絲業，是日本工業生產部門中的主要部門；日本的輸出品中，也以人造絲和紡織品佔百分之七〇至八〇的比例。這兩種生產業的發達情勢，照上表的數字，確

(註三三) 據國際棉業聯合會估計數字，單位千，日本在中國境內設立工廠之錠子數除外。

(註三四) 據一九二八年國聯國際統計年鑑，單位米突噸。

(註三五) 據同註三四同書，殖民地也在內，在中國境內的探挖量除外，單位十萬米突噸。

是一個突進的情勢。

這裏還該補足一句的，日本紡織物完成品的輸出地，以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爲主要，尤其是中國；半製品人造絲的輸出地，以英美各國爲主要，尤其是美國。這又在表示日本資本主義依隨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場的密切，尤其是中國。

c 法國

法國的生產機關等受大戰的摧毀最爲嚴重，戰後通貨的混亂和物價指數的上昇，到一九二六年纔暫趨安定。但是因爲她在戰後獲得大量的賠款，又攫得亞爾薩斯羅倫的鑛源。纔具備了重工業發展的條件——煤鐵是構成重工業發展的因素。由於賠款的獲得，又集中大量的金貨，因此又成就她在世界金融市場上的主要角色。

所以在大戰的嚴重破壞之後，法國資本主義還能以戰勝國的資格出現於世界舞台上，代替德國而成了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領袖之一。她一方面想把被俘虜的德國殖民地化；一方面想排除其歐陸霸權的障礙的意大利——戰後的意大利是在和法國爭持歐陸霸權的——她同時去和戰前“世界霸王”的英國分庭抗禮，企圖爭取全歐的霸權。從這些政治對立的情勢上去了解，法國資產階級爭奪世界市場的

雄心，絲毫不減於戰前的德國資產階級。不過蘇俄的存在，對於她這種企圖，也是一個最大的威迫；在法國資產階級心目中的這個怪物般的敵人，比其他的敵人是大的無比的，加之蘇俄的無產階級根本否認“沙俄”對法的一切債務。因此她便在各國的資產階級面前自告奮勇，擔任防俄的第一道戰線。她對付西歐的問題，也和她對付東歐問題是同樣困難的。把德國殖民地化的素願並沒有達到，可恥的紐約的大腹賈們，就伸來一個魔手，把德國資產階級緊緊拿到他們自己的懷抱中，這就形成她和美國在歐陸的對立形勢。這些反映在政治上的問題，到後面還要詳加討論的。

因此，戰後法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並不能和法國資產階級的願望如實的相償；雖然在戰後比戰前是有長足的進展。

法國生產事業發展的情形，下面的數字可以如實的約略指出來。

表20：法國一般生產指數（註三六）

（一九一三年為基準＝100）

1926	1927: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928:1月
123	106	107	109	110	112	115	116

表21: 法國重工業生產統計(註三七)

	鐵(單位千米噸)	鋼(千米噸)	煤(十萬米噸)
1913	8.948	6.973	37.9
1925	8.471	7.415	47.3
1926	9.395	8.386	51.8
1927	9.300(千噸)	8.280(千噸)	52.1
1928	10.692(千噸)	8.396(千噸)	51.8

法國戰後生產業的發展情勢，上面的統計數字是可以約略指出來的。煤鐵鋼生產的激增，是表示法國重工業發展的情勢；同時從煤鐵鋼的生產量上去看，又表示重工業已成了法國工業生產部門中的主要部門。從其工業生產部門中分別去考察，則是如次的情形。

表22: 法國橡皮業生產指數

(註三七) 煤統計數字據國聯國際統計年鑑。鋼鐵1913—26年統計數字據國聯同書；1927—28年數字，據 E. Varga 同書1929年第一季特殊之部二所載數字換算。

(1913爲基數=100)

1928:10月	1928:11	1928:12	1929:2
629	637	618	726

表23: 法國紡織業生產指數

(1913爲基準=100)

1928:1月	1928:10	1928:11	1928:12
100	96	100	99

表24: 法國人造絲業生產額(單位米突噸)

1913	1923	1925	1926	1927
2,900	4,000	6,500	11,500	15,000

橡皮業和人造絲業，戰後比戰前也都有驚人的增加。紡織業則在一九二八年還沒達到戰前的水平，這在表示生產消費資料的生產部門，雖然也隨着生產工具的生產部門在發展，但是比較是未能爲平衡之發展的。

現在來考察一下法國的貿易和金融市場。貿易上，法國在戰前原是一個入超的國家；到一九二七年即法國戰後經濟安定後的一年，即表現爲出超。這在如次的統計數字可以明白的指出。

表25：法國戰前和戰後對外貿易比較(註三八)

年次	輸入	輸出	出超	入超
1913	1,625	1,328		297
1926	1,938	1,925		13
1927	2,072	2,165	93	
1913	44.2	22.1		22.1
1928	49.1	41.1		8.0

戰後一九二七年的輸入較戰前約增加四分之一倍，輸出約增加五分之二倍；而且一方面輸入和輸出同時在增加，他方面由入超而轉為出超。這是法國資本主義經濟一個最良的情況；雖然在一九二八年僅就主要商品計，又表現為入超，但其數目是比較甚小的。

法國的金融資本勢力，也是在疾速的長成了。我們從他集中世界金貨的容量來看，就可想見法國金融資本勢力的一個大概。

(註三八) 上三行數據國際統計年鑑，以價計，單位十萬元；下二行數字據前引 E. varga 同書僅為主要商品之食糧，原料，完成品合計，以量計，單位百萬噸。

表26: 戰後法國金貨儲藏量(註三九)

(單位百萬馬克)

年次	1925	1926	1927	1928
儲量	2,983	2,984	3,356	5,260
世界總儲量	43,126	44,984	45,968	48,028
美國儲量	18,469	18,859	18,372	17,392
英國儲量	2,954	3,087	3,113	3,148

法國的金貨儲藏量，自一九二五年後便在逐年的累積中。到一九二八年，其儲藏總量約多於英國五分之二倍，佔世界總額九分之一弱；僅次於美國，為世界儲金最多的第二個國家。因此她在世界金融市場上和美國同表演為重要角色，甚至倫敦的銀行家們，都不能不仰其鼻息的。

d 英國

戰後英國的經濟，處處都表現在殒落了。她在東方的市場，被日本侵佔了一大部份；在世界各處的市場上又到處感受“金元資本”的壓迫和排擠；她殖民地加拿大的資產階級，已完全移到美國的支配下面，加拿大無異成了美國的殖民

(註三九)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29, No.1.

地；其他一切殖民地子國，也都在想脫離母國而獨立。這一切一切的事實，都在充分表現“日不落國”的解體。

而且，法國的資產階級，在戰後躍躍欲試，居心想排擠英國在歐陸市場上的勢力；被俘虜的德國資產階級，在戰後，仍不失為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三大主角之一。

還有一點，因為英國生產技術的陳腐和生產機關設置的衰老，對於那被資產階級認作是具有“起死回生”的功能的產業合理化主義，也只能枝枝節節的採納，終於無法作大規模的實施，這——產業合理化——到現在，還只是英國資產階級計劃中的一個課題。

所以無論英國資產階級怎樣的“沉着”？終是挽救不了英國資本主義的衰老。“資本主義的祖國”，到而今真是“不堪回首”了！

隨着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的復興，和世界市場情況的轉佳，英國資本主義經濟也得着一個暫時的安定，而跟在所謂復興的程途上；但是無論她的生產和貿易雖是比戰前有增進，也終是逃不出長期的慢性恐慌——英國自戰後恐慌的過去後，直至一九二九年大恐慌到來之前，就在長期的慢性恐慌中。

英國戰後的對外貿易，我們從前面“表一一”的數字去考察，輸出和輸入都超過戰前甚遠，那是一個事實。不過在時昇時縮的狀態中；譬如輸入方面，一九二六年增至六，〇三百萬美金，一九二七年又降下至五，九二七百萬美金，一九二八年更爲降下；輸出方面，一九二四年上昇了，一九二六年又降下，一九二八年復又上昇。這樣一個不規則的變化情況，充分在表示被慢性恐慌的侵襲。

生產的一般情況，我們先把下面的統計數字介紹出來，再加以考察：

表27：英國一般生產統計(註四〇)

	1913	1925	1926	1927	1928
紡紗錠子 (註四二)	55,576	56,710	57,404	57,548	——
人造絲生產 (單位米噸)	5,205	13,500	11,550	17,600	——
毛絨線輸出 (千磅)	41,851	32,041	33,622	41,952	——
鋼生產 (百米噸)	10,425	6,337	2,482	——	——
鐵生產 (百米噸)	7,787	7,517	3,620	——	——

(註四〇) 國際統計年鑑

(註四一) 國際棉業聯合會棉業統計

煤生產(十萬米噸)	292.0	248.1	128.3	255.3	241.5
-----------	-------	-------	-------	-------	-------

化學工業

淡氣(米噸)	9,000	8,800	——	——	——
--------	-------	-------	----	----	----

硫酸(百米噸)	1,800	1,300	——	——	——
---------	-------	-------	----	----	----

照上表的數字，從英國生產的本身說，紡織業和人造絲業，戰後比戰前均有相當進展；到一九二七年，毛織物的輸出也超過戰前的數額。但是人造絲產額的時增時減，恰和其對外貿易時昇時縮的情形相適應，而在同樣表現慢性恐慌的情勢。鋼鐵的產量，都在逐年的降減中，而且在一九二六年，鋼的產額纔及戰前五分之一，鐵約當戰前二分之一；煤的產量，至一九二八年還沒達到戰前的產額，並且在戰後自一九二五至二八各年的生產也是時增時減的；化學工業也沒有達到戰前的產額。這於英國戰後的資本主義經濟是有重要意義的。英國原是一個重工業發展到了高度而且是發展最早的一個國家；重工業生產的極度衰退，是充分在表現英國資本主義已完全衰老。紡織工業雖然也自始就是英國的主要工業之一，但是她不能和日本一樣；所以僅僅輕工業的發展，是不能挽救英國資本主義之衰落的。

從英國戰後經濟在資本主義國際的地位說，紡織業仍

爲世界的第一位；毛織業也保持着戰前的原有地位：人造絲業就由戰前世界人造絲業第一位的國家而退處於意大利之次了；鋼鐵業的衰落，不僅對新興的美國望塵莫及，且進而與盧森堡小國的地位相等。（參看大東書局世界工業狀況）

英國資本主義的衰老，不僅是生產技術和生產機關設置的衰老，而是其本質的衰老。生產技術和生產機關設置的衰老，使英國的生產業反由“先進”而變成落後，不能不把世界重工業製品市場，讓渡於具有最新式生產技術能力的美國和德國。

英國的金融資本勢力，在戰前也充分的支配着全世界，倫敦金融市場情勢，就有充分代表世界金融市場的意義。戰後的情形是怎樣呢？不僅從根本的衰落下來，而且不能不轉而受紐約和巴黎的銀行家們的支配。

資本發行的總額，雖然比戰前還有增加；但是資本流動的方向，却由戰前之擴張的前進的情勢，轉而表現爲一個收縮的保守的情勢。下面的統計，便能把這個情勢更明白的指出來：

表28：英國資本的發行額和流動方向

（單位百萬金磅）

年次	新資本發行總額	英倫本土	英領屬地	外國
1913	150.3	25.6	56.9	67.8
1925	160.4	119.3	35.5	5.6
1926	159.9	82.8	45.8	26.3
1927	249.8	171.2	52.9	25.7
1928	290.7	211.7	52.1	26.9

到一九二七至二八兩年，新資本的發行，幾至全數都集於英倫本土；在其殖民地發行的資本額也在減少，只佔一個最小的比例；在外國，所佔的比例，便更其微小了。這和戰前相比，恰成一個相反的情形。這不僅在表示英國資本主義“促襟見肘”的窘狀，和在世界資本市場上被排擠，而且表示她已充分失去其統制殖民地的能力。

e 德國

德國是大戰中被戰敗的俘虜，她在大戰期中之空前的損失，所謂國民經濟已全陷於絕境。我們還應該記及：德國的失敗，並不是由於軍事的失敗；而是經濟力量的枯涸，無法維持下去，自承失敗的。又加上戰後鉅額賠款的負擔，和殖民地市場及鑛源的喪失，那不僅使德國資本主義經濟陷於絕境，就是德國人民的生活，也同陷於不能維持的嚴重的

恐慌狀態中。當時代表馬克的紙幣價格，幾至和“紙”的自身相等；——這自然嚴格的暴露了資本主義經濟學所謂信用貨幣的虛偽和滑稽——當時德國普羅列塔利亞大眾的心理，從他們日常實踐的生活中，已經充分在了解代表馬克的紙幣甚至馬克的自身，對於他們是無何重要意義的，他們所認為當前的重要的問題，是維護生命的麵包的護得。他們並且還在了解：僅僅作麵包的鬥爭去奪取麵包，那還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甚至麵包問題。

然而究因資產階級的工具的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所代表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政權，不肯對他們的主人的德國舊統治階級採取正確的決絕的手段；反而替資產階級的政權預備着一個復活的機會，讓他們重整旗鼓，來向無產大眾反攻。曇花一現的德國無產階級的政權就不能不終於成了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賣淫的犧牲品。

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主義者一度的“苟合”“雲雨”之後，他們便聰容不迫的，向勞動大眾施行一個逆的襲擊，行使最強度之榨取。由於美國資本的流入而得到通貨的妥定；再加以產業合理化主義的實施，藉以獲取更多的剩餘價值。這樣子，德國資本主義經濟，仗着勞動者膏血的灌注，反而

枯樹又生出花來。

因此，德國資本主義在戰後雖因賠款的虧累和條約的束縛，在世界的政治地位上受着排斥；但在經濟上，她仍不失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三大主角之一。也正因賠款的虧累和條約的束縛，德國資產階級為盡力去保持其戰前的基礎，便更在用強壓力去提高生產和增加輸出。

現在開始從下面的事實來考察。德國在戰前是重工業發展到了高度的國家，在這裏，也先從重工業方面來考察。

表29： 德國戰前和戰後重工業的生產額(註四二)

年次	鐵(百米噸)	鋼(百米噸)	煤(十萬 米噸)	造船噸數 (千噸)
1913	10,907	12,236	182.4	465.2
1922	4,936	6,305	88.5	345.1
1924	7,812	9,835	146.4	175.1
1925	10,177	12,149	136.8	406.4

(註四二) 煤產額及造船噸數據國聯國際統計年鑑，但煤的第一列數字係表示 1909—13年；1913—27年鋼鐵產額數字，據上同書，1927年後之數字據前引 E. Varga 同書 1928 第三季及 1929 第一季特殊之部數字計算而成

1926	9,642	12,340	176,2	—
1927	13,104(千噸)	16,308(千噸)	187,1	—
1928	11,808(千噸)	14,520(千噸)	187,8	—

德國重工業的生產，在戰後不但保持其原有的基礎，而且比戰前還有點增進。我們再看她的重工業在世界經濟中所佔的地位，從戰後和戰前去比較一下。

表30：世界各主要重工業國家鋼鐵煤生產佔世煤總產額百分數(註四三)

(全世界的生產總額為百分之百)

	鋼		鐵		煤	
	1913	1926	1913	1926	1913	1929
美國	41.51	52.40	39.92	50.52	41.64	43.19
德國	15.96	31.14	13.84	12.18	12.89	13.32
英國	10.16	3.86	13.23	3.13	23.51	20.20
法國	9.11	8.93	11.35	11.87	3.54	3.85
俄(從沙俄到蘇俄)	5.50	3.32	5.35	3.07	—	—
盧森堡	1.74	2.39	3.40	3.117	—	—

(註四三) 據國際統計年鑑數字所製

德國在全世界生產總額的比例上，在戰後不但未喪失其戰前地位，而且還加重了成分。

輕工業和化學工業的生產情形，如次的數字可以表示出來。

表31：德國輕工業化學工業戰前和戰後生產額（註四四）

年次	紡紗錠子數 (單位千)	人造絲 (單位米噸)	化學工業 (米噸)
1913	10,920	3,500	1,000
1923	9,500	5,900	—
1925	9,500	11,790	1,400
1926	10,300	14,000	—
1927	10,900	16,000	—

紡紗錠子數，在戰後一九二七年將達到戰前的數目；化學工業比戰前有增進；人造絲業的生產，戰後一九二七年，約為戰前五倍。

貿易上，就前面“表一一”的數字看：德國貿易的輸出，在一九二六年就將達到戰前的水平，一九二八年即超過戰前的數量；輸入也在一九二七年後超過戰前數量，至一九二

（註四四） 據國聯國際統計年及鑑棉業聯合會估計之數字所製。

八年，貿易的差額就是出超的。在全世界貿易總額中，她依舊是主要貿易國的第三位。

貿易輸入的增加，是表示德國生產事業的發達；輸出的增加，一面是表示世界市場景氣的回復，一面又應該是剩餘價值之大量的蓄積。不過在賠款積累之下，德國商品的輸出，大部份為賠款所抵消；所以德國國家的財富，在貿易出超的年度，也是流出多於流入的。因之，國家資本的輸出雖大於輸入，而是大部份支付在賠款上面，不是支付在投資上面；反之，外國資本在德國的直接投資，反不斷的輸進來。

f 意大利

在沒有考察到意大利的經濟之先，得說幾句關於意大利政治的話，因為她是一個特殊形勢的。戰後意大利法西斯黨反動政權的樹立，意大利資產階級的政治愈益白熱化。資產階級的虛偽的“德謨克拉西”，成為法西斯蒂的實際的“迪克推多”，把歷史上過去了的軍國主義又復活起來，仍企圖以軍事力量為奪取市場的前鋒工具。——這完全是初期資本主義和其第二期之最初年代的事實；到資本主義成長為帝國主義以後，還取這個拙劣手段的，此外就只有戰前的德國和現在的日本；其他的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就已經把軍

事力量從前鋒而調到後衛去了——除去她也已法西斯化。

因此，她在世界的政治上也躍躍欲試，公開和法國資產階級爭取歐陸市場的支配權。

但她的資本主義經濟，自始就沒有達到怎樣可觀的發展；和英美各強大資本主義的經濟去比較，是卑卑無足道的。因為意大利經濟也有一個不良的特殊情勢，和日本一樣，同樣感受煤鐵鑛源的缺乏；所以重工業也始終還不會有相當的發展，雖然在戰後比戰前有點增進。我們把她在戰前和戰後鋼鐵生產的數字介紹出來。

表32：意大利戰前和戰後鋼鐵產量

(單位米噸)

	1913	1924	1925	1926
鋼	93,400	138,500	178,500	171,200
鐵	42,700	30,400	48,200	52,200

輕工業方面，紡織工業部門，在世界紡織工業生產總額的比例上，也是極是其微小的；並且意大利的紡織業在戰後比戰前，也無增進。人造絲業的生產，在戰後比戰前，確實有驚人的發展。農業經濟，在法西斯黨執政後，雖然在力圖改進，想把意大利的農業經濟一直達到資本主義標準化的

農業經濟；但是法西斯黨人並不懂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農業和工業兩部門間，是有其本質的矛盾的。這矛盾，並不是法西斯黨理想中的那種“組合運動”能夠消除的；能夠消除的終久還是小農的經濟——小農終不免被資本主義制度的“組合運動”所排擠，而陷於農業奴隸的狀態中。自然，在法西斯黨所執持由組合實行共同經營（Affittanze Collective a Condizione unita）的原則，原在使各個的農民在變相的資本制經營下面，組成農業勞動產業軍。關於意大利農業經濟的實際情況，此刻我手下沒有可靠的統計材料，因此甯付缺如。

輕工業的情況，現在把下面的一點統計數字補充上來。

表33：意大利在戰前和戰後輕工業生產量

年次	紡紗錠子 (單位千個)	人造絲 (單位米噸)	甜根菜種植面積 (單位黑格特)
1913	4,580	150	(1913-14) 82,348
1924	4,570	8,400	(1924-25) 93,000
1925	4,635	14,000	(1926-27) 80,255
1926	4,750	17,000	(1927-28) 93,240
1927	4,941	22,000	(1928-29) 112,000

甜根菜的種植面積大小，是在表示甜根菜原料需求的

多寡，也就可以推知糖業的生產情形。因此，意大利的糖業，戰後比戰前也是有增進的。

意大利的對外貿易，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上，也是不甚重要的。在戰後一九二七年，她對外貿易的總額，纔約和阿根廷小國相等（意大利爲一，八五三十萬美金，阿根廷爲一，七九九十萬美金），還遠遜於印度和加拿大。意大利戰前和戰後的貿易情勢，下面的統計可以指出來。

表34：意大利戰前和戰後的對外貿易額

（單位十萬美金）

年次	輸入	輸出	出超	入超
1913	639	477	——	162
1926	1,007	726	——	281
1927	1,049	804	——	245

意大利對外貿易在戰後雖比戰前有長足的增進，但是入超額也增進了；這不但是意大利財富向外流出的問題，而又影響着意大利資本的蓄積。

C 隨着經濟復興而來的幾個問題。

產業合理化的實施和普遍着的影響，雖然構成資本主義經濟復興的一個重要契機；使資本主義的生產，在質量兩

方面，都得着更大的擴張和增進。然而資本主義之內包的矛盾，也隨着加深了。這個矛盾局勢之深刻的構成：一方面是勞動強度的加高和構成勞動的失業；一方面是資本的更形集中和世界市場的獨佔之最高形成；一方面是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間之益不平衡和農業之普遍的恐慌。我們在下面將分別去考察。

a 勞動強度的提高和勞動的失業

勞動強度的提高和需要勞動數目的減少，是產業合理化替資本主義表演的第一個特殊任務。

不變資本因生產的集中為無限的增大，可變資本便相對的減少至某種最小程度；這是產業合理化實施的一個結果。照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經濟的意義上說，生產範圍的擴大和生產質量的增進；需要勞動者的數目也應該要隨時增加，可以相當吸吸社會剩餘的勞動力。可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隨着技術的進步，需要勞動者的數目就在相對的減少，也就是不變資本的增大，可變資本相對的減少，這正是資本主義體系內的一個根本矛盾；產業合理化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上所提供的效能，使這個矛盾更為深刻。因之，資本主義生產的範圍是擴大了！生產的質量是增進了！勞動

者失業的數量反而隨着增進。

我們在這裏，僅就英美德三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來考察；因為美國和德國是施行產業合理化最典型的國家，英國是資本主義的祖國。這三個國家在事實上，也是能代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

我們現在先介紹一點關於勞動能率和生產比例的統計。

表35：美國各產業部門中勞動能率增大量(註四五)

年次	生產量指數	僱用勞動者指數	一勞動者所當生產量
1899	100	100	100
1914	169	156	108
1920	222	205	——
1925	275	188	147
1927	280	187	151.5

表36：美國各主要產業部門中每勞動者

每勞動時間生產量(註四六)

1914	1921	1923	1925
------	------	------	------

(註四五) 有澤廣己阿部勇合著：產業合理化，P，36。

(註四六) 同上註四五 同書，P，37。

自 動 車	100	215	295	510
冶 金	100	100	154	—
鋼 鐵	100	93	138	160
石 油	100	190	129	177
皮 革	100	133	140	128
西 門 士	100	121	130	158
精製蔗糖	100	82	101	129
製 紙	100	90	110	126
製 靴	100	128	121	117

表37：英國銑鐵生產業勞動能率(註四七)

	生產額(千噸)		被保險勞動者數	
	絕對數	指數	絕對數	指數
1923:7	639	100	26,100	100
1925:7	501	78	19,600	75
1926:7	656	104	21,800	83

表38：英國炭坑業勞動能率(註四八)

(註四七) 同上註四五, P. 44.

(註四八) Survey of industries Vol. 2.

	生產額 (百萬噸)	就業者 勞數	每一勞動者每 日當生產額
1925:3	23.09	1,074,079	17,98
1926:3	24.05	1,074,395	18,46
1927:3	24.00	969,943	22,66

表39: 德國鐵礦採掘業勞動能率的增大(註四九)

	職業及勞 動者數	指數	生產額 (千噸)	指數
1913	21,773	100	5,462	100
1921	25,864	119	4,413	80
1923	25,659	116	3,562	65
1925	14,993	69	4,332	81
1927	14,865	68	4,720	86

美國在一九二五年比一八九九年，僱用勞動者僅增加百分之八十八，而生產量却增加百分之一百七十五，每個勞動者的生產量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一九二七年，勞動能率更爲增高，生產量亦更爲增大，而僱用勞動者的數量却在減少。

德國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三年，僱用勞動者數為六〇與一一六之比，而生產指數却反成八一與六五之比；一九二七與一九二五年，僱用勞動者數為六八與六九之比，而生產量則為八六與八一之比。生產量在增大，僱用勞動數則在減少。

英國銑鐵業，在一九二六年生產比一九二三年增加百分之四，而僱用勞動者數反減少百分之一七。“在表三八”的數字更表現的明確。

但是資本家不僅在提高勞動強度，而且同時在延長勞動時間。拿美國紡織業勞動者的作業時間來看。

表40：美國紡織業勞動每週作業時間數百分比(註五〇)

	四十八小時以下者	五十四小時以下者	六十小時以下者
1920	50.3	43	6.7
1922	35.4	50.5	4.1
1924	31.8	64.2	4.0
1926	30.2	61.9	7.0

每週工作四十八小時以下的勞動所佔百分數，在逐年

(註五〇) 上引有澤阿部兩氏同書 P.62.

減少，而五十四小時以下和六十小時以上者，則逐年在增多。

勞動者在這樣勞動強度和長的勞動時間的榨取之下，又加以生活食料的粗劣，勞動者的肉體是絕難擔負下去的。據德工資產階級的“都小脫蒙得礦務署”的報告，勞動者的傷亡率有如下的悲慘的記錄。

表41：德國勞動者傷亡率

	全體工人 傷亡數	鑛工每千 人中死亡數
1901—10平均每三個月	165	05.75
1925 平均每三個月	18,549	48.96
1926:1-3月	15,355	49.50
4-6月	15,112	46.59
7-9月	21,789	62.89

這是一付如何悽慘的圖書呵！至一九二六年七月至九月的情形，人間的悽慘的悲劇，更顯現得殘酷而嚴重了。

現在再來考察一下勞動的失業和工資的問題。

表42：美國工人每週收入和職業指數

	1924:12	1925:12	1926:12	1927:12	1928:6
各業工人每週 平均收入數	26.26	—	26.54	26.60	27.01

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

65

	1923	1924	1926	1927	1928
職業指數	100	88	91	89	85.6
棉業職業指數	100	83	83.1	87.3	79.1

上表的數字，只能作為一個大概的情形看；事實上或不免還有些隱蔽。照表中的數字，職業指數下降的背面，就是失業指數的上昇；工人每週名義工資的收入雖在增加，而實際工資却是在減低，因為生活指數和物價在一年一年的上昇。

表43：英國工人失業百分數和工資指數

(失業工人數字以曾被保險者為限)

	1924: 7月底	1925: 7月底	1926: 7月底	1927: 7月底	1928: 8月底
失業對在業百分數	9.9	11.2	14.4 ^a	9.2	11.6
	1923:12	1925:12	1926:12	1927:12	
機械工人每週工資率	(先令)(便士) 55.0	56.6	56.6	58.1	
造船工人每週工資率	48.7	55.7	55.7	55.7	

表44：德國工人失業百分數和工資指數

每週名義工資		每週實際工資	
生手工工人	熟手工工人	生手工工人	熟手工工人

66	最近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			
1913	100	100	100	100
1925: I	132	110	90	81
1926: I	145	130	104	93
1927: I	147	131	101	90
1928: I	157	139	104	92
1929: I	165	146	109	97
年次	1927: II	1927: I2	1928: II	1928: I2
加入組合之工人失業對在業百分比	7.4	12.9	9.5	16.7

上列“表四二”，“四三”，“四四”的數字，都是資產階級的御用機關國際勞工局發表的；實際上不免都有相當的隱蔽。然而牠所表示的事實，已够替理論作證明了。

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年，勞動者失業的數量是在逐年增加，在施行產業合理化最典型的德美兩國，失業的增加尤其厲害。

工資率在名義上都是比較增加了，而實際工資却都是如實的在減低。因為物價的指數，譬如在戰後一九二六至二九年間，較戰前要高過百分之五〇（參看表一三）。因之勞動者的生活標準，不得不益為低下，而陷於更悲慘的境況。資本家一面強迫勞動者為最強度的勞動力的支付，一面又減

少勞動者的工資——不僅是相對的減少，而且是絕對的減少——；資本家增高剩餘價值的方法，無所不用其極了。

在這種情勢之下，階級間的矛盾顯然要尖銳化的。可是在這個時期，各國的資產階級都盡量的去利用拍賣階級利益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借着他們賣淫的手段去欺騙勞動者；反讓資本家對勞動者取攻勢，叫勞動者自己反取守勢的退讓。下面的統計數字可以把這個情勢明白的指出。

表45：英美兩國過去最近幾年工人罷工次數(註五一)

	1916	1920	1923	1924	4925	1926
英	532	1,605	628	692	601	——
美	3,789	3,411	1,551	1,249	1,301	1,031

這個統計數字，我們雖然不能十分去信任；但是大致的情形是能正確利用的。照表中的數字，自一九二〇年後，各年罷工的次數，雖然在減少；並且罷工的結果，據統計的解釋，勞動者在各次中多有作相當讓步，而趨於調解。這顯然是表示資本對勞動反攻。

資本對於勞動的反攻，在產業預備軍數量愈大的時候，

(註五一) 據大東書局世界勞動狀況數字改製

資本對勞動的壓迫和反攻使愈來得厲害。產業預備軍之必然的成長又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上之必然的事實。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上說：

“總資本的可變部份——即和這部份勞動力結合的——雖然因總資本的增殖而同時增加；可是在一種遞減的比例中增加的……資本積蓄的結果，引起一種超過資本價值的增殖所需要的勞動人口；勞動人口自身促成資本的蓄積，又因此產生一種使勞動人口自身相對過剩的方法，並繼續擴大其範圍。”

“發生資本作用的社會財富，資本增殖的範圍和強度愈大，及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和其勞動生產力愈大，產業預備軍也隨之愈大。任人使用的勞動力是和資本的伸張力同一原因而發展的。因之產業預備軍的相對數，是隨着財富源泉的增大而增大的。”

（高崑素之日譯本一卷之三。）

b 資本的高度集中和市場獨佔的發展

產業合理化提供給資本主義第二個特殊任務，是資本的生產的集中和市場的獨佔之疾速的進展和更高的形成。以及因此而引起之資本的集權。自然，產業合理化的發生，

就建築在資本集中的基礎之上，產業合理化的實施，往復又提供為資本集中之更高形成的一個動力。

因之在戰前，資本集中的情勢，就是很嚴重的；市場也已經由幾個托拉斯，嘉特爾，辛提嘉開始在支配。他們獨佔了國內市場之後，又在行着對國外市場的國際的協調和分割；他們相互間締結瓜分世界市場的條約。像美國的電汽托拉斯（奇異公司）和德國的電汽托拉斯（總電汽公司）於一九〇七年就締結瓜分世界市場的條約；美國的煤油托拉斯和沙俄的煤油托拉斯成立聯系（註五二），便是一些例子。

在戰後，隨着產業合理化的實施，生產和資本的集中以及世界市場的獨佔，便達到一個更高的形成；因此，從前殘存的中小企業，到此時不能不全歸於消滅之途，勢力不敵的托拉斯，也不得不被歸併或自己退讓。讓幾個資本大王去結束其歷史的時代。

在美國，戰前無數托拉斯分轄的市場，戰後便成了摩爾根 John pierpont Morgan（摩爾根公司）西甫（昆羅勃公司）和福特 Ford（福特公司）這三個資本大王的統治系統；鐵

（註五二） 伊里奇·烏里雅諾夫：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第五章。

路大王哈力曼 Harmann 和煤油大王羅奢費勒Rocheffeller, 則各是昆勃羅公司的一個支系。(註五三)在日本便成了崎男男爵(三菱會社), 元老松方(三井會社)和鈴木夫人(鈴木會社)等幾個資本大王王后的統治系統。在德國, 便成了 Des Stinnes Konzern 和 A.E.G. (Allgemeine Electricische Gesellschaft) 等幾個大嘉特爾的統治系統。在英國和法國, 也是同樣的情勢。

國際的獨佔組合, 也都和各國內的組合一樣, 正在爲更高的發展, 把全世界都聯系在一個組合之中, 比從前的範圍更爲廣泛。下面的事實, 便是一例子。

表46: 國際製鐵嘉特爾(註五四)

嘉特爾名稱	參加國	各嘉特爾主要目的
歐洲鋼鐵嘉特爾	英, 德, 法, 比, 澳, 等七國	輸出額分配, 輸出價格決定, 國內市場獨佔。
國際管鐵嘉特爾	德, 奧, 比, 匈等七國	販賣額的分配, 販賣市場分配, 輸出價格決定。
國際壓延針金嘉特爾	德, 法, 比等四國	販賣分配, 輸出價格決定, 國內市場獨佔。

(註五三) 石濱知行: 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中譯本389-90頁。

(註五四) 前引有澤廣巳等: 產業合理化 P.82.

國際精製針 金組合	德, 比, 澳, 加拿 大等六國	國內市場獨佔
國際針金組 合	德, 比, 等四國	國內市場獨佔, 輸出額限 制, 輸出價格規定。

表47: 1928年五月鐵嘉特爾價格(註五五)

	厚鐵	鋼塊	型鐵	棒鐵	箍鐵	展鐵
5月10日 協定價格	158	104	138.5	141	164	159.3
5月輸 出價格	112	83	90.0	107	149	117
差	46	29	48	34	15	42
5月輸 出獎金	22	19	35	28	35	21.5
鐵關稅	55	10	25	25	25	25

這不過是一個例子, 在世界一切主要產業間, 都有同樣的組合。和價格的獨佔規定。

因此, 到戰後資本主義經濟復興的時代, 全世界的市場, 便完全在幾個資本大王的專制下面被支配着。不過前此市場分割的既成局勢, 是不適合於新的情勢的需要; 新的分割局勢, 又繼着露出破綻; 和平的分割, 顯然是不能解決問題了! 所以不和平的再分割的形勢, 便隨着獨佔的發展, 一天緊迫着一天。而且, 資本主義把世界市場一度分割之

後，並不是不許重新分割的；乃是在繼續不斷的再分割。

隨着戰後巴黎和會而起的，有所謂什麼倫敦會議，洛加洛會議，華府會議，軍縮會議，非戰公約，和一個常設的所謂國際聯盟會議，及一切所謂會議，條約，協定等等，都是市場再分割的新形勢的開展，也就是在大炮飛機和戰艦面前所採的一種所謂和平分割的企圖。然而事實上，這些所謂會議，協定，條約，對他們的問題是絲毫得不着解決的，矛盾是不能消滅的，而且只是在向前發展。

c 農工業兩部門之愈不平衡和農業恐慌的發展

隨着資本主義經濟復興而來的第三個特徵，是農業經濟恐慌的發展。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上，牠便帶有摧毀原始農業經濟的一種任務，那是無須考慮的，而且在這裏也沒有考慮的必要。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農業經濟和工商業經濟是不能平衡與統一的；在產業合理化所助長的工商業經濟發展到現在這個形勢，不過不平衡不統一的鴻溝便愈加深了。這個深度的差異，是農業經濟之愈形落後。

其次，資本主義把一切落後國家的原始農業經濟摧毀

了，又不讓她們踏入資本主義的前途（註五六）；只許她們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格，去參加人類社會之資本社會的過程。所以這些國家經濟的原始狀態的恐慌，是成了一種常態的一直繼續到現在，且還在向前進行，我們在這裏也沒有考慮的必須；在這裏所須考慮的，是資本主義的農業經濟的恐慌；自然，一些以農產物作為主要輸出的落後國家，更不能不牽入這個恐慌的怒濤中，而又加重其原始恐慌的成份。中國東三省的農民因感受世界農業經濟恐慌的影響，而相繼破產，便是一個例子。

戰後資本制下的農業生產量，急激的增加，呈現為一種供過於求的生產過剩狀態。農業新式技術的採用，對農業勞動者的需求數目因而減少；金融資本和農業普爾（Pool）的獨佔和投機，更推進中小農經濟的滅亡。自一九二四至二七年間，這種情形就日漸嚴重，那已在暗示着農業經濟恐慌

（註五六） 在大戰期中，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也得着發展自己民族工業的一個機會；所以一切落後國家的工業在此時都得到相當的發展。但是在戰後宗主國資本的重來，幼稚的民族工業便又不能不相當的退落下去，並不能一直去完成其資本主義的發展。

的快要到來。

在農產品的過剩和堆積的情形下，小麥市場的堆積，尤充分的表現得嚴重。在戰後小麥耕作地面積的擴充和生產的增加，在加拿大，美國，澳洲，阿根廷四個主要小麥生產國家，都比戰前有大量的增加；而小麥消費市場却沒有增加。這種情形，下面的統計數字，可以指明出來。

表48：戰前和戰後世界小麥耕地面積

(單位百萬黑格特)

	世界 蘇俄除外	歐洲 蘇俄除外	加 拿大	美國	阿 根廷	澳洲
1909-13	79.4	29.3	4.0	19.1	6.0	3.0
1924-25	87.4	27.1	8.9	21.3	6.5	4.4
1925-26	88.5	27.9	8.4	21.1	7.1	4.2
1926-27	91.7	28.0	9.3	22.8	7.4	4.8
1927-28	93.7	28.4	9.1	23.7	7.5	4.9
1928-29	93.0	——	——	——	——	——

表49：戰前和戰後世界小麥生產

(單位百萬萬擔)

	美國	加拿大	阿根廷	澳洲	合計
1921-5	219	100	55	35	409

1925-6	148	108	52	31	375
1926-7	226	111	60	44	441
1927-8	237	120	65	32	454
1928-9	245	145	70	43	503

表50: 美國每人小麥消費量

(單位包欵爾bushel)

1899-1908平均	1909-13平均	1914-20平均
5.6	5.3	5.0
1921-25平均	1925	1926
4.7	4.4	4.3

生產和消費的不平衡，這是很明白的；於是大量的農產品只有讓他去腐朽。可是在世界的他方面，却有無數得不着食糧的饑寒交迫的大眾。資本主義的農業經濟，反因生產的過剩而暴發恐慌。

在資本主義經濟的體系中，因工商業經濟以最大之速度向前發展，而農業經濟却較為遲慢；因之農業經濟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中，質量上都只佔着較小的比例。可是恐慌在這個部門中發作，却也不能不影響到其他的一切部門。

各國的資產階級對於此次農業恐慌的認識，他們並不肯承認構成恐慌的資本主義的本質的矛盾，那也是當然的；

但是輕輕把構成恐慌的因素，歸咎於所謂“蘇俄農產品的投披Dumping”，却是一個極其無恥的解釋。其實，在這個所謂“投披”的驚狂之下，蘇俄對外的貿易額還只及沙俄時代一九〇九至一三年的二分之一（註五七）；而且蘇俄的輸出，據我們局外人的觀察並不是在和資本主義各國爭奪市場，而是為抵償大量生產工具等商品的輸入。據美國農業部長漢第（Hyde）的報告：在一九三〇年，“蘇俄糧食輸出到美國的，全年——前年九月到本年十月——為 5,000,000 包歇爾”。但在同時期芝加哥小麥市場每日的買賣就有 60,000,000 包歇爾之多，相比何止十倍。在英國，每年糧食的輸入總量，並不少於 25,000,000 鎊特（Quarter）；在 1930 年八月一號至十月一號，蘇俄輸出到英國的糧食品，據英國資產階級的宣傳紙“郵政日報”（Daily Mial）載，有 500,000 鎊特，晨報（Morning Past）載有 1,002,000 鎊特，其他報紙所載為 216,000 鎊特。（註五八）在佔全額中這樣小的蘇俄糧食輸出額，能搖動英美的農產市場，也只有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典

（註五七） 在一九〇九至一三年沙俄對外貿易總額佔世界貿易總額百分之三，五，糧食輸出平均每年為 1,185,700 噸

（註五八） Labour Monthly, Vol. 12, No. 12. "Soviet Dumping and the wheat pool"

中纔能找着這種理論的解釋。其實，實行小麥投披的，倒是大腹便便的金融資本家和小麥普爾所幹的買賣。

在美國，小麥普爾的投機冒險家和金融資本家農業資本家密切地結合着，在剝削美國的農民。農民出賣農產物，不能不照這一羣剝削者所規定的最低生產價格出賣；而在他們的投機行爲上，一年之中所賣出買進的，比美國全年小麥產量十二倍還多。（據同註五八）同時農民因爲資本的薄弱，不能像農業資本家一樣，去應用新式耕作技術和大規模的生產，所以生產成本自然要較高；在那一羣剝削者獨佔支配之下，又不能不以低過生產成本的價格出賣他們的生產物。因此，中農和小農也不能不與貧乏結合，而失去其生產手段，一羣羣的離開農村，流入城市增大城市產業預備軍的數量；農業資本家和金融資本家，却藉此去集中土地，去施行他們所謂農業生產的合理化。美國農務局長勒杰（Lege）說：“銀行拒絕借貸給耕種三百英畝以下的小麥耕作農，他並且要求驅逐小農於小麥耕作業之外，去集中他們的所有。”這可以看見美國農業恐慌的背後，藏着一個怎樣的穩秘？

在澳洲，農業經濟的恐慌，也是極其嚴重的。

澳洲的小麥耕作農，是小農，佃農，合耕農(Share Farmer) 和農業勞動者佔主要成份。他們在小麥普爾和銀行貸借資本的支配下面，正遭受無情的排擠。

澳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司考里政府 (Scullin Labour Government) 組織一個小麥普爾，一九三一年所規定的小麥價格，爲比生產成本還低的四先令一包歇爾。同時又施行一種保護工業的最高關稅，強制農民不得不用市場的獨佔價格去購買農耕機器和工業製品。因之，農業經濟的恐慌，便更加深刻。

在加拿大，農業經濟的恐慌，較其他主要農產國家還要嚴重。小麥的生產，在一九二八至二九年中，超過 100,000,000 包歇爾過量生產的記錄。可是加拿大的布爾喬亞，還在說“農業生產合理化必須要增進。”

由過量生產而引起之恐慌的到來，銀行家和獨佔業者也無法挽回的。他們並不了解這是由於生產之所以過剩和農產市場之所以萎縮；還只肯着眼於市場的競爭的觀點上，命令小麥普爾的同業間，相互決定小麥的最低價格，“減低生產成本”的最低價格，去和他國競爭。但是加拿大並不與阿根廷和蘇俄等國一樣，能生產廉價的小麥。小農不能應用

新式機器去經營他們渺小的農場，生產成本更要較高；富農還能勉強加入競爭。因此，驅着小農都墮入更深的債坑裏，往復又迫着他們去廉價棄去生產物；結果，他們從土地中所得的收益，還不够去償付抵押和欠債。而金融資本家對農民無力還債時，就沒收他們的土地。這不僅農民的剩餘利潤被剝削，連他們的生產工具和維持最低生活的費用都被剝削了。因此，農民便不得不一羣一羣的離開農村而走入城市。

在德國，因農業經濟的恐慌，而發生農業資本家和工業資本家間關稅的爭持。工業資本家不肯提高農產品的進口稅，以便工人能得到廉價的食糧，降低工人的標準生活費；以增高其剩餘價值率。這在各國也都有同樣的事實。

日本的農業經濟恐慌，在此時也就很嚴重的。我們將留在後專闢一節去討論。

這時期農業等恐慌的事實，是在各國同時發生的。上述不過在擇其幾個主要的國家敘述。

世界農產物的過量生產，一半是由大資本經營的技術的改進和農場的擴大，一半是由於自然的豐收。但是所謂生產的過剩，在這裏，完全因為在資本制度之下，農產品都被商品的資格約束着，纔表現為過剩。所以並不是農產品

的生產量本身對現在世界人類消費量的實在容量之相對過剩；過剩完全是商品的主觀現象，並不是社會的客觀現象。在世界的一面堆積着無數的食糧在腐爛，在同時的世界的他面，却有無數千萬的所謂“災民”和饑餓着的大眾。

過剩農產物以商品的資格，把市場堵塞着：一處的市場被堵塞，全世界的市場便都捲入旋窩。這也是第三期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的結構。同時這個部門的慌恐，又成了其他一切部門恐慌到來的信號。

3 復興資本主義經濟的產業合理化和蘇俄五年計劃

A 這兩個問題本質的關聯

資本主義戰後經濟的恐慌和復興的情況，在上面已把握了一個大概。革命後的蘇俄，社會經濟的混亂，較之戰後資本主義各國尤為嚴重——在新舊兩個社會交替的當中，這情形自是不能避免的；在已往資本社會和封建社會交替之際，也經過一度同樣的混亂。自革命後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三年間，蘇俄生產的減退，真是“小到連政府不須去統計的數字”，下面的統計，就是蘇蘇在這時期的生產實況。

表51：蘇俄革命前和革命後的生產指數

	1913	1918	1919	1920
工業總指數	100	35	26	18
鐵	100	12.3	2.7	2.4
煤	100	42	29	27

在這樣經濟慘淡的年季，也正是這個剛出世的“赤色嬰孩”遭受全世界資產階級冷嘲熱罵的時候；當時世界資本主義各國雖然也都在恐慌的怒濤中；但是人們總諱言自己的短處，這尤其是資產階級的特性；不過蘇俄的布爾塞維克黨人却能勇敢的宣佈自己的真實。

恐慌過去之後，資本主義經濟隨即由安定而復興；蘇俄在大革命的破壞和紛擾之後，也彷彿在和資本主義各國一樣經過一個同樣的過程。不過無論在表面上有怎樣相同的情況——甚至有事實的同一處——本質上，終是兩個根本相反的制度。

復興資本主義經濟的，是以產業合理化為主要的楔機；繼着“戰時共產主義”而來的新經濟政策，對蘇俄社會經濟的安定，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意義；隨着新經濟政策而演進的“五年計劃”（Five years plan），提供為蘇俄建設社會主義經

濟的具體綱領；直接引入到社會主義社會。

在蘇俄施行新經濟政策到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各國資產階級都且驚且喜的在妄加推測：以爲蘇俄已經是對社會主義的放棄，又將回到他們的羣中，而其實，新經濟政策的時期，僅能說是社會主義的保守時期；五年計劃的時期，是在積極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時期。科學的社會主義者，他們並不像烏托邦的安那琪主義者一樣；他們確信社會主義社會之完全實現，是必須有相當的物質的條件的存在爲前提的；在蘇俄的當時，這個物質條件，顯然是沒有成熟。

但是五年計劃和產業合理化，在兩種社會制度各異的國度裏被實施着，而且產業合理化所提供於資本主義經濟復興的效能，和五年計劃所提供於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效能，雖然是前途各異，却有同樣的表現。然而這兩者之間，究竟有無內在的關聯呢？

科學的效能，無論被社會主義所利用，抑是被資本主義所利用？科學的本質是同一的。不過資本主義利用科學的力量是有限度的，一達到某種的限度，資本主義便成了科學發展的羈絆；科學的力量，便又不是資本主義所能駕馭了。反之，社會主義利用科學，科學纔能爲無限制的發展；正確的

說來，科學和社會主義是本質的嚴密的結合着的；社會主義的基礎，也原是建築在科學上面的。

產業合理化的特質，以及其所提供於資本主義的任務，在上面已摘要提述過。

五年計劃之生產技術上的特質，是在使蘇俄國家一切生產力的組織和指導，確定一個一定的統一的科學的計劃。蘇俄在一九一八年的憲法中，關於新經濟政策，就有如下的一個原則的決定：(1) 使土地，鑛山，鐵路，工廠及一切基本的生產力社會化；(2) 使一切生產力的組織和指導，依據一個一定的統一的科學的計劃；(3) 排除私人的利潤，把一切經濟的剩餘歸全社會使用；(4) 一切身體健全的成員，都負有從事工作的義務，“不勞者不得食”；(5) 勞動者對於經濟生活的指導，應積極的參加；(6) 對從事生產及其他一切有用工作的人員，務必寬廣的支給衣食住及保護健康的資料，並使均沾教育文化娛樂的設施；(7) 廢除一切人榨取人的制度，完全撤廢羣衆的階級的分裂，壓迫榨取者，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新經濟政策是這個原則的執行，五年計劃是這個原則的進展和擴張。

蘇俄在這個原則的實施以後，一切經濟生產事業，尤其

是重工業，便迅速的達到先進資本主義各國工業生產的程度，而且要由“並駕而前趨”。在農業部門，引導小農經濟迅速的走入集團化的大規模的共同經濟的生產組織，逐漸消滅富農和私有經濟的社會成份，增加社會主義經濟的成份。

因此，五年計劃和產業合理化，在生產力或生產技術上的組織和指導，本質上是同一的，同是一個科學化的組織和指導；所根本不同的，乃是被施行在兩種社會制度各異的國度裏的生產關係的各異，因而構成其歷史的前途的懸殊。

“沒有科學便沒有社會主義”，科學和社會主義是本質的嚴密地結合着的。資本主義利用科學，乃在行使其最高剝削的方面。

“資本主義的生產，是在爲生產商品而生產”，爲略取更高的剩餘價值而生產。產業合理化的科學成份爲資本主義所採用，便成了資本家剝削勞動階級的最良工具。五年計劃和社會主義結合，便成了創造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的物質條件的利器。

社會主義社會的實現，“僅能發生在關於這個問題的解決的物質條件業已存在，或至少在形成的過程中的時候。”革命後的蘇俄，這個物質條的存在是沒有成熟的。五年計

劃，便在完成沙俄時代資產階級所未完成的任務。

產業合理化使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迅速向前發展到最高的程度——到生產關係變成生產力發展的羈絆的程度——使“物質的生產力和現存的生產關係的衝突，”急激形成最後決鬥的形勢。因之，產業合理化，並沒有挽救了資本主義的危亡；倒是驅着資產階級替社會主義創造出來的物質條件和在其血輪下訓練出來的無產階級的教育能力，都迅速的成熟了。到了這條件的存在的時候，就在表示“資產階級已不配再作社會的統治階級，不配再要社會維持牠的存在……資產階級的存在，已不復適合於現社會了。”（K. M. Mamifesto）使剝削者被剝削的時機，能為迅速的到來。

因此，五年計劃，是使蘇俄直接由社會主義的建設到社會主義的完成，成為必然的可能。產業合理化，一方面在直接促速資本主義的滅亡，他方面却又在間接創設社會主義之實現的必要的物質條件。在這一點上，產業合理化，却又負擔了創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消極的任務。

B 蘇俄五年計劃施行的實況

a 新經濟政策時期

上節說過：新經濟政策，是大革命後安定蘇俄社會經濟

的基本綱領；五年計劃是新經濟政策的前進和擴張。在沒有敘述五年計劃的實施成績前，應先把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蘇俄經濟，略加敘述。

現在提先把新經濟政策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建設標準介紹一下；根據這個標準去考察其施行的成績，我們便不難看見“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口號，僅是“蘇俄當局的樂觀語”還是事實的結果？

表52：蘇俄經濟建設的主要部門投資標準

	新經濟政 策時期 (1923-28)	第一個五年 計劃時期 (1928-33)	兩期相比增 減百分數
總投資額	26,500(百萬盧布)	64,400(百萬盧布)	——
工業上總 投資額	4,400(,,)	16,000(,,)	+ 400%
農業上總 投資額	15,000(,,)	23,200(,,)	+ 65%
運輸業總 投資額	2,700(,,)	10,000(,,)	+ 300%
電汽業總 投資額	900(,,)	3,100(,,)	+ 250%

預定投資額的分配比例，在五年計劃時期和在新經濟政策時期不同，這是有重大意義的。表示五年計劃時期由新經濟政策時期之一般經濟安定之後，纔能繼續猛進，去完

成其工業化,電汽化,和交通網的標準建設。

根據投資的標準比例,在各部門中財產和生產工具的
增加,以及財產構造的成份,則預定為如下之數字:

表53: 蘇俄計劃中之財產,生產增加,財產
構造成份標準

	1927-28	1932-33	增減百分數
一切基本財 產總量	70,000 (百萬盧布)	218,000 (百萬盧布)	+ 310%
基本工業財 產總量	9,200 (,,)	23,000 (,,)	+ 250%
基本農業財 產總量	28,700 (,,)	38,900 (,,)	+ 130%
基本運輸業 財產總量	10,000 (,,)	17,000 (,,)	+ 170%
工業生產額 標準	18,300 (,,)	43,200 (,,)	+ 270%
農業生產額 標準	16,000 (,,)	25,800 (,,)	+ 160%
電力 (每一小時 發電力)	5,000 (百萬Kw,)	22,000 (百萬Kw,)	+ 440%
財產構造成份:			
國 家 的	51.0%	63.3%	+ 12.3%
合 作 社 的	1.7%	5.3%	+ 3.6%
私 有 的	47.3%	31.0%	-16.3%

表54: 社會主義成份中各部門生產量的配合標準

	工業	農業	零售商
1927-28	82%	2%	75%
1932-33	92	16	91
增加百分數	10	14	16

逐年實施的標準數字，我們在這裏不必費篇幅太多，請讀者去參看蘇俄五年計劃原稿（有中譯本）。

在還沒有敘述標準計劃的實施之前，關於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年的情形，在這裏有追述的必要。

表55: 革命後 1920-23 的生產指數

(1913為基準=100)

	1920	1920-21	1921-22	1922-23
工業	20.4	24.7	30.1	39.5
農業	68.9	63.9	54.4	73.6
合計	48.5	47.4	44.2	59.2

據國際聯盟國際統計年鑑載，一九二〇年至二三年，蘇俄加入組合之勞動者數字，為如次之統計：

表56:

年次	1920,4下半年期	1921:10	1922:10	1923:4
加入組合者數	6,856,890	7,913,618	4,483,095	4,828,000

這時各國資產階級正閉着眼睜在造謠，而且這時的蘇俄情形，也是他們所認為謎一般的非常隔膜。所以“表五六”的數字，顯見是不可靠，對什麼也不能證明；能證明的，只是資產階級的“造謠”。

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年間，蘇俄的工業雖然較戰前相差尚遠；但還表現逐年增加的趨勢。這表示蘇俄的無產階級，在怎樣艱苦奮鬥，維護他們自己的政權。反之，農業方面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二兩年間，却呈減退的情形，這正在表示當時地主的反動，和私有慾最強烈的農業小資產階級的怠工。兩相對映，正反照着只有無產階級是創造社會主義社會的柱石，農民在某種時期——革命的緊急時期——却反成了私有制的擁護者，替地主資產階級撐腰。

現在接着來考察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蘇俄經濟；這時期包括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五個年的階段。

表57：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蘇俄生產指數

(1913為基準=100)

	工業	農業	合計
1923-24	48.0	79.9	66.5
1924-25	67.0	84.0	76.8

1925-26	89.9	101.3	96.5
1926-27	103.9	106.5	105.4
1927-28	119.6	105.6	115.5

據斯達林在全俄十六次共產黨大會報告，蘇俄經濟的一般統計，為如次的數字。

表58:

工人數：	1926-27	1927-28
僱用工人總數	10,990,000	11,456,000
大工業上之工人	2,439,000	2,632,000
手工工人（農場 季工在內）	7,069,000	7,404,000
鐵路運輸工人指數（1913=100）	127	134.2
工農勞動者進款佔全 收入百分數	—	75.2%
農工業經濟總產量 （戰前盧布計算）：		
農業生產額	12,370,000,000	12,456,659,000 (A)
工業生產額	8,641,000,000	10,325,995,000 (A)
全人民收入（單位 萬盧布）	23,127	25,396
國外交易指數（1913 =100）	47.9	56.8

(A) 據斯達林報告百分數換算

表59: 電力(每小時發電力)(註五九)

(單位百萬Kw.)

1925	1926	1927	1928
1,349	1,440	1,690	2,130

“表五九”的估計數字，和原定標準相差甚遠；據蘇俄當局的報告，則謂和原定標準並不相差。但是資產階級的口中常夾雜造謠的成份，因此我們寧肯相信後者。

照斯達林報告的統計數字所表示，蘇俄經濟的一般情況，自新經濟政策施行後，便在疾速的向前發展；至一九二六年，除國外交易外，均超過戰前的水平；勞動者數量的急激增加，便表現產業的創設情形，在怎樣猛進的發展。從工農勞動者進款佔全收入的百分數看，一方面映着小資產階級收入所佔成份的減小；一方面表示蘇俄產業的發展，和資本主義國家完全異趣。

再從蘇俄經濟建設中，各種生產部門的情形來分別考察，看各種產業發展的平均程度是怎樣？這也是必要的。

(註五九) 據國聯估計數字

表60: 重工業部門生產額(單位千噸)

	煤	石油	生鐵	鋼	粗鐵	洋灰
1923-24	16,189	6,040	660	992	690	354
1924-25	16,169	7,059	1,194	1,806	1,390	717
1925-26	24,431	3,813	2,149	2,910	2,250	1,299
1926-27	31,930	10,120	2,965	3,592	2,724	1,560
1927-28	36,300	11,399	3,280	4,154	3,353	1,822
1913	27,000	9,200	4,216(c)	4,246	——	——

(C) 生鐵粗鐵合計

表61: 輕工業部門生產額

(單位百萬米突)

年次	棉織品	毛織品	蘇織品 (百萬平方米突)
1923-24	832	28.9	100.1
1924-25	1,485	48.5	134.3
1925-26	1,981	63.1	170.0
1926-27	2,342	85.4	194.7
1927-28	2,536	96.9	175.7

上表的數字,表示着兩個意義:一方面表示蘇俄自新經濟政策實施後,產業便疾速的在向前發展;一方面蘇俄產業

的發展，在各種部門間都在均衡的發展。

但是如果蘇俄產業的發展，依舊是資本主義的成份佔優勢，那就不僅毫無意義，而且徒然增加社會主義前途的困難。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這個問題，下面的統計可以完全替我們解釋出來。

表62：新經濟政策時期蘇俄經濟構造的成份

(單位百萬盧布)

年次	1924-25	1925-26	1926-27	1927-28
大工業：				
國有的	3,537,	5,110	6,033	7,390
合作社的	251	393	450	492
私有及租有的	169	242	169	171
總計	3,957	5,745	6,652	8,053
小工業：				
國有的	25	28	28	28
合作社的	200	224	244	316
私有及租有的	754	878	937	968
總計	979	1,130	1,209	1,312

全工業：

國有的	3,562	5,138	6,061	7,418
合作社的	451	617	694	808
私有及租有的	923	1,120	1,106	1,139
總計	4,936	8,675	7,861	9,365

上表“全工業”“總計”一項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及一九二七至二八兩年之數字，和前表斯達林報告數字微有出入，或係本表數字有所遺漏；不過出入甚微，還能被示為相當的正確。

照上表數字的指示：蘇俄經濟構造的成份，在大工業方面，“私有的及租有的”一項僅佔最小比例，而且在行着銳減的趨勢；反之，“國有的”和“合作社的”尤其是“國有的”一項，則佔絕對大的比重，並且還逐年在增大其成份。在小工業方面，“國有的”及“合作社的”，也在逐年增加其成份；“私有的及租有的”雖然還佔着大的比例，並且也還在逐年增大其成份；這表示私有資本從大工業上退落下來，只能在小工業部門中作最後的掙扎；但已顯然的表示牠在全工業領域中不能起何種的領導作用。

在這個時期，全世界資產階級還在不斷的造謠。說蘇俄經濟已完全破產，可是事實就是雄辯，上面的統計，就能自

身解答的。否則，在我們，倒無所私於蘇俄。

他們又在很普遍的宣傳着：“蘇俄大量勞動羣衆都在失業和饑餓着的狀態中”，現在最好也拿點事實來解答。在這時期，蘇俄各年勞動失業的人數，據日本資產階級的報紙載，則爲如次的數字。

表63：蘇俄勞動失業統計

年次	1924-25	1926-27	1927:9月1日	1928:4月1日
失業工人數	848,000	1,353,000	1,477,000	1,576,000

這種數字是否可靠？我們沒有替蘇俄辯護的存心和必要。不過蘇俄在這時還有失業的事實，蘇俄的當局也不否認；但是這種失業問題的內涵，却是包含由農村來到城市求工作的農民，和要求學習工作的童年男女工人，這完全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問題異趣。並且蘇俄政府，還在盡量與此項失業者以練習工作的機會。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統計，剛來到城市的失業農民，和在求工作而未參加過工作的童年男女，是被放在統計數字之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是因生產的過剩，把生產機關停閉，生產手段廢置；在蘇俄，則是因爲生產手段的不足。這也是根本異趣的。

b 五年計劃時期。

上節把蘇俄新經濟政策時期的經濟情況，敘述了一個大概；現在接着來考察五年計劃時期。這個時期包括自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的五個年度，也正是人們現在所稱爲“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期。

在聯共十六次大會所表決的五年計劃的原則，有如下的三個基要點：

- (1) 在國家管理之下，迅速的工業化，特別注意生產工具的生產，爲社會主義大機械工業創立基礎。
- (2) 農業上轉變小經營之私人耕種爲集體農場與國家農場；
- (3) 扶植貧農和中農及未成年者，盡量撲滅生產中之資本主義成份；獎勵工人入於計劃的工作。

五年計劃實施的成績現在已成了全世界公認的事實；就是前此咒罵蘇俄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到現在也無法否認了。蘇俄政府對五年計劃實施的結果，各主要部門，每年都超過原定的標準；尤其是重工業，不滿四個年度就超過五年的預定數字。因此蘇俄政府“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豪語；到現在却快要成爲事實了。這個事實，在下面的統計數字中，就能表示出來。

表64：勞動人數統計（註六〇）

年次	大工業工人	手工工人	僱用工人總數
1928-29	2,858,000	7,758,000	11,997,000
1929-30	3,029,000	8,533,000	13,129,000
1930-31			16,000,000 (A)

據大竹博吉所著“五年計劃和勞動組織諸問題”上說：蘇俄在一九三一年在生產和建設事業上，引進新勞動者數為二百萬人；勞動者總數比前年度增加百分之一六。失業問題，已完全肅清。（註六一）大竹是一位社會民主主義者，他口裏說出的蘇俄“失業問題已完全肅清”的話，我們至少能認作一個可靠的事實；因為他們——社會民主主義者——從不曾替他們的朋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布黨”宣傳過的——他們只會偽造些反的宣傳。

勞動者數量的增大，就在映着產業的發展。下面是一九二八至三〇年兩個年度的產業統計。

（註六〇） 前引斯達林報告，農工業生產虛布數及鐵路運輸噸數，係照百分數換算。○(A)非原報告數字。

（註六一） 日文“社會政策時報”昭和七年四月號，143頁。

表65：農工業總產額(註六二)

(以戰前盧布計算)

年次	工業(千)	農業(千)	鐵道運輸 (千啟羅米噸)
1928-29	12,097,400.	12,691,620.	109,886,500.
1929-30	15,337,775.	13,161,680.	135,622,000.
第一年度對戰 前產量百分數	142.5%	109.2%	162.4%
第二年度對戰 前產量百分數	180.0%	103.0%	193.0%

一九三一年度，據前引大竹氏同文說：“社會主義化工業的全生產為二百七十億盧布，比前年度增加百分之二一；其他重工業全生產額為百八十億盧布，增加百分之二八。石油，電機工業，機械製作工業，魚類罐頭工業等，都在兩年半或三年就完成五年計劃原定的標準”。“預定國營工業投資總額達七十億盧布，這個投資額，在兩年半所投下的，已達到五年計劃的原定總額。”(註六三)

表66：鐵道長度(註六四)

(註六二) 前引斯達林報告，農工業生產盧布數及鐵路運輸噸數，係照百分數換算。

(註六三) 同上註六一。

(註六四) 同上註六二。

年次	1927/28	1929/30
長度(千啟羅米突)	76	80

表67: 國外交易指數(註六五)

(1913爲基數=100)

年次	1927/28	1928/29	1929/30
指數	56.8	67.9	80.0

表68: 人民全收入(註六六)

年次	1927/28	1928/29	1929/30
百萬盧布	15,396	28,596	34,000
增加百分率,	9.8%	12.6%	20.0%

表69: 勞動者進款佔全收入比例(註六七)

1927/28	1928/29	1929/30
75.2%	76.5	77.1

一九三一年勞動者的工資更爲增高；一九三二年已預定提高勞動者的工資率；尤其是重工業勞動者，預定炭坑夫提高百分之一七，製鐵工百分之一二點五，機械工百分之

(註六五) 同上

(註六六) 同上

(註六七) 同上

七。(註六八)

蘇俄五年計劃過去實施的幾個年度，一切經濟事業，都在突飛猛進。更值得注意的，在過去幾個年度中，工業的生產總額，在國內各產業部門的比例上，已超過農業的生產，在和世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比較，蘇俄已經由落後的工業國而得到並駕和齊驅。勞動者的進款，在全收入的比例中逐年的昇進，已達到百分之八〇以上的程度。對外交易還沒達到戰前的水平，這是不能拿估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眼光來估量的；因為蘇俄的生產，根本就不是建基於商品的生產上面，因為她的輸出，是在為輸入生產手段——機器和交通工具等——而輸出的。對外交易之每年在增加，這僅在表示蘇俄生產手段輸入之增加。而且她正在力求一切生產手段重工業製品的需要，去迅速達到不依賴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供給，所以她特別在加速其重工業的發展；下面的統計是可以指明的。

表70：重工業部門各種生產統計
(單位百萬盧布)

年次	1913	1930	1931
電汽業	68	586	972
摩托車, 曳引機	——	97	486
農用機器	52	414	760
其他機器	1,000	2,253	4,191
發電台	1,000	3,800	6,200
泥炭	2	6.4	12
石油類	9.2	19	25.5
煤	27	57	84
鋼	4.25	6.03	9.0
鐵	4.22	5.33	8.83

據上引大竹氏同文又說,五年計劃的主要事業,在一九三一年中殆已完成。一九三二年初頭,又開始工業上的大建設:如大型機械製造所,小型機械製造所,大規模的製鋼所,製鐵所,化學工場等……均將在這一年完成的大建設。

又據共產黨員 Osslinsky 說,在一九三二年耕地面積從戰前之 114 百萬黑格特增至 144 百萬黑格特;在一九三一年春季,農場應用之曳引自動機增加 30,000 具,合共已達 106,000 具;曳引自動機製造工廠的曳引自動機生產,

在一九三一年各季都約有 16,000 具的增加，尤其是第四季。(註六九)

上面這些事實的昭示，蘇俄重工業發展的速度，連“資本主義王國”的美利堅都望塵莫及。生產工具和交通工業的生產，佔蘇俄重工業全部生產中最大的比例，這於其“一國社會主義”的建設上，是有其重要意義的。

現在不憚煩複的，再考察一下，工業上的生產增加率與原定計劃增加率的比較，看是一個怎樣的出入？

表71：大工業生產實際增加率和原定增加率比較表

年次	原定計劃增加率	實際增加率
1928/29	21.4%	23.7%
1929/30	22.0%	25.0%

在五年計劃實施的第一個年度和第二個年度，大工業生產的實際增加率，超過原定計劃的標準，如統計所指示。

蘇俄實施五年計劃的成績結果，最好還介紹一點他種事實的記錄。

天津大公報記者曹谷永君一九三一年在蘇俄的實際考

(註五九) Labour Monthly 1932, Feb. Vol. 14. No. 2 "the Fourth year of the Five-year Plan" p.96

察所得，有如下的一段記錄：

“一九三〇年蘇俄工業之成績，以重工業爲最優，輕工業略差。輕重工業合記，則一九三〇年工業生產，較一九二九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超過五年計劃中第二年工業生產之預算約五分之一強。分別言之，則去年重工業生產較之前年增加百分之四〇，而超過預算數量；輕工業則增加百分之十一，實未達到預期之數也。至去年各種重工業之生產數量，據蘇俄政府之統計如下：（一）生鐵四，九八〇，〇〇〇噸，鋼五，五五〇，〇〇〇噸，煤四六，七〇〇，〇〇〇噸，煤油一七，一〇〇，〇〇〇噸；重大機器製造所，亦超過預算數量；惟紡織業則殊不振。蓋去年蘇俄棉產數量，僅及預算百分之六〇，自十月以後，各大紡紗廠因原料缺乏，多半停止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就棉織品產量言，則前年爲二，八〇〇，〇〇〇米達，而去年則僅二，三〇〇〇，〇〇。米達。是故不特未達米達預期之數，且不得不謂爲退步。”（見曹君蘇俄視察記。）

曹君在走馬看花般的時間中，作出這段記事；他所記的一九三〇年煤，鐵，鋼，煤油的生產量，和上述的數字微有出入。但在大體上，我們還信任曹君是想拿客觀態度說話的。

蘇俄工業發展的事實，我們已領略了一個大概；但是經濟構造的成份是怎樣呢？我們在前面就說過，假使工業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那就反而增加了社會主義前途的困難；必須要社會主義的發展，能克服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那纔能適合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原則。

社會主義的工業生產，在一九二八至二九年度，較之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要增加兩倍以上；反之，私人企業或資本主義的生產，在一九二九至三〇年度較之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却減少五分之一。單就重工業說：社會主義的重工業在一九二九至三〇年度，已佔全數百分之九九點三；私人企業或資本主義的重工業，則僅佔百分之〇點七，較一九二七年至減少一倍。蘇俄當局在一九三一年新經濟政策十週紀念的報告中說：“社會主義部份日漸擴大，私有部份殆已縮減到極可憐的程度。在一九二一年，私有部份在大小工業的生產額上，佔百分之三十六；但到一九三〇年，則僅佔百分之五。在耕種地面積上，私有部份，自一九二一至一九三〇年間，由百分之九十九，減至百分之六十七。在貨物交易額上，於同時期間，由百分之七十五減至百分之五十五。”據前引 Ossinsky 同文說，“在一九三一年，有百分之六十二的

貧農經濟，業已集團經營化，至一九三二年，預計可增至百分之七十五；一九三一年社會主義的成份佔總耕地面積百分之七十九，預計在一九三二年，將增至百分之八十八。”據前引曹君“蘇俄視察記”載，亦有如次的一個統計。

表72：耕地面積和糧食產量

年次	1929	1930
全國耕地面積(黑格特)	120,000,000	130,000,000
全年糧食產量(噸)	72,000,000	68,500,000
政府徵收糧食(噸)	15,000,000	25,000,000

表73：1930年糧食生產來源百分比

農場性質	所屬耕地	糧食生產來源
私營農場	64.20	53.30
集團農場	33.00	38.10
國營農場	2.80	8.60
總計	100	100

上引蘇俄當局的報告，一九三〇年私耘地面積佔百分之六十七，和右表百分之六十四點二，出入甚微，證明曹君所記數字，還大致可靠。照百分數換算，集團經營和國營農地總面積，一九三〇年已達到四千六百五十四萬黑格特。

如照 Ossinsky 君的百分數換算，一九三一年社會主義經營之農地面積，便至少當在一萬萬零二百七十萬黑格特以上（ 0.79×130 百萬黑格特）。便已超過法意兩國農地面積的總和（註七〇）

集團農場這樣疾速的發展，就在表示蘇俄政府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猛進。譬如在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蘇俄政府對集團農場的投資為七千六百萬盧布；一九二九至三〇年度，便增至四億七千三百萬盧布；至一九三二年，將增至九億盧布，（見Ossinsky同文）。同時蘇俄政府，對富農經濟實行積極的壓迫，對私營小農經濟，亦予以消極的壓迫。如對小農經濟，減輕集團農民的擔稅，增高私營農民的擔稅；對富農，除政府一面供給集團農場的新式農具機器外，並沒收富農的農具機器，給集團農場利用。

因此，在一九三〇年，蘇俄國家和集團經營的農地面積已超過五年計劃最終年度的預定標準（原定為 20, 600, 000, 黑格特）。所以在農業經濟部門，也在兩年就完成了五

（註七〇） 法國一九三〇年耕地面積為二千二百五十萬零五千公頃，意大利為一千三百零一萬公頃。

年的計劃，並且超過原定的標準。到本年度（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最終年度，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開始年度），在蘇俄的私營的農業經濟，在其全農業經濟的構造成份中，已不能發生何種的作用了。因此乃有普遍減低農民担稅的消息。據五月九日天津大公報載：

“莫斯科七日電：據斯達林與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頒布命令，本年人民須輸納政府之糧食，數額將較前大減，今年耕種土地面積雖較去年增加，但政府命令將強制繳納之食糧額減少約二萬萬普特。私人經營與集團農場之負擔均減輕；國家農場之額定，增加至五千萬普特。”

這消息是確實的話？也並不是對私營農場讓步，而是私營農業經濟已不能發生何種的作用。增加國營農場之糧食產額，顯係包含着增強社會主義成份的積極作用。

至於資產階級的宣傳機關還在宣傳着的蘇俄的失業問題，事實則是如次的情形。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的失業數字為一百五十七萬六千人；一九二九年四月一日為一百七十四萬一千人；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為一百零七萬九千人，六月為九十三萬六千人，十二月為三十萬人；至一九三

一年，則“失業問題，已完全肅清。”到現在蘇俄反而在感受勞動力的不足；各國的失業工人，紛紛向蘇俄要求工作，並已有大量的外國工人在蘇俄工作。

於是我們對本節作一個結束：蘇俄五年計劃實施的結果成績，就我們引用的統計說，重工業和農業部門，都在五年之前，就能超過五年的原定標準；根據曹谷水君的記錄，只有輕工業的紡織部門，或者直須五年纔能完成，抑或如人們所說，將留到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去追加。

寫完以後的追加

在本書付印後，又看到北平世界日報發表如次的一段記錄：

“合衆社莫斯科十四日電：據蘇俄一九三一年國外貿易第一次完全報告，謂蘇俄亦受世界經濟恐慌直接之嚴重壓迫，因世界市場價格下落之結果，致蘇俄貿易損失約達 150,000,000 元美金。國外購買能力僅有部份的增加，出口總額增百分之一五，但較一九三〇年所收入者，約少 112,000,000 元美金，或百分之二一點七。在另一方面。五金機器及五年計劃所需要之其他用品，其價格亦較往年爲低。進口貨較一九三〇年約增百分

之二十五，其價格比一九三〇年，僅高出百分之四點三。”

資產階級總是拿資本主義經濟的眼光去估量蘇俄的經濟。我們曾再三說過，蘇俄的對外交易，並不是以輸出商品爲目的；而在抵償生產手段和交通手段等商品的輸入。在資本主義經濟還支配着世界大部份的今日，資本主義商品市場的價格，當然能夠浸透一切商品的；蘇俄輸出的物品，一到了資本主義的商品市場上，當然也不能不以商品的資格呈現着；由各國輸入到蘇俄的商品，蘇俄也當然以商品的資格相看待。因之，資本主義經濟的恐慌，到不必使蘇俄感受“直接的嚴重壓迫”；恰恰相反，蘇俄的輸出和輸入量，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極其恐慌的年度，反而在增加，倒是資本主義感受蘇俄的壓迫。

該電又說：

“若將去年蘇俄出口貿易詳加分析，可見俄國國內糧食缺乏之原因安在？黃油鷄子，在俄國非用頂高價格不能買得，因大半已被運往外國；出口黃油，去年爲30,885噸，一九三〇年爲10,522噸，去年較前年約增三倍；出口雞子，去年約爲189,876噸，一九三〇年則爲70,225噸。煤油類

仍爲去年出口大宗，木材次之，小麥又次之，去年出口之煤油類總額共爲5,224,000噸，：一九三〇年則爲4,712,000噸，以盧布計之，一九三一年出口煤油價115,663,000盧布，一九三〇年爲157,025,000盧布。於此可見煤油價格之低落。去年出口小麥共計2,499,000噸，值77,112,000盧布，一九三〇年爲2,531,000噸，值130,318,000盧布。去年出口之黑麥，較前年約增一倍，去年爲1,109,000噸，一九三〇年則爲645,000；但因價格低落，大受影響，去年淨得爲31,980,000盧布，一九三〇年則爲21,009,000盧布。蘇俄去年出口之棉花共爲400,000，一九三〇年則爲101,000，去年較前年約增四倍；但吾人必須注意，俄國雖有一部份棉花出口，而入口之棉更多，兩相比較，仍是進口多而出口少；去年蘇俄棉花進口共爲53,749,000噸，共值40,568,000盧布，出口棉花僅值18,000,000盧布（確實值得必須注意。著者註），去年出口各種木材，共值113,593,000盧布，較一九三〇年169,740,000盧布，顯有極大之退步。去年進口總額共爲3,564,000噸，共值1,105,000,000盧布，一九三〇年則爲2,855,000噸，共值1,058,800,000盧布；故蘇俄去年雖多用46,00

0,000盧布，而購入外貨亦增多708,450噸，或百分之二四點八。”

蘇俄黃油和鷄子輸出的增加，不過在表示蘇俄農產物產額的增加；易言之，就在映着蘇俄農業經濟之發展的迅速。資產階級却硬要說成蘇俄的國內食糧缺乏，並拿着蘇俄農產輸出增加的事實去證明他們的反宣傳的理論，企圖圓滿他們所造出“蘇俄的農民和工人羣在共產黨的鐵蹄下忍受着饑餓”的謠言；但是這個證明之沒有力量，恰如其理論的脆弱一樣；恰恰相反，這事實倒是蘇俄農業生產之增加的一個有力證明。

其他一切輸出量的增大，也只在證明蘇俄生產業的增進。輸出品價格受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影響而減低，那於蘇俄的經濟上是無何重大影響的；因為輸出品價格的低減，而輸入品的價格也同樣是低減的，恰如所說“蘇俄去年雖多用46,000,000盧布，而輸入外貨亦增多708,550噸”；實際的價值沒有感受何種的損失。蘇俄的輸出和輸入，都是由國家在直接承當；所以無論資本主義的商品市場起怎樣重大的變化，於其國內大眾的經濟生活，是不能有何種影響的。

還有一點，蘇俄去年棉花的輸入量超過輸出量最大的

事實，據前面所引的曹谷水君“蘇俄視察記”的記載，在前年，蘇俄的紡織工廠因原料不足，有停止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工作的；所以這宗紡織原料輸入的增加，正是證明蘇俄加大馬力在完成其五年計劃中之紡織工業部門的原定標準。這在我們也認為是值得注意的。而資產階級的宣傳機關却是採取一個相反的口吻，去提起他們階級的注意，反認作是蘇俄經濟的一個不良象徵。蘇俄已經不是像資產階級所想像着的一個農業國家，而是成了一個在應用新式技術的具有強大之生產力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國家；所以原料的大量輸入，在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的解釋上，也不能因此去找出經濟上的破綻來；在這裏，資產階級的肉眼便只看見輸出和輸入的差異，真是“只看見樹木，而不見森林”。

C 五年計劃和產業合理化實施結果的

比較和其前途的展望

我們對施行產業合理化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實施五年計劃的蘇俄經濟，已分別把握了一個大概。現在開始來作一個比較的考察。

產業合理化提供於人類社會經濟上的任務，却與五年計劃有其共同的功效處；同樣提供了生產技術或生產力的

組織和指導的一個較高的統一的科學的範疇。可是產業合理化，僅是一個極其簡單的生產技術上的科學化的計劃；五年計劃則是純科學化的經濟綱領；所以產業合理化，不過是五年計劃中的一個技術的部份。資本主義的經濟根本是無組織的，牠只能竊用科學的一個部份；牠和科學的全體系，反而立於相反的地位。因此五年計劃只能作成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專名詞。

產業合理化使資本主義疾速達到一個最高的形式，而完成其歷史的發展的任務；同時完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之產生的一切因素，使社會主義的社會，能很快的直接由資本社會的母胎中蛻化出來。因此，牠促速資本主義經濟大恐慌之普遍的展開；易言之，便是加深資本主義的矛盾，縮短資本社會的歷史的時間的過程，五年計劃，使蘇俄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疾速的達到一個一定的標準；縮短社會主義社會之建設的過渡時間，一直前進於社會主義的社會。因而在這兩者之間，便發見了一個最後的統一性的存在。

但是產業合理化與五年計劃，雖然有一個科學的共同點和最後的統一性存在；牠們却是被實行在世界的兩個極端的社會制度各異的國度裏，因而又構成一個矛盾的對立

性的存在，加深了這兩個制度的對立形勢。

自然，矛盾的存在，牠自身就不能在一個死的靜止的不變的局勢中存在着的；牠反而有其自身的發展過程，而為這死的靜止的不變的局勢的發展的前進的動力；所謂死的靜止的不變的種種形態；是不斷的遭受其排棄的。因之，資本主義各國和社會主義的蘇俄，在相互矛盾對立的局勢中，是不能同時存在的。結局不是後者被前者排棄，便當是前者被後者排棄。產業合理化和五年計劃的施行，適又加重了這個互相排棄的矛盾的因素。

不過終究將是後者被前者排棄，抑將是前者被後者排棄呢？這個問題的解答是無何困難的，只要我們肯從她們相異的生產關係着眼。

一種社會的生產關係到了牠不能存在的時候，牠自身是無權存在的；反之，一種社會的現存的或正在發生的生產關係，當牠還為或正為當時的生產力的發展所依附的時候，人類是無權排棄牠的存在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有如次的幾個公式：

“在人類進化的一定階段中，社會的物質的生產力與現存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或則——這不過是同一事物

的一種法制的表現——和他們從前在其中經營所依附之財產關係發生衝突；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形態，這些關係便變成了他們的羈絆。於是社會革命的時代到來。”

“因為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無限的上層結構，也必或疾速或緩慢的變更了。在考察這些變更的當中，我們應常常將自然科學的精密所能證明的經濟的生產條件的物質的變更，和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術的或哲學的諸形態——要之，即人類用以認識這種衝突並打破這種衝突的意識形態——區別出來……我們不能本着變革時代的意識來判斷這變革時代；反之，這個意識，毋寧從物質生活的矛盾，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現存的衝突來解釋，

“當社會秩序中有容納餘地之一切生產力尚未發展時，社會秩序決不消滅；而生產關係的物質的存在條件，未成熟於舊社會胎中時，新的高度生產關係也決不出現。所以人類僅能着手研究那些能夠解決的問題。因為過細一看，我們可以常時找出問題的本身，僅發生在解決這問題之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在形成的過程中的時候。”

“我們得將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定為社會經濟的如許多的發展的階段。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矛盾的形式——這矛盾的意思，不是指個人的矛盾，而是從個人的社會的生存條件所發生的矛盾。同時，發生於資產階級社會胎中的生產力，創立關於那矛盾之解決的物質條件。所以這個社會構成人類社會前史的終段。”

遵從馬克思對我們的指示，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應該是這樣地去把握。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是不是到了完全被排棄的程度？就只看資產階級社會的秩序中，是否還有容納生產力發展的餘地？牠的生產關係是否已成了生產力發展的羈絆？如果在牠現存的這個秩序之中，已沒有生產力的發展的餘地，反而成了牠發展的羈絆，那就無疑的，資本社會便不能不遭受排棄；牠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不能不從此告一段落。

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藉着產業合理化的推進，疾急達到高度發展的形式；其“社會的生存條件所發生的矛盾”之解決的“物質條件”已完全在其胎中創立起來了；生產力和其生產關係的衝突，已呈現為未曾有的尖銳化的形勢。資本

主義經濟在牠的發展到今日的這個終極階段上所呈現的事實：是大量生產的過剩，商品市場的狹隘，勞動失業範圍之無限的擴大與增加，生產機關的廢置……這是顯明的表示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係，已無駕馭生產力的能力；生產力自身已經被牠羈絆在一個鎖練之下，再不能在牠的秩序中有發展的前進的可能了。

反之，在蘇俄，五年計劃的實施，對蘇俄經濟的發展上，雖然提供了一個最大速度的功效；使蘇俄的經濟，由落後而“並駕”，由“並駕而前趨”了。但在另一方面，她不僅不同資本主義各國一樣，感受生產的過剩……在社會主義的需要上，反而嫌現有生產能率還過於渺小；失業問題不僅已不能在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存在，她反而在嫌勞動力的不足。

因之，這兩者間的中心的差異點，是在於一個建基於資本主義私有制度之上，生產是為商品而生產的生產；所以生產的增大，失業反而隨之增大，市場却益形狹隘；一面是大量饑寒交迫的大眾，一面是無限堆積着在腐爛的商品。恰恰相反，在蘇俄便完全兩樣。

所以，產業合理化在消極上的作用，促進資本社會的衰老和滅亡；積極上又創造了社會主義社會成立的一切前提。

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產業合理化是能由現有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直接引入國家資本主義的形態和實質，這不惟是一種幻想，簡直在替垂死的資本主義說法。

D “第二五年計劃”的展望。

在本書付印之後，我纔讀到聯共十七次大會對第二五年計劃的決議案，和蘇俄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在該次大會的報告。關於蘇俄第二五年計劃，我認為在這裏有追補一筆的必要。

因為蘇俄的第一五年計劃，在四年就完成了五年的標準——甚至有些是超過原定的標準——因之第二五年計劃就緊接着開始於第一五年計劃的第五年度。第二五年計劃的期間，自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緊接着第一五年計劃的第二五年計劃的基本原則，不過是第一五年計劃的前展；恰和第一五年計劃之為新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的前展一樣。這依舊沒有超出列寧的經濟計劃的原則之外。

不過第一五年計劃，是着重在蘇俄衝破物質的困難的鬪爭；第二五年計劃，則着重在技術的困難的鬪爭。

第二五年計劃之經濟建設的綱領，在使蘇俄全土的電
汽化，一切生產作業的機械動力化，和運輸交通網的完成。
履行這個原則的進行，在重要工業方面，則預定出如次之標
準。

表73：重要工業的建設標準

年次	1931	1937
電力(百萬啟羅馬力)	10.60	100.00
煤炭(百萬噸)	57.00	250.00
石油 (,)	23.10	70.00
先鐵 (,)	4.90	22.00

交通的設備的較高標準，在第一五年計劃中，是沒加進
去的。因此莫洛托夫說：“我們未能實現發展交通的計劃，尤
其是鐵路交通；我們現在每日都受着這種結果的痛苦。”因
此在第二五年計劃中就規定，對現有鐵道及附屬於鐵道之
重要設備，一律從新改造；並加築鐵道25,000至30,000啟羅
米突。

農業方面的生產標準，預定穀的生產增至1,300,000普
特(斛)，棉花和亞麻的生產增加一倍，葡萄糖的生產增加
二倍。

其次，第二五年計劃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在第一五年

計劃的實施期中，蘇俄政府雖然在極力設法提高工農大眾生活消費的標準；但在事實的可能上，並沒有達到理想的程度。第二五年計劃的實施，又在與工農大眾的生活條件一個改進的更高標準，給他們的二倍或三倍於現在的消費品。謝夫利克（Shevernick）在赤色工人國際中委會說：“我們和資本制度根本差異的一點，勞動生產能率的增高而引起之生產品的增加，是在於改善工人生活的條件。”聯共十七次的大會的決議案中說：“在消滅寄生階級，和使勞動者管理生產的基礎之上，工農的幸福，將以最快速率增進。一般勞動者的生活狀況，也將要普遍的得到絕大的進步。大會目的在充分供給人民的需要。”

第二五年計劃的主要政治目的，聯共十七次大會的決議案中有如次的一個原則的決定：

“本會認為第二五年計劃主要的政治意義，是完全將殘存的資本主義的因素和階級消滅；並徹底毀滅一切凡能造成階級的區分和剝削榨取的原因。消滅資本主義在經濟生活中的殘餘勢力，和其在一切人民的意識中的影響。使全國的勞動大眾成爲一個建設無產階級社會的自覺和自動的擔當者。”

在第一五年計劃施行的結果，資本主義的經濟，在工業上，從大工業方面被驅逐出來，但在小工業方面還佔着相當的成份；在農業上，集團化的結果，私營經濟的成份雖是減小了，但依然有其成份的存在。這些在工業和農業等方面資本主義殘餘的存在，便是階級的區分和榨取因素的存在。因此第二個五年計劃，便在根本肅清資本主義的殘餘的成份。

因此，莫洛托夫說：“社會主義的基本任務，就是肅清資本主義；易言之，就是消滅階級，消滅人與人間的榨取關係。我們確認，肅清資本主義因素，就是消滅榨取階級；沒有榨取階級，就沒有被榨取者。”“在第二五年計劃中，肅清資本主義因素的估計，是極其正確的。”因之，“在第二五年計劃之中，黨一定而且可能根本肅清資本主義的因素。”

我們根據上面所摘錄的蘇俄第二五年計劃的原則——照蘇俄當局的申述，這原則還要逐年修改的。——則到一九三八年，蘇俄在經濟上，便要成爲世界電力和機械的主人，政治上便要達到初步的無階級的社會。

事實要勝過雄辯，我們此刻固不必預作理論的推斷，資產階級的嫉忌和懷疑，也是無何重要的。

此页空白

二 一九二九年開始的世界經濟 恐慌和資本主義矛盾的展開

1 構成資本主義臨歿期的經 濟恐慌之質特

A 馬克斯恐慌論的本質

資本主義通身都是矛盾，牠本身的發展，一切牠所包含的矛盾也都隨之發展。這兩者之間，是“相依爲命”般的結合着的。

經濟恐慌，是矛盾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結果。因之，資本制社會的存在，便無法避免恐慌之循環的出現。構成經濟恐慌的核心問題，是生產和消費的不平衡；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範疇裡；是無權求得生產和消費間平衡之可能的——要是可能的話，除非牠不是資本主義。所以恐慌並不是在資本主

義的社會裏所能驅除的，牠反而成了資本主義自身的致命傷。這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所明白表演過的事實。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由自由競爭到獨佔的形成。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們，好像如鮒魚得到一點活水似的；以爲資本主義到了這個——獨佔——形勢之下，便可以以有權去統制生產和市場，而有調節生產和消費的適應的平衡的可能。這就是曾經號稱爲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考茨基，也不免具有這種同樣的幻想，而唱出“超帝國主義”的怪論。但是事實和他們的理論——其實，這所謂理論，也不過是一種江湖遊客的俗調——恰恰是“背道而馳”的；在獨佔的形勢之下，反使經濟的各部門間的發展，愈爲不平衡。

最近由於資本主義產業合理化所引出之絕大的恐慌，資產階級在這個當中，而有所謂某幾種物品暫取公賣制度的一個調協的企圖；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便一致認爲這又是直接走入國家資本主義或社會資本主義的前提。這在他們自然是無所顧惜的在背叛馬克思的遺教；同時，科學也未免遭殃。在我們，便有權請他們去了解他們久已拋棄的馬克思的恐慌論的必要；慎重的把馬克思的恐慌論提出，又

是我們的義務。

馬克思恐慌論理論的艱深和公式的嚴密，是資本論中最難了解的一個部份；同時篇幅之長，也不是我們輕易能解釋清楚的。因此在本節是注重於他的基本公式的解釋。

我們從歷史上去攷察，生產和消費的平衡之擾亂，是商品發現以後的事情；限着商品自身發展的進程，生產和消費間不平衡的擾亂，範圍也隨着擴大。資本主義把全世界造成爲一個商品世界，全世界便入於一個生產和消費不平衡的擾亂中，便在一個循環發現的經濟恐慌的擾亂中。

在原始沒有商品的社會中，生產是爲滿足消費的慾望而生產；所以生產和消費的平衡，是一個自然的形態；經濟恐慌的事實，便沒有發生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的商品社會中，生產是商品化的生產；生產和消費的結合，是要經過一個極其複雜的商品的媒介作用纔能實現的；所以構成生產和消費間的不平衡狀態，也是必然的，恐慌是不能避免的。

生產和消費仗着那極其複雜的不自然的媒介作用去結合，那便是構成不平衡的因素。資本家的生產，對於市場的需要，在質量和數量方面，都是一無所知的。所以生產的自身，便陷在一種無政府的狀態中，在資本家冒險和投機的衝動

中進行着。同時，消費者因為要經過那極其複雜的不自然的媒介作用，纔能從生產者方面取得滿足自己消費慾望的商品；因此，一方面資本家在感受生產過剩的壓迫，他方面無數饑寒交迫的“消費者”，反不能得到必需的消費品。

隨着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和人類消費慾望的提高，因此要求社會的分工。在複雜的分工的形式之下，把自足經濟的生活，便打得粉碎了，一切個人的生活，都不能不靠着一切他人去滿足。舉一個例子，如我們所着的衣裳，是靠縫紉店作成的；縫紉店所用的勞動手段的機器是機械廠製造的……所用作勞動對象的布，是紡織廠造出來的……這樣聯成一個廣大的相互依賴的系列。在這個相互依賴的系列中，無論在過去在將來，如果單純的為直接去滿足各個或社會的消費慾望而分工，那是沒有什麼生產消費不平衡的問題存在的。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問題就不像這樣簡單的。仍拿縫衣機器製造業和縫紉業作個例子來考察。縫衣機器製造業者，對一定時間內，市場對他生產物的需求量多少，他是一無所知的；但是他仍是只管理着頭去生產。這而且連他的顧主的縫紉業者自身，對於縫衣機器的需要量的“標準”，也是一無所知的，他在一無所知的狀態中，是要依於

他所生產的商品(衣物)的被消費——正確的說來，就是市場的購買力——是如何為轉移的；但是市場的購買力如何，當商品還在生產過程中的時候，他依舊是一無所知的；而且當消費物以商品的資格呈現時，單個消費者對他自己消費的標準，也是不能預定的。在這簡單的例子中，問題——生產和消費的平衡的問題——就已經充滿了困難，而成了一個無法解決的定性的東西。

全社會的一切存在的生產部門，在一個更其交互錯綜的經濟關係中；問題的性質便更為複雜，在以商品為聯繫的制度上，問題的解決，益成為不可能。馬克思把全社會一切存在的生產部門，分作生產工具的生產和生產消費資料的生產兩個部門，他並假定他們都是行的單純的再生產；因而作出如次的一個基本公式；這公式給我們去了解他的恐慌論的一個初步智識。

假定生產工具的生產部門每年投放的資本為 5000 磅，其中 4000 磅投放為不變資本，1000 磅為可變資本；又假定價值增殖的比例為百分之百，每年剩餘價值的生產將為 1000 磅。則每年的商品生產物便等於 6000 磅 ($4000C + 1000V + 1000M = 6000Pm$)。剩餘價值的部份(1000M) 假定每

年為資本家所消費，不再轉入到生產方面去。同樣，生產消費資料的生產部門，每年的資本為2500磅，其中2000磅為不變資本，500磅為可變資本；則每年的商品生產物為3000磅（ $2000 c + 500 v + 500 m = 3000 K^s$ ）。

這樣子，在這兩個部門中，第二部門中的 $500 v + 500 m$ 的生產物，是該部門中資本家和勞動者每年直接所消費了的。在第一部門中，是該部門中資本家和勞動者每年所消費的部份 $1000 V + 1000 M$ ，同以貨幣的形態向第二部門購買消費資料；因此，2000磅的資本以貨幣的形態而轉入第二部門資本家的手中，這樣第二部門每年生產的任務就完成了。第二部門的資本家，每年又以此2000磅的貨幣向第一部門的資本家購買 P_m ，因此2000磅的貨幣又轉入第一部門資本家的手中，不過第一部門原先付出購買消費資料的2000磅，現在纔還原回來；所以第一部門的資本家除投放在生產中的5000磅資本以外，還得有1000磅閒置的資本。其次在第一部門的6000磅商品生產物，除第二部門買去的2000磅外，‘仍餘下4000 C 是 P_m 成立的。這只能在第一部門中利用，作為其中消耗的不變資本的補償；因此使第一部門中的各個資本家互相交換去完成他們的使命。’

其次消費資料的生產部門，大要可分作生活必需的消費資料和奢侈消費資料兩個部門。後者不是勞動者所能消費的，而是資本家以每年所得的剩餘價值作為交換去消費的。因此，如果後者的可變資本不少於前者的剩餘價值，便要後者生產的停滯。

因此，只在單純再生產的關係中，第二部門中的不變資本必須和第一部門中的可變資本量加剩餘價值相等，所謂生產和消費的平衡纔有想像的可能——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自然是不能想像的。若是第一部門中的可變資本加剩餘價值小於第二部門中的不變資本，則第二部門的生產便不能照前進行；反之，如果第一部門中的可變資本加剩餘價值大於第二部門中的不變資本，則第一部門便有生產過剩的恐慌。

這是我對馬克思那個基本公式的簡單的解釋；根本的理論，我還是請讀者去讀“資本論”第二卷第二十章。

但是問題並不如這樣所想像的簡單。馬克思的公式，他自己曾經說過，只是作為讀者去了解他的恐慌論的張本。公式中是把一切生產工具的諸生產部門，假定着作為一個全一體看的；把一切生產消費資料的諸生產部門，也是假定

着作爲一個全一體看的。而其實，在一切生產工具的諸部門相互間平衡的問題和在一切生產消費資料的諸部門相互間平衡的問題，我們還沒有想像得到的。

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並不是行的單純再生產；剩餘價值的蓄積，不斷的加入到生產資本中去，作成新資本的部份。更因爲各個資本家爲相互間的競爭的必要，資本的積累，便愈來愈大。這樣第一部門與第二部門間之平衡的問題，便更是茫然，連想像都不可能了。

這還是把資本主義的一切生產部門，只當作兩個部門看的。而其實，在資本主義的各種生產部門間，如在第一部門的各部門間或第二部門的各部門間，由於經濟的自然的內在律的規定，以及地域原料等等的限制關係，在各部門間各國家間的發展，也是不能平衡的。所以列寧說：“個別企業，個別工業，個別國家的不平衡和時起時伏性，是資本制下不可避免的。”（見“帝國主義。”）

但是上面還在假定資本主義社會只包括資本家和工人。而資本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把農村自足經濟摧毀，使農業經濟也成了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部門；把農民分成爲小農和勞動者，以擴大資本主義商品的消費市場。這樣使資

本主義又入於一個更廣大的發展。但是農業的發展是不能如工業一樣之發展的迅速和大規模的生產，而是要比較落後的。這又構成資本主義之不能平衡的一個主要因素。

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之無限制的發展，而購買力却是有限制的；這樣便構成經常生產過剩的事實；直至大量過剩生產的堆積起來，市場的價格便不能不低落下去，恐慌便發現了，而且這個不平衡的發展，也只有仗恐慌去調劑。在每次恐慌的當中，一方面便有許多中小企業者沒落下去；資本更得到一次的集中；一方面大資本家為抵禦恐慌和市場的價格，則又集中更大的資本向生產工具的生產部門或較落後的生產部門移動，生產力因此又得到一次更高的發展。

同時，不變資本之無限的增大，可變資本之相對的減少；這却是使資本家的利率也相對的減低了。資本家為要得到最高的利率和最多的剩餘價值，以及在市場的競爭，碰死命的又改進生產的技術，擴大生產的規模；這樣使“資本的有機組成”是加大了，而資本家的利潤却在減低。在他方面。不變資本之無限的增大，可變資本之相對的減少；而勞動者的消費能力，是由可變資本部份構成的。不變資本的增大的結果，自然是生產力的增大；而可變資本的減少，却是社會

消費力之相對的減小。這又構成不平衡的一個主要因素。

總之，資本主義是建基於不平衡的基址之上的。所以列寧說：“不平衡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的規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力只自個別的向前發展，對其他部門、其他區域和社會的需要，是牠無法顧及的。恐慌是這個事實之必然性的結果。而利己的資本家們，寧肯讓商品的堆積或毀滅，却不願讓資本空閑，去限制生產——這雖然有時有限制的事實，也是“不能及時實現的”——不問銷路如何？還是要繼續擴大生產的。因之，恐慌之循環出現的結果，便不可避免了！恐慌一次，生產力發展一次，也就成了矛盾發展過程中的必然事實了。

但是由競爭而發生的資本集中的發展，是獨佔的形成。每經過一次恐慌，資本便愈為增大愈為集中，而產業部門的數目，却是減少了。這樣遞演到帝國主義時代即金融財政資本主義時代，全世界便成了少數資本大王的獨佔市場；因此，不僅演出資本的集中的形勢；而且構成資本的集權的形勢。但是這種獨佔，是存在於資本家與資本家之間國與國之間的一種劇烈競爭的基礎之上的；雖然他們有時在玩弄和平分割的把戲。但是所謂和平分割，却是建築在強權競爭的基

礎之上；和平分割的局勢為經濟的事實所拋棄時，便只有引起市場的再分割，或世界大戰。

獨佔市場價格的第一個結果，是減少市場的購買力，而且在獨佔價格的剝削之下，使市場的購買力又為迅速的客觀的減退。其次獨佔市場沒有競爭的原故，又間接妨礙着生產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

在所謂產業合理化的生產組織之下，資本家盡力提高勞動的強度，甚而延長勞動的時間；所以生產品是有最大的增加，而付出的勞動價值却是減低了；因此使各個的國內市場上之生產和消費的差異，更為未曾有的鉅大。

同時因為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世界都在幾個資本大王統治的系列中；所以恐慌從一個部門一個國家發生，馬上便普遍到其他一切部門一切國家。在這個形勢之下，一切部門都是生產的過剩，一切國家都是購買力的缺乏。因此資本主義便無法逃脫恐慌，只有趨於滅亡。

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大眾之加量的榨取，使殖民地經濟益陷於恐慌，殖民地大眾更為貧窮化。

其次金融財政資本主義時代，對於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原料的榨取和資本的投放，也是必要的；但是因為殖民

地半殖民地民族工業的興起，不僅代替其商品市場的一部份，而且又妨碍其原料的榨取和資本的投放；這樣又加重其恐慌的因素。殖民地半殖民地大眾在雙重的強烈剝削之下，便愈趨革命化。

資本家每次都是把恐慌的損失，轉嫁於勞動大眾和殖民地大眾；加緊對勞動大眾和殖民地大眾的榨取。這樣更直接反映到政治的恐慌。同時因為在今日，資本主義世界的他一面，已經有一個衝破資本主義鎖鍊的另一種制度的國家存在，這不僅直接加重資本主義的恐慌，而且影響着資本主義各國的政治恐慌，更為加劇。

因之，在這樣情勢之下的恐慌，並不像前此那樣在矛盾發展過程中所發現的週期恐慌一樣，而是矛盾發展的最後階段。這絕不是在資本主義的基址上，可以回復平衡的，恐慌倒將成為資本社會的殉葬品。

B 一九二九年開始的經濟恐慌之發展和其特質

資本主義應用產業合理化主義，使生產力的發展和市場的獨佔，迅速的達到最高的形成。在技術的新組織之下，資本家極力提高勞動的強度，甚而延長勞動的時間；因而生產量呈無限的增大，而僱用勞動者數量反相對的逐漸的減

少，這兩者之間，恰成一相反的情勢。可是生產物所含的勞動量和從前却沒有兩樣；所以不過是勞動價值付出的減少，並不是勞動量的減少，所以資本家的利潤率雖是相對的減低了，而利潤總量，却是增大的可驚。

其次資本家在市場獨佔的商品價格之上，又施行對消費者的強烈的榨取，以提高其利潤率。

因之，戰後垂死的資本主義，由於勞動大眾和殖民地大眾膏血的灌注，而得到所謂經濟的復興，把前次大戰所引出的恐慌克復了。不過復興資本主義經濟的，同時在所謂復興的背面，就伏着一個大恐慌的基礎。

同時在金融財政資本家聯立統制着的世界市場，一切組織薄弱或獨立經營的企業者，都從市場被排擠出來，或趨倒閉，或變成他們的支部性質。於是他們用市場最高的價格去提高利潤；同時在龐大的生產設置和組織的規模下，企圖節調生產。但是生產的大規模的設置，除去能防止生產技術的發展外，所謂調節是困難的；要想調節生產，除非將設置中的一部生產資本空閑，但這與資本家的利潤主義根本違反的；所以他們並不能及時實現生產的節調。

產業合理化的發展，使產業的各部門間和資本主義世

界的各區域間的經濟發展，益呈不平衡的狀態。生產力為無限的擴大，有限的消費力更為逐漸的減低；生產和消費間的差異，益形鉅大。在這樣極其不平衡的狀態中，恐慌的暴發，是必然的。

但是全世界的市場，都在少數托辣斯，辛提嘉，嘉特爾資本統治的系統之下；一切區域和一切產業組織，都不過是他們的一個支脈，或至少也在他們的支配和指揮之下的。因此，只要恐慌從一個部門或一個區域破裂出來，便馬上普遍到資本主義的全世界一切國家和一切部門；到處都捲入恐慌的怒濤中，再無緩衝的餘地。所以資本的集中和集權的發展，以及獨佔的更高形成，到成了資本主義自身的死症。

一九二九年開始的經濟恐慌——自然，在一九二九年前，就有慢性的不景氣存在——從農業部門中發現出來，馬上便普遍到其他一切部門；恐慌從美國一開始，便馬上發現到德國，次第發現到歐洲資本主義各國，亞洲資本主義各國，以及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資本主義全世界都發現生產的過剩，物價的下落，資本發行的滯塞，利率的減低，債券價格的下落，金融市場的混亂，銀行的倒閉，產業的縮收，勞動者的失業……的恐慌。這些問題的相因而至，充分在映着全

世界商品市場的衰落；而市場之普遍的衰落，一步一步又加深恐慌的程度；恐慌一步一步的加深，往復使市場益陷於凋零。同時由經濟的恐慌，又反映到政治的恐慌；政治的恐慌之發展，一方面又加重了經濟恐慌的成份。

還有一點，恐慌恰恰從美國開始，繼着便是德國，這是有意義的。這兩個國家，同是施行產業合理化最典型的國家，資本集中的情勢和技術的改革，也比較都是達到更高發展的；同時這兩者間之經濟的聯鎖關係，也比較更為密切。

殖民地半殖民地，原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最後尾閘；她們不僅提供為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原料生產市場，商品消納市場，資本投放市場……；而且提供為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最後緩衝地帶。可是無論殖民地半殖民地大眾的膏血是有限的，經過資本主義宗主國一再更苛刻的榨取，殖民地半殖民地經濟，也陷在一個長期的恐慌狀態中；所以市場的衰落，那是一個自然的形態。更因宗主國資產階級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強度的榨取，又加對於其民族資本的壓迫，民族資產階級乃轉而又對大眾施行強烈的榨取——這是他們在宗主國強大資本壓迫之下的微弱資本的一種掙扎——這便驅着殖民地半殖民大眾的革命化，直接加重資本主義世

界的政治恐慌，同時使資本主義宗主國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市場地位，根本搖動。

可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情勢雖則是如此，而資本主義各國在大恐慌的襲擊中，像鐵桶似的圍困着；她們各自想從死裏逃生的唯一企圖，還只能集中視點於殖民地半殖民地這塊剝削殆盡的枯骨上面，以及和她們仿似在另一世界的蘇俄。於是，市場的再分割便成了必然的趨勢。因此，國際的風雲緊急了，矛盾也深刻了。

但是在她們所注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當中，最主要的便是中國。因為中國一方面還有未開發的豐富的資源，還能消納大量的過剩的資本；他方面有佔全世界人口總額約四分之一的消費人口，能夠消容大量的商品，所以在她們各自的心目中，認為只要把中國再進一步的殖民地化，能作為任何一國獨佔的市場，那對於她在恐慌中所堆積的商品和資本，是能大量排泄的。但是這假使能讓任何一個國家去併吞，便不難把中國立刻殖民地化；然而她們乃是在互相排擠和競爭，都想達到單獨併吞的目的的。所以資本主義各國的衝突，便不能避免了。太平洋問題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心問題，便是建立於這個市場分割的基礎之上的；中日問題

之所以發生，乃是日本首先揭開單獨併吞的企圖；國際聯盟之不斷會議，國聯調查團之東來，無非是基於這個市場的爭奪上面，英美各國各自想排擠他力，達到單獨併吞的企圖，從整個資本世界的恐慌中逃脫出來。可憐一些弱小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代表們，他們還春夢未醒，在國際聯盟的全會上大放厥詞，喊出些兔死狐悲的哀聲，像這樣市場爭奪的嚴重形勢，在巴爾幹也同樣是風雲很急迫的。

蘇俄是她們所認作共同的敵人，那是不言而喻的；她們又認為如果把蘇俄這塊肥美的市場奪過去，那對於恐慌的救濟上，是再有意義不過的。因之，自恐慌暴發以後，她們就歸咎於所謂蘇俄的投披（Dumping），鼓動對蘇俄的聯合戰線。這是因為在她們心目中的蘇俄這個怪物，不是誰能單獨吞得下咽的。因此，她們在太平洋上各個衝突的當中，一轉移視線到蘇俄，仇敵便成了朋友，轉取一個聯合的戰線。

還有，在金融財政資本的帝國主義時代，不僅是商品生產的過剩，尤其是資本的肥大和過剩。因此國外市場爭奪的主要意義，資本的排泄是和商品的推銷為同一重要；對產業落後的國家，投資並重於“投貨”（借用任曙君的術語）。

因此，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市場的獨佔雖則是形

成了；但是獨佔並沒有消除競爭，反隨着獨佔的發展而加劇。不過前此的競爭，是各種組織規模大小不等的資本家間的競爭；獨佔期的競爭，則是托拉斯與托拉斯之間的競爭。不過後者比前者的範圍更爲擴大，內容更爲硬化；同時後者應用其工具的國家的力量和前者也並無兩樣，不過有範圍的延長和內容充實的不同。

他們基於這個硬性的競爭的基礎上，除去國外市場的爭奪之外，又都把關稅的壁壘從新建立起來，封鎖國內市場，使資本主義各國家個體間，起一新的隔絕。這徒然加重了各自經濟的恐慌和相互政治的衝突。他們並不了解帝國主義時代的關稅作用並不和從前一樣；從前是有保護國內產業的作用，而現在却是轉化成了財政上的意義，——除產業還未發達的國家外。

基於上面的提示，不變資本之無限的擴大，可變資本和僱用工人數量相對的減少。工人階級所得的價值部份益小，消費能力便相對的減低。這又是構成生產和消費間一個鉅大的差異的主要因素；發生嚴重的不平衡的攪亂。在恐慌的到來以後，資本家想把在恐慌中所受的損失，轉嫁於勞動者，於是更減少僱用工人的數量，想由較少數量的勞動者，

用最高的勞動強度和最大的勞動時間，維持原來的生產；勞動價值又是減低了。但是恐慌的發展益來益嚴重，於是又進一步的縮減生產，停閉生產機關，或減少工作日，勞動失業的數量，便是無限制的擴大了。這樣使市場的消費力益為降下。消費力的降下和勞動的失業，又在相互的向前推進。

又由於城市僱用勞動者數量相對的減少；從農村中驅逐出來的大量失業農民，來到城市依然遭受排擠。這樣子，一方面農村的消費者是減少了，而城市的消費力却不能因而增加；在從前，農村的人民集中到城市，是能增加城市的消費力的。他方面，城市失業的範圍，便因此而更加擴大了。

因之，產業需用勞動數量的增加，不僅不和產業預備軍數量的增加同其速度；反而勞動需要的減少和失業的增加在相反的方向進行着。加之，生活費的變動的大小不能和實際工資變動的大小相配稱，迫着勞動大眾生活標準的降下，市場的消費力因而更降下了。這直接反射到階級鬭爭的形勢和內容，更起一層重大的變化。

前此的恐慌是發現於一個或數個產業部門中，呈現為生產過剩的恐慌；在同時的其他部門中，反而有生產不足的供不應求的情形。因之此一產業部門的資本向其他產業部

門的移動，或者移向於技術的更高的設置，還可藉以回復暫時的安定，去迎接下一次的恐慌。此次的恐慌，乃發現於一切產業部門，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同時呈現生產過剩和資本過剩的恐慌，資本在產業各部門間的移動，固然是無補實際；而在獨佔的形勢之下，資本向更高的技術的設置方面去移置，也是不可能的。前此市場上某些商品種類的過剩，現在是大眾的普遍貧窮化，對一切商品購買能力的薄弱或缺乏——這自然不是他們消費慾望的滿足——反映着一切商品生產的過剩。所以在各種產業部門的發展並沒有平衡——這當然在資本制下是不可能的——已同時呈現生產過剩的狀態。這自然是辯證法的發展之必然性的結果；同時，私人掠奪社會生產的制度，却又製成其自身的危機。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由於在大戰期中所得到的一點產業發展的結果；戰後宗主國資本的重來，她們的市場，已被其民族的產業資本佔住了一部份。殖民地半殖民地工業的發展，對宗主國生產的生產工具和交通工具的需要是增加了，替宗主國擴大了重工業製品的市場；但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資本雖然在宗主國資本的統制之下，却不能消滅其相互間的矛盾的對立性的存在。這個相互矛盾的對立的

形勢，隨着恐慌的發展，便愈益尖銳化。殖民地半殖民地產業資本的發展和存在，勞動階級也隨着擴大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微弱資本，想在市場上和宗主國的强大資本去競爭，便只有加緊對勞動者的更強度的剝削。可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所榨取的剩餘價值，在其被宗主國資本的統制的關係之下，仍是大部的流入宗主國資本家的口袋中去；加之他們——宗主國資本家——直接行使的商品和勞動的榨取……殖民地半殖民地大眾愈益貧窮化，直接影響着市場的衰落。因此，反映到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內容上，從根本性質上起一個重大的變化，從新躍入世界的歷史的舞台；並且隨着恐慌的發展，形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宗主國對立的局勢，更爲吃緊。

恐慌是這樣把資本主義鐵桶似的圍住着，無論從那方面都衝不開一條血路。各國的資產階級用盡種種無智的方法，有所謂貨物交換制度的提倡（美國布爾喬亞在一九三〇年擬議採取貨物交換制度，企圖開闢世界貿易衰落的銷路；德國資產階級也曾作過這種無聊的主張，本年且有部份試行的計畫）（註七一）農產品的公賣……以及什麼歐洲經

（註七一） 德柏林十九日電；德國報紙常討論恢復上古以貨易貨

濟的同盟，債務的停付，和什麼經濟會議……種種花樣，不過在表示資產階級的充分無智。他們熱望着的“景氣的時機”，依舊和事實相距十萬八千里。

究竟不免有圖窮七見的。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雖然還故作鎮靜，各資本主義小國，就不免忍受不住，而發生最後的哀鳴了。據本月十七（1932, Apr, 17th）天津“大公報”登載有如下的一段消息：

“日內瓦十五日電：討論多腦經濟問題之四國專家委員會與國聯行政院財委會之聯席會議，將於四月二十二日在瑞士魯蓋諾召集。本日國聯行政院開會時，希臘總理維尼齊諾斯氏請國聯注意多腦流域與巴爾幹各國經濟情勢之迫切。氏稱：‘如列強間對於安定世界和平辦法不能同意，則吾人不久將同歸於盡’。行政院對希臘總理演詞頗為感動，但在列強護得決定前，僅能通過一決議案：希望經濟窘迫各政府，盡力支掙，以待經濟

之交換方法，作為解決德國貿易困難方法之一。現已商妥以德國之煤交換巴西咖啡，此項交易，不列入兩國對外貿易計算中，僅在證明此種辦法是否可行。（見四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復興機運到來；並稱國聯各機關盡力使此種情勢趨於和緩。嗣挪威外長卜萊德蘭氏陳述財委會所擬之救濟四國財政提案大綱，內容勸告四國均衡預算辦法；奧，匈，希臘，保加利亞四國代表答稱，願意對此努力。惟各該政府是否有渡過難關能力，頗堪懷疑。結果將上述決議通過，實際無異擱置，俟行政院五月開會時再議。一般希望，下週在此間集會之列強當局，對救濟中歐與東南歐之破產，或能護得一種確切之辦法。”

實際上，經濟情勢之迫切，又豈僅‘多腦河流域與巴爾幹各國’。他們向列強聲訴，自顧不暇的列強，能有什麼“救苦救難”的妙術呢？“此案”不“擱置”，還能怎樣呢？所謂“一般希望”，終久也不免是一個希望，各小國自然沒有渡過財政難關的能力，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能力是怎樣呢？這不僅在暴露資產階級的充分無智，同時又顯示了他們的日暮途窮。他們並不懂的此次的經濟恐慌，並不是建基於資本主義矛盾發展的過程的途中，而是矛盾之發展的過程的終點的最後階級的形式

2 世界經濟恐慌的總觀察

A 從生產方面去考察

生產和消費的不平衡，兩者間形成巨大差異。大量的過剩生產便只有堆積起來，讓牠們去腐爛。這裏面的一個顯明的矛盾，勞動羣衆自己生產出來的生產品，讓資本家霸佔着去堆積起來，他們自己反陷於饑寒的景況中。這就是所謂“社會的生產，爲私人所掠奪”。

表27: 近四年世界商品的堆積量(註七二)

(單位千噸)												
動力	橡皮	棉	硬煤	絲	小麥	糖	咖啡	銅	錫	鋅	未加製煉之石油(包歇爾)	
1928:6月	55.4	231	1.125	5.848	5.3	6.654	5.260	1.044	534	16.5	41.6	55.4
1929:6月	66.8	245	1.015	2.925	5.2	9.558	6.158	847	754	24.1	34.4	66.8
1930:6月	79.8	386	1.350	13.983	11	10.312	7.011	1.608	287	43.3	109.8	79.8
1931:6月	70.4	526	1.767	19.665	10.8	12.062	8.524	1.490	375.8	52.5	146.7	70.4

表75: 鋼鐵及鋼鐵製品的堆積百分數(註七三)

(註七二) 前引 E. Varga: The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1931. P. 239

(註七三) 同上書

(1925—26爲基準=100)

	1929:8	1930:8	1931:8
原料	123	140.7	153.6
完成品	116	120.5	114.5
總計	127	132.3	137.2

再年資階級自己的數字來看：一九三一年“美國棉花過剩約一萬四千五百萬包，小麥過剩三萬一千五百萬英斛；加拿大小麥過剩一萬六千九百萬英斛；澳洲小麥過剩九千五百萬英斛；阿根廷小麥過剩約一萬三千萬英斛；日本生絲過剩十五萬六千包。(註七四)

這些事實表示，自一九二九年以降，無論原料品及各種產業部門的製品，均呈大量生產的過剩；至一九三〇年後，便愈趨嚴重。原料的過剩，在反映世界工業生產的衰退；一切商品的過剩，在反映世界市場之凋零。

資本家因爲生產的過剩，便不得不爲一個減少生產的「苦肉計」，或封閉一部份生產機關。如在美國，各種產業部門只利用百分之四四的生產力從事作業；德國紡織業只利用可能生產力的百分之七〇，製鞋業百分之六〇，化學工業百

分之六一，砂糖工業百分之七五至八〇，麻織業百分之四〇；法國各產業部門之辭退工人和加多停工日數。又如一九三〇十二月美國等國組織國際糖業產額限制會議；在同時，荷屬東印度，玻里維西，尼基利亞，馬來等國組織國際錫業產額限制會議；此外國際鎳業公司及鎳業會社決定縮減鎳的產額，智利銅產額縮減百分之六〇等等事情，……均在表示資產階級感受生產過剩的嚴重，不得不忍痛的縮減生產，希圖克復危機，作為達到其所謂景氣之回復的橋渡。無奈事實上，生產的縮減和商品的堆積，依舊在相反的方向進行着。

產業的縮收，是要影響利潤量的收入的。資產階級為的不肯減低利潤量的收入，所以不能及時實現產業的縮收。而且在生產機關之大規模的設置情形下，生產的縮收的統制，也不是資本家能任意所為的。所以他們雖然一方面在減縮生產，他方面却絲毫無補於生產的過剩，雖然生產的過剩主要在由於市場的窮乏。

現在從生產減低的情形來看：

表74：世界生產額指數（內包主要十
一個國家，蘇俄在內）（註七五）

(1928為基準=100)

以月計數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88.6	89.9	95.7	100.0	107.8	93.9	80.8

表75: 各國工業部門生產額指數

(1928為基準=100)

	美	德	英(b)	法	日	加拿大	瑞典	波蘭	奧	俄	全世界
1925:I	64.6	80.4	100.0	86.9	---	67.7	98.3	79.7	65.8	47.3	---
1926:I	95.6	70.0	99.8	93.2	79.4	76.9	97.4	60.3	84.4	66.4	---
1927:I	95.5	89.2	108.1	92.4	83.7	87.4	102.0	85.6	77.1	81.5	---
1928:I	95.5	100.6	103.1	91.6	86.9	92.8	77.0	95.5	94.6	98.7	---
1929:I	100.3	96.9	105.7	108.2	100.3	120.9	137.3	105.8	93.5	114.8	---
1929最高點	113.5	108.4	108.3	113.7	122.8	120.9	140.1	105.8	110.6	---	---
1930:I	93.7	93.7	100.0	113.7	104.5	108.0	140.1	90.3	83.6	143.4	---
1931:I	74.8	67.8	87.7	105.1	102.4	82.0	104.8	74.0	64.6	155.7	---
:6	75.7	74.4	78.5	99.5	---	77.5	85.3	72.8	64.9	165.2	---
:7	74.8	71.8	---	97.2	---	80.2	108.5	71.8	59.9	---	---
:8	---	68.1	---	---	---	---	99.3	---	---	---	---
:II	64.9	63.8	79.5	90.6	---	---	---	68.9(c)	---	---	70.8(a)

(註七六) 據前引E.V 同書一九二八至三一年各季數字所製

(a)爲十月蘇俄除外，(c)爲十月。

(b)英國一九三一年前之數字爲第一季。

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各國的生產事業，無論從總生產額或工業生產額去看，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美國降至一九二六年的水平以下，德國降至一九二八的水平以下，英國在一九三一年第三季降至一九二五同季水平以下，法日等國也都在一九三一年一月較前年大爲低減。各國生產的低減，並且都顯示還在向前進行的趨勢；這表示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猶方興未艾；同時表示恐慌在世界資本主義各國，是同時總攻的。

再從各個產業部門的生產來考察，據聯邦準備局指數有如下的數字(1923-25 = 100)

表76:

	1929:7	1930:7	1931:7
生產工具的生產			
鋼鐵部門生產指數	155	109	64
消費資料的生產			
木業生產指數	95	65	44

紡織業生產指數	120	84	102
鞋業生產指數	125	95	117(五月)
食品業生產指數	96	93	91(五月)
烟草業生產指數	139	141	137(五月)

世界煤油生產額，據美國煤油協會統計，則是如次的數字：

表77：

	1929	1930	1931
全世界總計	1,488,567,000(桶)	1,410,037,000(桶)	1,370,299,000(桶)
美國	1,007,323,000	898,011,000	856,275,000
蘇俄	99,087,000	124,555,000	161,900,000
威內瑞納	——	——	118,770,000

上面的數字表示，世界工業生產的減退，無論在生產工具的各生產部門，或消費資料的各生產部門，都同時在減退的。這表示一切生產部門的生產都在過剩的恐慌中；也正在反映着世界市場上一切商品種類的過剩。

『表七十七』的數字，是有要重意義的。資本主義各國煤油的生產都在逐年的減低，而蘇俄則在逐年的突增。這表示生產的過剩，完全是資本主義下私人掠奪的制度上面所造成的獨有的現象；並不是社會消費容量的不足，不足的，祇是購買能力。

再從世界農業的生產來看。則有如次的統計：

表78：農業生產額（北半球加澳洲，中國蘇俄除外）

(單位百萬萬磅)			
	1924/28	1929	1930
麥	923	849	895
小麥	241	251	248
大麥	307	307	290
燕麥	529	501	491

這證明農業的生產也同時在過剩的。但在這同一時期，我們看見在中國在印度，同時在感受着食糧缺乏的嚴重恐慌。兩相對比，這是表示世界商品生產的過剩，還是消費質料的過剩呢？

B 從貿易方面去考察

生產的過剩是隨着貿易的不振而發生的，貿易的不振，是由於生產力和消費力的不平衡的發展，同時也便是市場的衰退，反映出一般購買力的貧乏。同時生產的過剩，便很自然的驅着商品價格的下降。這樣子把資本主義經濟陷在恐慌的深淵裏。世界貿易不振的狀況，下面的數字可以指出來。

表79：各國貿易指數(註七七)
(1913爲基準=100)

	德(國家統計局)	英(經濟雜誌)	美(勞動局)
1929最高點	139.9	138.1	140.4
1930:1	132.3	123.7	133.8
1931:1	115.2	95.3	112.3
價格下落百分數	19%	29%	20%

表80: 各國對外貿易指數(註七八)

(1924—100)

	美	德	英	法	意
1930入口	70	77	86	90	80
出口	73	90	78	85	79
1931入出	48	50	72	72	54
出口	50	73	53	61	66

再拿資產階級正式代表機關發表的數字來看。‘據英國商務部所製成之數字正式報告，一九三一年世界貿易較一九三〇年減少百分之二十七，較一九二七年減少百分之四十一。是以失業增加，利潤減少，重要原因，由於大眾購買力之減少。故希望一九三二年發展商業，頗有困難。一九三〇

(註七八) Economist 1932, 1, 24th.

年與一九三一年相較，英國入口減少百分之一六點六，出口減少百分之三二；美國入口減少百分之三二，出口減少百分之三七。一九三一年中，十六個重要國家之貿易詳細報告表示：澳洲入口量縮減最大，約百分之五四，出口僅減少百分之二七，此蓋由於世界關稅壁壘增高及入口比例之限制所致；加拿大入口減少百分之三八，出口減少百分之三二；德國入口減少百分之三五，出口減少百分之二〇；意大利入口減少百分之三三，出口減少百分之一七；十六國中，瑞士入口量減少最少，為百分之一二，比利時盧森堡經濟同盟出口減少最少，為百分之一一。拿一九三一年的數字和一九二九年比較，澳洲入口量減少最大，為百分之七〇，美國第二，為百分之五二點五；英領馬來出口減少最多，為百分之五七，美第二，為百分之五三·九。十六國中，僅美國，德國，捷克斯拉夫及英領印度為三年來貿易出超者；美國和印度，則出超數量日形減少；惟德國則出超日增，德國在一九二九年的出超約達二千萬磅，一九三〇年增至八千萬磅以上，一九三一年增至一萬四千萬磅以上；捷克斯拉夫一九三一年出超較一九二九年為少，但較一九三〇年為多。英，法，日，瑞士，丹麥，三年來，貿易平衡，日形不利，入超日增；意大利，荷蘭等

國，三年來皆入超，但漸減；加拿大，比利時，盧森堡經濟同盟，三年來皆入超，一九三〇年之入超，較一九二九年爲多，但一九三一年之入超，則較以上兩年爲少；澳洲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兩年中，均係入超，至一九三一年一變而爲出超；英領馬來及瑞典兩國，在一九二九年均係出超，至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兩年；反變爲入超。”（參照一九三二年四月二日，天津大公報及北平晨報）

日本貿易的輸出，一九三〇年比一九二九減少百分之三一·六，輸入減少百分之三〇·二（註七九）昭和七年一月較六年一月輸出減少日金三千四百八十萬元，輸入增加日金一千二百二十萬元（註八〇）。但據他種統計，則一九三一年第一季與一九三〇年第一季比較，輸入由日金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跌至日金二九三，〇〇〇，〇〇〇元；輸入由日金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跌至日金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註七九） 據三菱公司一九三一年二月“本邦財界狀況”

（註八〇） 據日本“財團法人協調會”昭和七年四月號社會政策時報一

又據日文社會政策時報所載之各國貿易統計，則為如次之數字：

表81：(1929為基準=100)

	英	美	德	法	日
1931:7—10 物價	69.7	69.7	81.1	74.4	69.1
輸出貿易	52.6	45.4	75.2	56.9	55.1

另據美國實業會議最近發表之統計數字，世界貿易的趨勢，是如次的。

表82：世界貿易統計(單位百萬美金)

	1929	1930	1931
全世界二十二國 對外貿易總額	48,319	40,685	29,664
債權七國 合計	—	10,478	7,232
	輸出	—	10,478
	輸入	—	12,000
英國	輸出	—	2,777
	輸入	—	1,894
法國	輸出	—	5,961
	輸入	—	4,196
比國	輸出	—	1,679
	輸入	—	2,085
荷蘭	輸出	—	730
	輸入	—	866
	輸出	—	691
	輸入	—	527
	輸出	—	972
	輸入	—	761

瑞典	輸	出	—	416	285
		入	—	446	364
瑞士	輸	出	—	342	262
		入	—	516	437
美國	輸	出	—	3,843	2,424
		入	—	3,061	2,090
債務十五國					
德國	輸	出	—	2,864	2,286
		入	—	2,476	1,602
意大利	輸	出	—	638	528
		入	—	912	611
挪威	輸	出	—	183	117
		入	—	285	215
丹麥	輸	出	—	433	333
		入	—	463	367
捷克斯拉夫	輸	出	—	518	389
		入	—	466	349
波蘭	輸	出	—	273	210
		入	—	252	164
猶哥	輸	出	—	120	85
		入	—	123	85
奧國	輸	出	—	386	310
		入	—	265	188
加拿大	輸	出	—	886	605
		入	—	1,009	628
阿根廷	輸	出	—	513	427
		入	—	617	345
巴西	輸	出	—	520	225
		入	—	261	130

智利	輸出	—	161	113
	輸入	—	170	86
可倫比亞	輸出	—	109	95
	輸入	—	61	40
澳洲	輸出	—	431	328
	輸入	—	519	187
日本	輸出	—	726	560
	輸入	—	764	604
1931較1930輸出減少百分數			輸入減少百分數	
債務十五國	—22.8%		—35.2%	
債權十五國	—31.0%		—21.8%	

世界各國對外貿易，無論在輸出和輸入方面，在一九三〇年，便都降到一九二四年的水平以下。

“表八十二”的數字，表示世界各債權國輸入的減少比例，小於輸出的減少比例；債務國則輸出的減少比例，小於輸入的減少比例。這在表示債務國為償額的償付，而行着強制的輸出；同時因國內生產的衰退，多數工業國家在限制製品原料等的輸入。債權國輸出的減少較大，是映出世界市場的衰落；輸入的減少較小，是表示她們為取償債務，在容納輸入。所以這並不是什麼“使國際間貿易平衡的自然趨勢”，於“物價的恢復”有什麼補救？只有使各債務國的市場更為貧乏，金融資本更為枯涸；債權國市場的物價，更為低落。

本年世界對外貿易情形，較之昨年更形衰落；全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各國，均呈蕭條之像。據英國工業聯合會發表之統計，一九三二年第一季，英國貿易輸入較去年第四季減少百分之二〇，法國減少百分之十七，意大利減少百分之十二；輸出方面，英國減少百分之五，德國減少百分之三〇，法國減少百分之二五，意大利減少百分之三六。又據各國官府發表之統計數字，英美德法日五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本年（一九三二）最初四個月之貿易情勢，是如次的情形：

增表1：1923年最初四個月間各國對外貿易

	英	美	法	德	日
輸入	193.4	398	7.358	1.245	411
	百萬磅	百萬美金	百萬佛郎	百萬馬克	百萬日金
輸出	108.5	461	2.295	1.607	252
比去年同期 輸入減少百 分數	7.9%	29.9%	37.7%	35.1%	24.0%
比去年同期 輸出減少百 分數	10.2%	35.1%	37%	33.6%	14.2%

這個數字，我們此刻還無法去證明其是否能十分正確？但是照這個情形看，資本世界已無異呈現為一黑暗之圖畫。

生產過剩和貿易下降的趨勢，在物價下落的趨勢中也可以表現出來。同時物價的下落，又可以表示出資本利潤的減少。

表83：主要各國批發物價指數

(1913爲基準=100)

	英	法	德	美	日
1929最高點	143.6	639.0	139.6	140.4	171.0
1930:1	123.7	563.5	132.3	139.8	152.2
:4	117.2	548.4	126.7	139.8	145.7
:7	111.5	537.6	125.1	123.0	133.5
:9	105.2	523.9	122.8	123.4	129.6
:10	104.0	508.2	120.2	121.7	124.4
:11	101.9	493.5	120.1	118.7	—
:12	89.7	487.6	117.8	116.6	—
1931:最低點	85.7	408.3	106.6	98.0	111.0
1931:8—11 減低百分數	44%	36%	24%	30%	35%
	意大利	波蘭	印度	中國	
1930:1	417	104.5	131	169.6	
:4	396	100.7	123	174.2	

:7	375	99.3	115	190.1
:9	375	94.3	111	187.5
:10	364	92.9	108	182.3
:11	361	93.5	—	177.7

本年(一九三二)一月物價和去年各月平均價格百分比較,倫敦爲九八點八,紐約爲八六點四,巴黎爲四一點三,東京爲一二六點〇。

各國物價下落的情勢是值得驚異的;甚至像英美兩國,在一九三一年就降到一九一三年的水平以下。

現在再分別來看看農產物價格的情形是怎樣? 下面的統計,是能明白的指出來表。

表84: 世界市場農產物價格:

	1931:9月	1930:9	1929:9
小麥(支加哥每包歇爾折合分金)	52	83	130
裸麥(Minneapolis,每包歇爾折合分金)	39	53	99
玉蜀黍(Braila,每百啟羅格蘭姆折合Lei)	188	316	459
棉(New Orleam,每磅折合分金)	6	10.6	18.5
牛酪(Copenhagen,每百啟羅格蘭姆金折合Kroner)	212	246	326

農產物價格之驚人的下落，反映着農村的人民和產業落後國的大眾更陷於窮困。這往復又減低對工業製品的購買力，而加深資本主義經濟的危機。中國東三省的農家，自一九三〇年來便陷於異常窮困的境況；澳洲，加拿大等地農民之相繼破產離開農村，便是一個例子。然而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還在盡量的擴充；拿阿根廷和澳洲兩地種麥面積的擴充情形來看，就可以把這個黑幕揭破。

表85：種麥面積(單位千黑格特 Hektas)

	1930—31	1929—30	1925—29
阿根廷	8626	8285	8072
澳洲	3349	6042	4841

我們要注意的，這並不是小農在那裏擴充耕地；而是資本主義在此兩地的大經營，用大規模的生產組織，一面驅逐小農，一面在市場上去作廉價的競爭，並藉以抵制蘇俄農產物的輸出。這證明資本主義並不肯因恐慌而停止生產；前面所說的資本家暫時停止一些生產機關，並不是他的甘心讓資本去空閑，而是想用縮減生產的方法，去提高商品價格，增高利潤的一個經濟的隱秘。

再從各種物品分別來看，價格增減的百分率，則如下表

所指示：

表86：

咖啡 硬煤 煤油 生鐵 粗鋼 銅 錫 棉花 羊毛 生絲 人造絲 橡皮 砂糖

1925													
1929	-10	-1	-1	-6	-5	-31	-31	-18	-23	-2	-48	-70	-30
增減率													
1929:4													
1930:4	-40	-9	-33	-1	-13	-30	-33	-20	-42	-13	-43	-31	-04
增減率													

這表示一切物品價格的跌落，恰和前面一切產業部門生產過剩的事情相適應。

全世界生產的下降和物價的降落，正在同一的方向猛烈的向前進行着。資產階級的代表們所叫着的“景氣的漸次回復”，那不過是一句空話。他們這種希望和估量，在英美兩國資產階級的政治領袖人物的口中可以代表出來。英國的商務部長魯西曼說：“商務部最近之調查，得有極佳之結果。英國仍為歐洲最健全之工業國，貿易仍居世界第一……去冬施行非常入口稅後，入口量似為削減，但出口量已增加。英國工業中心點又形活動，許多工業有復興之象徵，並重新獲得其國外市場和國內主顧。”（本月十四日，魯西曼出席下院演詞）美總統胡佛說：“已用清償力量，預料經濟財政不久可以恢復。昨日紐約證券價格復原，本日證券價格及物價且

略上昇。一般相信工商業現時均暫向上，證券價格現超過最低記錄上三點至五點。”(四月十六日胡佛談話)，事實能不能和他們的願望相償，那自有事實去表白的。不過在同時，這裏還有一個不幸的消息。

表87: 紐約棉價的跌勢(註八一)

	5月	:7	:10	:12	:1	:3	現貨
四月15日	6,19	6,37	6,62	6,78	6,87	7,02	6,30 ⁰
較14日跌	10%	11%	11%	10%	9%	11%	10% ⁰
16日	6,12	6,31	6,54	6,72	6,80	6,97	6,2
較15日跌	7%	6%	8%	5%	3%	5%	10%
18日	6,05	6,23	6,47	6,63	6,72	6,88	6,15
較16日跌	7%	8%	7%	9%	8%	9%	5%
19日	6,00	6,18	6,43	6,59	6,68	6,84	6,10
較18日跌	5%	5%	4%	4%	4%	4%	5%
21日	6,10	6,29	5,53	6,58	6,77	6,90	6,20
較20日跌	1%	1%	3%	2%	2%	平	5%
5月4日	5,54	5,64	5,88	6,02	6,10	6,27	5,65

(註八一) 四月五月各日天津大公報經濟欄載紐約電，四月二十日以後

數係寫完以後進加

8日較3日跌	6%	11%	12%	12%	13%	11%	10%
9日	5.54	5.65	5.90	6.04	6.13	6.29	5.70
9日較7日跌	20%	19%	17%	18%	18%	18%	20%
10日	5.53	5.68	5.88	6.02	6.10	6.22	5.70
較9日跌	1%	跌3%	2%	跌20%	跌3%	跌7%	平
12日	5.54	5.63	5.86	6.02	6.09	6.26	5.70
較11日跌	4%	4%	6%	5%	5%	3%	5%
13日	5.52	5.60	5.85	5.99	6.07	6.23	5.65
較12日跌	2%	3%	1%	3%	2%	3%	5%
14日	5.51	5.59	5.84	5.99	6.06	6.22	5.05
較13日	跌1%	跌1%	跌1%	平	1%	1%	平

這恰和胡佛所說：“本日物價上昇”，不僅是一個相反的事實，且適足相映成趣吧。因此魯西曼所謂“工業復興的象徵，並重新獲得其國外市場和國內主顧”，也不過是一個想象的“象徵”，“市場”和“主顧”罷了。

物價的下落和貿易的減退，又直接影響資本家利潤收入的減少，間接又影響到國家財政的收入。反映着金融資本市場的恐慌。

C 從金融市場去考察

在這裏，我們先從劃時代意義的紐約債券行市來考察：

表88：紐約債券價格下落趨勢

	美	英	法	德
1929:9月, 19th 最高率	311.90	163.8(二月)	548(二月)	134.0(一月)
1931:12月, 9th 暴跌率	74.91	92.0(三月)	243(十一月)	67.2(六月)
下降數	79%	44%	56%	52%

表89 一九三一年紐約外國債券行市

	戰前	1932:1, 8th 價值率	增減百分數
英(金磅)	4.87	3.63	-31.0
西班牙(100pestas)	19.30	8.44	-56.3
丹麥(100kroner)	26.80	18.70	-30.3
瑞典(")	26.80	19.05	-29.0
挪威(")	26.80	18.45	-13.2
意大利(100 Lire)	5.26	5.09	-3.3
阿根廷(100Pesos)	42.44	25.75	-39.4
Brazil(100Milreis)	11.96	6.39	-46.6
印度(100盧布)	36.50	25.00	-31.6
日本(100元)	49.85	35.12	-29.1
澳洲(1金磅)	4.87	2.50	-48.7

在紐約市場上所表現的各國債券股票價格率的跌落，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一方面在表示各國產業的衰頹，和資本利潤的減低，又必然反映到匯兌率的下降。一方面又能反映各國政府財政的恐慌，和證券公債票的濫發。英國財政在一九三一年至三二年度為三千七百萬磅歲入的不足，法蘭西為二十二億佛郎歲入的不足。日本一九三〇年的決算，有四千八百萬元的赤字；一九三一至三二年度，財政的枯竭更是一個衆知的事情。“繁榮的美國”，也不能從普遍財政的恐慌中逃脫出來；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決算，國庫的總收入為二十七億九千二百萬金元，較之前年度減少五億六千萬金元，支出反增加至三十七億九千三百萬金元；結局一九三〇至三一年間的赤字，突破十億金元。德國又加有賠款的虧累，財政的困難，那更不用說了。（據阿部勇：合衆國金融資本和赤字，見前引社會政策時報昭和六年七月號一〇四頁），據E. Varga 統計，一九三一年各國預算的不敷，美為一九〇百萬金磅，德為七五百萬金磅，英為三〇百萬金磅，加拿大為一〇百萬金磅，澳洲為一七五十萬金磅。

‘借貸資本的利息愈高，則股票交易（假定其他一切情形不變）愈低；希望中的紅利益高，則股票交易亦（假定其

他一切情形不變) 愈高。“現在資本主義的國度中借貸資本的利率既然非常之低落, 所以股票交易便應該增高; 但是我們所看見的, 股票交易在那些利息低微的國家, 也是恆久地跌落下去”(註八二)

表90: 股票交易的指數(註八三)

	英	美	法	德
1929:9	238	216	518	132
1930:1	212	143	436	110
1930:9	198	139	425	102
1930:10	185	118	395	96
1930:11	191	109	378	293
1930:12	180	—	—	921

利率的低微和股票交易的跌落是在同一方向進行着。因為銀行在恐慌之初用股票去抵押借貸, 當時抵押的價格, 比現在股票的價值還大的多; 銀行繼續的停頓, 抵押的股票便不能收回; 同時股票的擠兌又引起金融上的新恐慌。銀行的破產, 自一九二九年恐慌開始以來, 便在繼續着。據二十

(註八二) 前引 E. Varga 同書一九三〇第四季

(註八三) 同上

年度中國銀行報告，一九三一年美國的銀行有二三四二家停業，存款總數有二十萬萬〇八百萬金元。這不過是一個例子。

銀行的倒閉，馬上便要影響到其他產業部門的產業機關的倒閉；這是在金融財政資本時代，就更要嚴重。下面的統計，便給我們一個實際的指示。

表91：主要各國的破產數（十一個月期內。）

（十萬美金為單位）

	英	德	法	美
1929	4.140	9.852	8.712	19.704
1930(1-11月)	4.025	10.490	8.181	21.714
1931(1-11月)	9.269	12.421	9.692	33.993
1930-31增 減百分數	+ 53%	+ 18.4%	+ 18.5	+ 10.5

法英兩國一九三〇年比一九二九年銀行和產業的破產數有減少，一九三一年便和美德兩國同樣有劇烈的增加。

一方面銀行和產業繼續破產，他方面金貨的儲蓄仍是繼續着：

表92：各國金貨儲蓄量，

	美	德	法	意	阿根廷	日	英	荷	西班牙
1931:3 ^(美金) (百萬)	4200	520	2,000	280	430	420	—	—	—
1931:6 ^(金磅) (百萬)	—	70	465	55	—	—	165	50	100

法國在昨年六月儲藏的金貨，比三月約增加三萬萬美金，美國儲藏額在一九二八年爲一七,三九二百萬馬克，也顯見有增加的。更堪注意的，法蘭西銀行掌握的金貨，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三日爲一六五〇百萬美金，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二日便增至二〇九〇百萬美金，至三月二十日更增至二一七四百萬美金。英蘭銀行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爲四八五十萬金磅，一九三一年七月增至一六五七十萬金磅。在金融恐慌的年季，一面中小銀行和企業的倒閉，一面金貨向大銀行集中；在主要各國都有同樣的情形。金融市場因受大銀行的操縱，乃更爲紛亂。同時大銀行並不因恐慌而停止其對外國市場的投機，英蘭銀行，一九二八上半年金幣投在外國市場者爲三一七十萬金磅，一九三〇同期，反增至三三二十萬金磅，一九三一同期纔減至七百九十萬金磅。法蘭西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初投入流通者爲五九八萬萬佛郎，投入外國債券方面者，竟亦達一二八萬萬佛郎，爲其金貨總額五分之一強。

隨着金融市場的恐慌一般物價更隨之下跌；物價的下

跌和貿易的不振，往復又使金融市場滯塞。

產業落後各國，因受農產品價格特別的跌落的影響，又直接影響其貨幣本位的低落。像澳洲的金鎊，平常是與英國金鎊等價的；到一九三〇年，澳洲的一個台塞喬(Disagio)在世界市場上，便只值英鎊百分之十五。中國的貨幣本位，加之因銀的產額過剩而引起之銀自身價格跌落的影響，在世界市場上，更低落的不堪——從前金銀價格為十五與一之比，現在為八〇與一之比了。自然本位的低落還有其他原因，像西班牙因為阻止金的自由出口而引起本位的低落；日本用金解禁去提高本位——同時被日本資產階級用為提高物價的一個對策——便是一個例子。

德國賠款，和世界金融市場也有相當關係的，我們留到後面用專篇去討論。

D 從失業問題去考察

產業合理化所引進的生產技術的改革和資本的更形集中，不變資本之無限的增大和可變資本的相對額益形減少，構成經濟自身的危機並包藏着勞動者失業的一個機構，這是在前面曾再三提述過的。隨着經濟恐慌的發展和其所帶來的產業的縮收，勞動者的失業更隨着為一個往復相因的。

激增，這也在前面約略提及過的。現在從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各國實在失業的數字，作成如次的統計。

表96：加入勞動組合的失者百分比(註八四)

	英(A)	荷	丹	瑞典	德		比	美	加拿大	澳洲
	失業	失業	失業	失業	失業	短工	失業	(就業百) (分數)	數	
1928:I	10,7	16,1	30,3	14,2	11,2	3,5	2,2	87,9	—	—
:II	12,2	6,2	17,7	10,9	9,4	7,1	0,6	91,6	—	—
:I2	11,2	11,5	25,0	17,2	16,7	7,0	1,9	91,3	—	—
1929:I	12,3	18,9	27,6	14,9	19,4	8,3	3,5	91,0	6,3	—
:2	12,2	20,9	30,0	14,6	22,3	8,5	4,6	93,0	6,8	—
:4	14,6	—	11,9	11,1	21,3	—	8,0	7,3 失業	8,1 五月	—
1929平均	10,5	—	15,5	10,2	14,5	—	4,3	7,1 失業	—	—
1929底至 1930初	21,5	21,4	24,4	22,6	34	18	—	25 失業	13,8	23,4
1930:6	15,8	—	8,8	8,1	21,1	—	7,0	9,6	—	—
1930: 10—11	18,9	11,2	13,4	—	36,3	—	—	22,2 失業	12,3	23,4
1931: 10—11	21,9	18,4	22,6	—	39,5	—	—	34,0 失業	18,1	28,3

註八四 前引E. Varga同書一九二九年第一季一九三〇第三季—一九三一年第一季第四季

日本在昭和五年十一月統計失業人數爲三五〇,二六五人,十二月爲三六二,〇五〇人;六年八月增至四一八,五九六八,九月增至四二五,五二六八。(註八五) 意大利一九三〇年八月完全失業者爲三十八萬五千人,十二月爲六十四萬二千人;一九三一年八月增至六十九萬三千人,十二月增至九十八萬二千人。(註八六)實際上,這些數字是未能十分正確的。

(A) 一九二九年二月以前之數字係保險失業者

表中的數字是有相當可靠的,因爲E. Varga平常選擇材料都非常審慎。一九三〇六月各國失業數字比較減少,那或者因爲當農忙的季節,由農村中來到城市受僱用的短工,此時不能不跑回農村;因此原來在城市的勞動者,又被僱用了一部份所致。一般的看來,從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一四年中,各國失業工人是逐年在疾速的增加,尤其在一九三〇至三一兩年中,更爲增加的可驚。

現在再拿資產階級自己的機關發表的數字來看。

表97: 各國勞動失業人數

(註八五) 前引日文社會政策時報昭和七年四月號一七三頁一八一頁

(註八六) 同註八五

	1930(A)	1931(B)
奧國	156,000	——
比利時	37,322(完全失業者) 54,804(部分失業者)	81,318(完全失業者) 126,060(部分失業者)
加拿大	20,000	——
捷克斯拉夫	37,000	——
丹麥	25,000	——
芬蘭	4,000	——
法國	18,596	123,981
德國	3,977,700	5,349,000
英國	2,299,000	2,572,000
葡萄牙	20,000	——
意大利	400,000	982,000(十二月)完全失業者 32,900(部分失業者)
荷蘭	25,000	——
挪威	20,000	——
波蘭	245,000	——
巴勒士丁	5,000	——

(註) (A)(B) 據國際勞工局一九三〇年末發表之統計數字及一九三

一年末發表之統計數字參照所製

羅馬尼亞	25,000	——
蘇俄***	1,150,000	——
薩爾海	7,000	——
瑞典	26,000	——
美國	4,000,000	**8,000,000—10,000,000
猶哥	7,000	——
日本	*362,050	*425,526(九月)

國際勞動局統計報告並稱一九三一年失業數字和一九三〇年比較，荷蘭增加百分之九十二，瑞士增加百分之四十一，加拿大增加百分之八十，丹麥增加百分之五十二，拉特維亞增加百分之百二十五，紐西蘭增加百分之八十四，所有各國，由百分之二十增加至百分之八〇以上。而該局所發表之此項統計，又大半以勞工聯盟會所付失業保險金之統計或失業註冊者為根據，即使不有意隱蔽問題的真像，也缺乏

(註***) 蘇俄官方曾否認該項數字

(註*) 據前引日文社會政策時報昭和七年四月號一七五頁一八一頁

(註**) 據本年二月三號大公報載華盛頓一月二十九日合衆社電美國國聯會主席威廉聲明現時美國失業者達八百萬人，民國二十年度中國銀行報告書則說美國失業數字已達一千萬人

各國失業的實在數字。然而僅就這些數字看，已够把資本主義各國失業問題的嚴重化深刻化的情勢暴露出來了。

這樣大量勞動失業羣衆的存在，不僅直接對資產階級一個最大的壓迫和威嚇，而且往復又加深恐慌的程度。在資產階級正常的可變資本少付出一部份，他方面便是一部份的饑餓，同時也便是市場上的購買力減少一部份；也就是在這恐慌的年季，勞動者少得一部份他們自己所生產的價值——他方面自然是資本家更多得一部份剩餘價值——資本家使多有相當於這部份價值的商品的過剩。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了今日這個獨佔形成的最高階級，社會上已經分成了資產和無產的兩大階級（在此處，是把殖民地放在一邊的），無產階級已經被提供為資本主義商品的主要消費階級，（自然，無產階級纔是真正的社會生產階級）殘存的中間階級，並不能表演重要的角色。資產階級自身雖然是一個寄生的消費階級，然而社會的一切生產工具和生產品却完全被他們霸佔了。在這種制度之下，除資產階級自身以外，假使社會上沒有替他們消費商品的階級存在，或者這種階級已經沒有適應於他們需要的購買力存在，單靠資產階級自身去完成這個生產和消費平衡的任務，那更是不可能的。資產

階級相互，只在互助的形式下，完成其生產工具生產部門的任務。

在業的勞動者又是怎樣呢？他們的購買力，無疑的也是隨之一般而相對的下降了。拿主要各國生活費指數和工銀指數來看，便可以明白的指出來。

表08：主要各國生活費指數(註八七)

(1913-14=100)

	德	法	英	美	意	日
						(大正七年三月=100)
1928	151,7	105,4	166	132,2	161,9	——
1929	153,8	112,8	154	136,7	161,4	——
1930	147,3	118,3	158	133,7	154,3	——
1931:1	140,4	119,7	153	125,7	145,2	161(十月)
1931:9/10	133,1	114,8	145	119,4	136,7	159(十一月)
1931:12	130,4	——	148	——	129,0	161
1932:1	——	108 巴黎)	147	——	——	165(一月)

(註八七)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以前數字(除日本外)據E. V. 同書一九三一年第四季；關於日本之數字及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後之各項數字，均依日文社會政策時報百三十九號，並除德國爲一九一三至一四爲基準一〇〇，餘均以一九一四爲基準。

右表數字指示，除日本外，生活費指數自一九三〇年隨着一般物價的跌落而相當下落了；日本自一九三一年十月後反逐漸增高，那是因爲日本金再禁和對中國施行大規模軍事侵略所引起的通貨膨脹，生活品價格反又上騰的結果。但是各國生活指數雖比較的低下；工資指數也有下降的情勢。

表100：主要各國工資指數

	美 (1925=100) ^a	英 (1925=100) ^b		日 (大正15年=100) ^c		德 ^d		
		名義(月末)	實際	名義	實際	男熟工	女熟工	男半熟工
1931:1	112 (1929:9)	165.5	195.0	93.2	92.6	102.1	64.6	82.8
:2	74 (1930:12)	165.0	195.5	92.8	93.1	101.2	64.4	81.4
:3	—	165.0	197.5	92.4	94.2	100.3	61.7	80.7
:4	—	165.0	198.0	91.9	91.9	98.4	61.2	79.5
:5	—	164.5	199.5	91.6	91.3	97.3	61.1	79.0
:6	—	164.5	197.0	91.2	91.0	97.2	61.1	78.9
:7	—	164.5	197.0	91.4	90.1	97.0	61.1	78.9
:8	64	164.5	197.0	91.0	89.0	96.8	61.0	78.7
:9	62	164.5	196.0	90.7	88.7	96.8	61.0	78.7
:10	59	164.5	197.0	89.9	88.4	96.2	60.4	78.7

:11	56	164,0	196,0	89,7	88,5	——	——	——
:12	56	164,0	197,0(93,7)	(95,6)	94,8	60,3	77,9	

(a) 據E.V.同書一九三一年第四季二五二頁

(d) Labour Bulletin Dec 31)

(c) 昭和七年日本銀行勞動統計

(b) Reichsarbeitsblatt關於工業交通業者

工資指數的下降，甚至比生活費指數的下降還來得嚴重。生活費指數的下降，只要名義工資能保持原狀，實際工資便應該上昇的；現在的事實，資本家增高勞動強度以外，還減少勞動者的名義工資；勞動階級在恐慌期中所感受的加倍的悲慘境況，更令人可想而知；失業者的境況，那就更不用說了。

因此，資產階級鼓起如簧之舌，勸勞動者提高購買力，替他們挽救經濟的危機；無奈勞動者的購買力早已被你們剝削淨盡了！他們現在所有的，不過是一副榨盡膏血的枯骨。不然的話，勞動者到不像資本家那樣慳吝，而且他們也不願“守財奴”似的留着黃金去忍受饑寒。勞動者現下所感受的慘況，在資產階級的口中，也可以部份的描寫出來。下面是英國資產階級口中的一段記錄。

“肉類一點也沒有吃過，在日曜日許多家族連一個先令都沒有。他們除了在慈善病院以外，幾乎看不見新鮮的牛乳。他們一般除用煉乳和馬鈴薯以外，其他新鮮菜蔬簡直沒到過他們的口裏。我們在這報告上特地指明：如果長是這些食物，則健康的維持上是很危險的，尤其是幼童和幼童的母親。

“我們委員會的委員們，一致又認為比營養不足還要緊的，是衣服和鞋子的缺乏。在各種場所，到處可以看見破殘不堪的衣服和鞋子。我們所看過的一些家庭，他們連被褥和褲子都不完全，學童同樣是衣鞋不完的情形，大人和幼兒們就更不消說了。”（南威斯及蒙毛司煤田調查報告 Report on Investigation in The Coalfield of South Wales and Monmouth. “時報”1929, 2, 21）

這還是一九二九年的情形，現在自然更數倍於“疇昔”了。而紐約的資本家們還在那裏說：“你們知道嗎？只要每個工人每週多買七辨士的東西，美國的失業工人就可以減少許多”。試問每個工人“多買”的“七辨士”在那裏呢？這不僅是無恥，抑且是無智。

失業的農業勞動者，情形也是很悲慘的。他們在農村失

業以後，連維持生命的最低物質資料，都是無法得到的；因為他們既沒有勞動組合的救助，也沒有所謂保險和賑救。關於一九三〇年加拿大農村失業的問題，有如下的一段記事：“在本年仲夏，當所有剩餘勞動力被吸收在收穫之中，還將近有二十五萬的失業者；這副失業的圖畫，遠超過同年的春季。然而關於他們既沒有勞動的保險，又沒有勞動組合的救助，那只有把他們摒諸所謂仁愛之外了。”（註八八）那末，他們便只有“一羣一羣的離開農村而走入城市，擴大城市失業者的範圍和數量。”（註八九）然而城市生產的縮收，生產機關的倒閉，原有大量失業數字的存在，那裏還有他們相當插足的餘地呵！這是資本主義各國現下農村勞動者的一般情形，我們不必再一一去例舉。

這自然都是和恐慌的發展密切的相互關聯着的。而大腹便便的資本家們，反因有更大量產業預備軍的存在，藉口所謂“市場的不況”對勞動者實行逆的威嚇和襲擊，減少勞動工資……。近兩年來，各國勞資鬥爭的事實，大半發生於資本家的減少工資和辭退工人及勞動者要求增加工資上面；

（註八八） Labour monthly Vol 12, No 11

（註八九） 日本勞動時報

一半是資本家向勞動者挑釁，一半是勞動者實在無法繼續去忍受悲慘的生活。譬如在日本，據日本資產階級自己發表的數字，一九三一年一月勞資鬥爭共一百九十五件中，竟有六十八件是發生於勞動者對資本家減少工資的抵抗，三十八件是發生於資本家辭退工人的反抗，二十一件是發生於勞動者要求增加工資的鬥爭；本年（1932）一月勞資鬥爭共一百二十二件中，也有十五件是發生於減少工資，三十件發生於辭退工人，二十三件發生於要求增加工資（註九〇）這不過是一個例子。其次我們試拿一九三〇和三一兩年日本鑛山工人的辭退和僱入的情形來看：一九三〇年七月解僱的工人爲一四，三六七人，同月僱入的爲九，一三二人；三一年六月解僱的工人爲八，五三一人，同月僱入的爲四，八五六人。（註九一）這也不過是一個例子。充分表現資本家利用有更大量的失業人口所形成的廣大產業預備軍的存在，實行對勞動者威嚇要挾的陰謀和事實。關於這些問題，我們到下篇還要詳細討論的，

E. 統合的去觀察

（註九〇） 日文社會時報

（註九一） 日本社會局調查

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和資本主義全部體系中的各種機能，都陷在滯塞與大恐慌的旋渦中。生產的過剩，貿易的凋落，金融的混亂，勞動者的失業……這些問題都是相互關聯着的，有一個不得解決，資本主義便不能從恐慌中逃脫出來；然而事實上，現在還都在向前發展——不僅是潛伏的內在的發展，已呈現為大恐慌的發展。從各種事實的表現，已完全暴露資本主義對付此次恐慌的無力。對待恐慌的主要問題，便是市場繁榮的恢復。然而資本主義到現在是否還有恢復市場繁榮的可能呢？這——市場繁榮的恢復——已經成了資產階級普遍的口頭禪，各國的資產階級和其豢養的經濟學者，也正在這問題上絞腦汁；但是事實上，自一九二九下期到現在，所謂繁榮的恢復，連音訊都還沒有。

雖然。資產階級主觀的呼聲，那是無足輕重的；但是我們進一步去觀察，不從所謂繁榮的恢復上着眼，就只從縮小生產和消費間的巨大差異去着眼，也是要看資產階級第一有無能力解決失業問題，恢復勞動羣衆的消費能力？第二能否使破產了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經濟的復興，提高殖民地半殖民地羣衆的購買力？但是前者是要依隨於後者的解決纔能解決的，而後者又是資本主義經濟自身的一個根本矛盾。

如果資本主義容許殖民地半殖民地經濟復興的可能的話，那除非牠不是資本主義；如果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在第三期資本主義的世界中，還能大步的向進發展，那也除非牠不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自然，像我這樣的解釋，究竟還不免太簡單；到後面還要詳細伸述的。

我們現在假定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的復興是無望的；那末，在這一羣強盜的當中，有不有一些從刑場上逃脫出來的可能，而承繼其資本主義的宗祧呢？這就是意義着：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從恐慌中沒落下去，一些則從恐慌中逃脫出來。這是不能不從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去分別考察的。

但是各國的資產階級雖還在作最後的掙扎，資本世界的滅亡的危機，“諱族忌醫”的資產階級，到現在也不能强行掩飾了。本年（一九三二）五月二日，北平世界日報有如次的一段記錄：

“據合衆社日內瓦一日電：據國際勞工局長杜瑪在其本年度之報告書中云：

“全人類每二十八人中，即有一人無法維持生活。依渠估計：去年全世界失業工人數目，約爲二千萬至二千五百萬人。連依靠此等工人爲生之工人家屬合計，則至少

有六千萬至七千萬人無法維持生活。國聯方面估定全世界人口爲二十萬萬人，故依渠之統計，每二百人中便有七人因失業之結果，而忍受悲慘的生活。

“當杜氏宣讀其報告書時，聞者均懊喪若失。因其內容，多關於世界貿易不振之記載。渠從批發物價，生產，工業利潤及國民收入之指數研究中，竟將去年之世界，描成一黑暗不堪之圖案。英美德批發物價，已降至戰前水平以下，若以一九一三年之物價指數爲百分之百，則一九二九年春季之數字爲百分之一三九，一九三〇年爲百分之一二〇，一九三一年底降至百分之九五。”

這種記載，在我們可以認爲還有不少重要事實的隱蔽；但在資產階級，總應該認爲是可信的。

經過杜瑪一再折扣的全世界失業數字，“聞者”就“均懊喪若失”了；而其實杜瑪所估計的失業數字，還祇限於主要資本主義各國；一切弱小國家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失業數，是被屏棄在估計之外的。如在中國就至少有一萬萬以上的失業者。同時在主要資本主義各國，未被保險的工人和其他失業者，也還不在他的估計之內。

在列寧的當時，他就曾經說過，全世界的統治階級只有

二萬萬五千萬人，被統治階級則有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到現在，又有許多農村的中小資產者和城市力量比較的薄弱的資本家及中小企業者，在資本之更高的集中和市場獨佔之更高形成之下被排擠出來的數量，我們雖則無從去統計，但是決不在少數。所以統治階級的數量是更其縮小了，而被統治階級的數量，則在無限的擴大。在被統治者的羣中，除去在勞動者方面被收買了的工人貴族，和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被豢養着的代理者工具——這裏意義着的代理者工具，是包括一個組成統治的階級的——以外，我們可以說，全是饑寒交迫的在“忍受悲慘的生活”。

資產階級統治的社會，原是一付“黑暗不堪的圖案”；不過資產階級直到了他們世界的末夜，纔感覺着黑暗；無產階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勞動大眾，則久已在長夜慢慢的黑暗中掙扎，現在資產階級所感受的“黑暗”却正是被統治者的光明的前夜。

3 世界經濟恐慌之各別的考察

A. 美國經濟恐慌的一般情勢

a 生產的過剩和原料的堆積

這個“最繁榮的金元王國”，戰後生產的發展和資本的雄厚，也確實有些繁榮的規模；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所表現的支配力量，也不愧是一個金元專制的王國，然而她不僅無法迴避恐慌的襲擊，而且恐慌恰恰從她的心窩中首先暴發出來；她所感受的恐慌的嚴重程度，也正和她的資本勢力相適應，仍沒有失去她的天字第一號的地位。昔日生產的最高發展，今日恰成了生產的最多過剩；昔日最雄厚的資本，今日恰成了最肥大的膨脹的痛苦……。“擒賊先擒王”，我們要分別來考察各國經濟恐慌的情勢，應該先從這資本主義國家的領袖開始。

在這裏也同上章一樣，先從她生產過剩的考察着手。

表101：美國商品堆積量統計（註九二）

	1928:12	1929:12	1930:10	:11	:12
堆積總量	142	158	157	162	164
工業完成品 堆積總量	122	119	119	119	121
食品	97	110	99	93	95
紡織品	129	131	97	97	104
鋼鐵	147	135	147	146	146

非鐵質金屬品	125	165	234	231	228
加工建築木料	113	116	110	114	117
磚，石等	163	172	150	163	166
皮革	77	74	82	83	83
橡皮	164	144	118	116	113
紙	132	73	127	122	123
化學品	117	127	125	124	124
原料堆積總量	156	186	185	193	195
食料品	163	213	197	200	205
紡織原料	173	203	215	238	242
金屬	97	115	134	140	130
化學原料	117	129	133	129	124

表102: (註九三)

	1930:8	5931:8	(1925—26爲100)
各種存貨	132.3	137.2	
工業完成品	120.5	114.5	
原料品	140.7	153.6	

上二表數字，表示美國一九三〇年的存貨量，大於一九

二九年，一九三一年的存貨量又大於一九三〇年。在一九三〇年度，尤其是鋼鐵等金屬品及原料的堆積的增加，這一方面因生產的過剩而反映出原料的堆積；同時原料的堆積，又反映出生產的停滯。美國是重工業發達到了最高度的國家，鋼鐵製品的大量堆積，一方面表示美國遭受經濟恐慌的嚴重；二方面又表示世界生產的停滯，尤其是依賴美國的生產機器和交通運輸工具輸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生產的停滯。一九三一年的工業完成品比一九二九年還比較減少的原因，這並不是市場景氣的回復，而是生產機關因生產過剩而停閉的加多，這在前面已經說過，“美國各種產業部門只利用百分之四十四的生產力從事作業”。下面的統計，也可以同樣的指明出來。

表103：企業破產數(百萬金元)

	第三季	第四季	一月	二月
1929	5080	5655	-----	-----
1930	5904	6680	2759	2262
1931	——	——	3316	2563

一九三〇年的企業破產數字大於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又大於一九三〇年。這破產的數字中，大抵是包含着中

小產業機關和銀行的破產。中小產業機關在美國那樣生產集中化擴大化的國度裏，本來就是“奄奄一息”的；加之大恐慌的襲來，更無力量去抵禦，結果自然便只有破產之一途。可是這樣一來，在美國群眾的階級關係中，更起了一次最末的分化；資產階級的隊伍中，就只留下一些資本大王等和其御用的附屬階級份子……；中小階級便歸於自然的肅清之途而轉入貧乏之隊伍——即便還留下一點殘存的掙扎，也已經到了消滅的最後時機。這是自然的縮小了資產階級的隊伍，擴大無產階級的隊伍，完成階級敵對的最後形勢。

農村的中小資產階級，也正在被大資本的猛烈的驅逐；和城市的中小資本者同一命運，而轉入貧窮的群中。

b 產業的縮收和生產的減退

美國各種產業部門生產額的降下，是和生產品的堆積在相反的方向進行着的。這表示世界經濟危機的深刻；在這個“繁榮的王國”裏，可以盡情的表露出來。生產品的堆積，已如上所述；生產額的降下，下面的數字可以明白的指出來。

表104：美國近四年來的企業指數(註九四)

(註九四) “Annalist” 歷年發表之統計數字所製

	鐵生產	鋼	貨車	電力	硬煤	自動車	棉消費	毛消費	製鞋	錫生產	混合指數
1928第一季各月平均	87,1	96,1	93,2	100,4	91,3	92,9	101,4	93,3	100,6 (一二月平均)	89,9 (糖)	96,2
第二季各月平均	98,3	109,6	95,07	100,5	84,8	93,8	96,5	90,1	100,9	94,4	97,4
第三季各月平均	101,9	111,7	93,8	101,7	87,5	103,8	92,4	98,9	112,0	96,4	98,3
第四季各月平均	103,3	108,3	93,7	102,4 (十,十一月平均)	92,9	88,6	100,4	101,3 (十,十一月平均)	100,0 (十,十一月平均)	90,0	98,8
1929第一季各月平均	108,9	107,3	99,2	101,9	94,6	146,3	108,9	101,6	97,3 (一三月平均)	91,8	102,6
第二季各月平均	116,4	123,0	102,9	104,2 (四五月平均)	92,5	145,07	109,3	106,7 (四五月平均)	104,7 (四五月平均)	99,0	107,7
第三季9月	116,7	117,6	101,7	102,9	96,0	123,0	103,6	114,6	111,1	101,3	105,8
1930第一季2月	96,0	99,3	96,3	96,3	89,9	101,4	86,5	81,0	95,6	94,2	94,2
第二季各月平均	95,6	89,5	90,0	94,6	87,2	98,3	81,4	77,9	96,6	84,1	89,6
第三季各月平均	83,3	79,7	83,5	91,1	77,7	63,6	71,8	80,9 (七八月平均)	87,9 (七八月平均)	74,5	81,5
第四季各月平均	60,6	56,0	81,3	85,6	85,1	65,8	71,4	73,8 (十,十一月平均)	75,7 (十,十一月平均)	70,7	77,03
1931第一季各月平均	57,2	58,0	77,9	89,8	74,9	66,4	75,8	74,0 (一二月平均)	72,2 (一月)	60,0	77,0
第二季各月平均	56,9	53,2	76,3	83,4	74,1	72,1	80,7	117,2 (四五月平均)	108,1 (四五月平均)	51,5	78,5
第三季9月	39,4	37,3	67,3	81,7	69,4	40,4	83,9	101,3	94,5	45,3	70,8
第四季各月平均	35,2	36,3	66,5	76,4	72,5	41,9	73,2	78,7 (十一月平均)	75,07	43,0	65,6

美國各種商品的生產額，均以一九二九年為最高點；一九三〇年後均疾速的下降，至一九三一年第三第四兩季，便降低到更小的程度；尤其是重工業部門，更降小的令人可驚。這是可以充分代表全資本世界經濟恐慌之深度的。照生產下降的趨勢看，美國經濟的恐慌，還正在向前發展。至於一九三一年第二第三兩季，美國棉花和羊毛的消費量，反突然的增高，這是在去年秋季，一般所認作市場之轉向的。實際上，這在表示美國資產階級的資本向輕工業方面移動的一個企圖。然而輕工業製品的市場，也依樣是狹小的；所以在同年第四季又急劇的降下，這正在宣告資本移動的企圖又碰着絕壁。

農業部門的生產，也有驚人的下降，據美國農業部長漢第Hyde的報告，一九二九年美國的農業生產物總額為一一，九〇〇百萬金元，一九三〇年降至九，三五〇百萬金元，一九三一年更降至七，〇〇〇百萬金元。（註九五）

c 貿易的衰落和物價的下降

美國對外貿易的情形又是怎樣呢？大量生產的過剩和生產的降下，也正在反映着市場的不況和貿易的不振。美國

貿易的實際情況，下面的統計數字，可以明白的指出來。

表105：美國對外貿易額(註九六)

(單位百萬美金)

	輸入	輸出	完成品輸出
1927每月平均	349	397	165
1928每月平均	341	419	188
1929每月平均	362	430	——
1930每月平均	260	315	——
1931第一季三月	210	231	——
第二季各月平均	148	201,7	——
第三季各月平均	176,3	175,7	——

美國的對外貿易，是以歐洲和美洲(拉丁美洲，加拿大)爲主要地帶。這些地帶經濟之極度恐慌，遂使美國的貿易益陷於不振。中國雖然是美國認爲救濟恐慌的一個理想着的市場，但是事實上，美國對華貿易還只佔其總額的八〇分之一。照表中所指示的數字，美國貿易的情形，一九三一年是隨着季節而下降的趨勢。

(註九六) 前引E Varga同書一九二九第一季，一九三一第一季第三季的數字所製

生產的過剩和貿易的不振，物價的下落，便是必然的結果之一。

表106：美國商品價格指數(一九一三爲一〇〇)

(註九七)

	農產 品	食料 品	紡織 品	燃料 品	金屬 品	建築 材料	化學 品	雜 品	棉	總指 數
1928:1月	151.7	—	153.7	159.8	120.7	155.0	134.9	—	—	149.4
1929:1	144.0	—	155.6	166.3	125.3	153.7	134.6	—	—	147.0
1629:12	240.5	—	148.2	163.6	128.4	153.1	134.6	—	—	145.3
1930:1	136.7	142.0	139.1	158.3	124.0	150.6	113.0	120.7	—	139.8
1930:3	127.6	136.1	131.4	150.7	122.9	150.8	110.3	115.8	—	134.0
1930:12	108.6	123.9	103.4	142.4	106.3	127.8	105.0	91.8	—	116.5
1931:1	107.7	118.9	150.2	104.8	105.8	123.4	101.0	89.1	—	114.8
:2	101.3	115.2	103.1	139.4	105.7	126.3	100.4	88.4	—	112.2
:3	99.8	115.4	102.3	131.2	105.7	123.2	101.1	87.8	—	109.3
:3月31日	99.0	114.8	101.6	127.6	105.0	123.3	101.1	85.4	—	108.1
:4月28日	94.0	—	98.0	125.0	104.0	—	99.0	—	122.0	105.0
:5月20日	87.0	—	96.0	125.0	102.0	—	100.0	—	119.0	101.0
:6月16日	86.0	—	95.0	119.0	101.0	—	100.0	—	119.0	101.0

(註九七) Annalist各年發表之數字所製

表107 油類及青炭價格

	1929平均	1930平均	1931(前十一個月平均)
汽油(每加倫折合 分金) (a)	8,44	6,88	4,67
原油(每包歇爾折 合金元) (a)	3,69	2,37	1,79
青炭(每噸折合金 元) (b)	1,79	1,75	1,64(前九個月平均)

美國各種生產物的價格，均以一九二九年為最高；恰和前面所述的各種生產物產額以一九二九年為最高相適應。一九三一年六月的物價，甚有降至一九二九二分之一以下者；並且還正在向前降下。

d 利潤的減低和金融恐慌

物價的低落和貿易的不振，一方面影響關稅收入的減退，增加國家財政的困難。因為貿易的輸入，是國家關稅收入的源泉。他方面又直接是資本家利潤的減低，間接又是國家所得稅的收入和一切雜稅收入的減退。據“拉西拉爾西特”銀行調查二百個托辣斯的報告，“各種產業部門的利潤，一九三一年第一季的全利潤為一億三千六百萬美金，較之

(註a) 據 Coil, Paint and Drug Report 數字換算

(註b) 據 The Coal Age 數字換算

去年同季的二億七千萬美金爲二分之一，較前年同季的三億五千六百萬美金，爲三分之一。和昨年度比較，利潤的減退，石油工業爲百分之百，纖維生產品工業爲百分之九十一，鋼鐵工業爲百分之八十五，機械工業爲百分之六十二，電機工業爲百分之六十一，自動車業爲百分之四十七，其附屬品製造業爲百分之五十二，家具類爲百分之四十六，化學工業爲百分之二十七，此外食料品爲百分之四。平均爲百分之四九點四的減退。鐵道的收入，更有可驚的減退”（註九八）因之，“估一九三〇——三一年預算的經常總收入三十八億三千四百萬美金中的二十一億九千萬美金的所得稅收入，到五月二十六日的決算僅十五億二千六百萬美金，而有二億二千萬美金的減退”（註九九）。雜收爲五千二百萬美金的減退，消費稅的收入，也同樣是減退了。致一九三一年度財政收入額有百分之三七點二的減退。（註一〇〇）形成美

（註九八） 阿部勇合衆國金融資本和赤字

（註九九） 同上

（註一〇〇） 同上

國財政赤字的最大恐慌。(註一〇一)

因此美國財政惟一救濟的對策——美國資產階級所認為惟一救濟的對策——便只有加稅：如所得稅的起點，如每年收入在四千元以下者從百分之一點五增至百分之二；並減低免稅點的標準，收入四千美金以上至八千美金者課百分之四，八千美金以上者課百分之六；此外還須課以附加稅。其他電話，電報，郵信，汽車，留聲機，捲烟，和資本的移動等，均一律課稅或加稅。(見上引胡佛教書增稅計劃)。這個加稅的特點，完全去把國家財政的擔稅，轉嫁到中小階級和勞動大眾的身上。但是事實上，這對於美國資產階級的問題，是不能有何種解決的；所能解決的，只是市場的消費力，將更形減退。

私人方面利潤率的下落，股票的價格，也就如水一般的向下流了。這在前章已指述過的。現在再看本年的情形是怎樣？

(註一〇一) 據美總統胡佛送致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美國第七十二次議會的教書說：一九三一年度收入不足數大約會達九萬萬二百萬美金，準此推測，一九三二和三三年間的收入不足數合上一九三一年度的將達三十二萬萬四千七百萬美金之多

表108：一九三二年春季股票價格(註一〇二)

(百萬美金為單位)

	30種工業股票平均價	20種鐵道股票平均價	20種公共事業股票平均價
1月底	79,76	39,22	32,07
4月底	72,18	28,53	28,16

據五月二十五日合衆電訊：本日股票交易，突降至最低記錄，價格之低落，為長期恐慌期內空前未有之現象。各主要工業股票為百分之四九點一，突破一九二四年來之最低記錄；破產之庫魯克公司股票，去年售價高至九又八分之一，今日降之三十二分之一，(追補。)

又據美國“財政商業記錄”(Financial Commercial and chronicle)的記載，今年(一九三二)一月有三百四十六家銀行停業，二月有一百四十三家銀行倒閉。美國金融市場的危機，比商品市場還要嚴重。

我們所引為興味的，像那樣黃金續成的美國(保持有四十二萬萬美金的現金，有一百五十七萬萬美金的對外長期投資，十七萬萬美金的對外短期投資，二百二十一萬萬美金以上的戰債債權)也不免要墮在這樣嚴重的金融恐慌的陷

抗中。黃金之神，也並不能替資本家祛除危厄吧。

經濟恐慌的襲擊愈深刻，各國便愈無能力償還美國的債務；美國的債權資本，事實上便不能替本國救急或者還不免有賴債的事情。胡佛延付債務的申明書，就是完全站在這個利益上面的。

雖然各國無法償還美國的債務，而華爾街的資本家們，却還在不斷把資本向外投放。一九三〇年八月，美國資本新投放總額二萬萬〇四百四十萬美金中，投在本國的僅其中三千九百八十萬美金。這便是一個例子。

自然，美國資本的肥大，急在覓取國外的新投資市場；這和其新的商品市場的要求，是同一迫切的。

她眼見歐洲市場的凋落，她原來所支配的南北美洲的市場已不能滿足她的需要，尤其不能解救她的危急。因此便賊眼炯炯的看着中國和蘇俄，尤其是中國更容易達到她的願望。中國雖然是一個貧窮的國家，然而還是一塊處女地，能消納大量的資本；中國有四萬萬到五萬萬的人口，購買力雖然薄弱，然而還自有不少的鹹味。所以她說：只要中國的農民每人每年增高十塊錢的購買力，世界經濟的恐慌就可和緩過來的。這意是如何的遠大而深長呵！

e 勞動的失業和政治的恐慌

現在再從美國的勞動問題來考察一下，作為本章的結論。

美國勞動失業的數字，在前面已指述過——一九三一年已達到八百萬到一千萬的人數——約佔其全人口十分之一，嚴重的情形，那是不消說的。現在我們要考察的，是勞動者所處的境況和階級鬥爭的情勢。

在美國，常常有失業者結隊遊行示威，搗毀工廠的事情；這事情就可以充分表示出失業羣衆和資本家已站到生死對立的陣頭，並不是資本家所玩弄的慈善救濟和保險等玩意所能緩和過來。他方面也可以暴露出拍買階級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所玩弄着的騙術，已圖窮匕見。

美國勞動問題的情勢，我們不嫌重複的，把下面的一個統計寫出來。

表109: (註一〇三)

	勞資鬥 爭件數	參加鬥爭 之人數	工資支 付總額	加入組合之就業者 百分數1926=100
1930:8	——	——	90,8	89,8%
1930:10	——	——	74,2	79,7

(註一〇三) 據 Monthly Labour Review

1930:12	—	—	67,4	75,1 00
1931:1	56	10,147	62,3	73,1
:2	52	19,984	67,0	74,1
:3	45	26,121	68,5	74,8
:4	60	26,442	67,4	74,5
:5	106	27,588	66,6	74,1
:6	81	18,437	62,5	72,2
:7	67	49,574	59,1	70,4
:8	76	10,977	58,5	70,0
:9	110	35,859	55,4	69,6
:10	70	33,548	53,7	67,3
:11	52	13,679	51,0	65,4
:12	42	15,197	50,9	95,3

拿上表的工資支付數字和前面各國工資指數去比較，是能證明有相當可靠的。我們在這個統計表中第一點要注意的，是第四項就業者百分數的減少，比第三項工資支付百分數的減少要輕微些。這並不是表示失業的數字來得遲緩，而是正在表示資本家減少勞動者的工資，暴露其更露骨的剝削。表中的第一項和第二項，對勞資鬥爭發生的原因並沒

有指示出來，這是統計沒有完全的地方；表中所指出鬪爭件數和參加人數的加多，在五月和九月的兩個季節，更分外表現的厲害；參加鬥爭的人數是相對的擴大，那是最有意義的。

美國的勞動階級在資本家的強烈剝削之下，無論其鬥爭的原因是發生於資本家的減少工資或辭退工人，抑發生於勞動者的要求增加工資；……本質上已到了階級敵對的最後陣頭，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鬥爭，而是一個歷史的政治的鬥爭的最後的敵對。譬如在一九三〇年，美國的工人所加入共產黨指導之下的組織員，據日本財團法人協調會發表之統計載，增加一一，〇〇〇人，一九三一年便增加二七，〇〇〇人，這數字，是否可靠，還不敢斷定。但拿前後兩年增加的比例比較，幾成三與一之比。這可以證明美國工人的左傾化和革命化的緊急情勢。

這個緊急的情勢，會逼着“我們主張現在經濟制度的正當性”（註一〇四）將成爲不正當；並不是“我們對經濟上的惡疾，也持同樣——同醫學對疾病的態度一樣。著者釋——的

（註一〇四） 美國緊急失業委員會議長 Colanel Woods 的演詞

態度”(註一〇五)可以起死回生的,反恰是一個膏肓的痼疾;也並不是“從基督教的愛的精神上,建立各階級的萬人的利益”,就可以“和緩民衆的痛苦和世界普遍的失業”,能够避免“深刻的無限制的競爭”(註一〇六);更不是像英國的麥克唐納爾和日本的赤松克磨之流,所能應付這時代的緊急問題的。

寫完以後的追補

勞動失業問題之嚴重形勢的存在與發展,已經使美國資產階級驚惶的寢食不安了。據路透社五月九日華盛頓電稱:

“上院委員會頃正考慮撥款五萬萬元予各州及各市。本日以救濟失業之提案徵詢各方意見;同時却發現若干不安的象徵。據工聯會代表麥克格拉君的預測,如政府不救濟失業,則在失業之八百萬人中(實際,失業數字已達一千萬,作者註)將發生嚴重之暴動。麥君稱,“革命之門行將洞開,此為政府各領袖所宜熟知”另一人稱,在無進款之三百萬人中,無一獲得充分之救濟。”

同日合衆社電稱:

(註一〇五) 美總統一九三〇年十月二日對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的聲述

(註一〇六) 羅馬教王為失業恐慌所發出之教書

“上院財委會主席司穆德，本日向上院提一新稅法案，計畫增收賦稅十三萬萬美金，新稅則，財委會已通過。……因新稅法案無定準，本日證券市場頗有投機者，市價未恢復上星期五之記錄。”

我們從第一個消息去看，美國革命情勢的緊張，在資產階級口中所說的，已够表現得如何的嚴重呵！美國資產階級希圖用救濟式的小惠去鬆懈勞動者鬥爭的情緒，那是十分明顯的；而在資產階級協謀救濟的同時，却發生許多不安的象徵，這正表示勞動者階級覺悟的決心，使資產階級緩和勞動者的陰謀，反而是徒勞。所以“革命之門行將洞開”，到不算是麥克君的特見；但是如果“政府救濟失業”，則“失業之八百萬人中”，就可以不“將發生嚴重之暴動”吧？八百萬人的失業的救濟是可能的嗎？這倒成了“工聯會代表”的一個錯覺。

假使失業的工人的鬥爭只要得着救濟，就能够緩和下去，照這樣去推論，則未失業的勞動者，就無何革命的需要與可能了嗎？這不過是垂沒的美國資產階級和其工具們的一種幻想。而其實，廠內的勞動者和廠外的勞動者，他們在同一階級的利益的正確覺悟上，是緊緊在握着手的。而且，

勞動者的鬥爭，是基於一個偉大的歷史的意義之上的；並不是單純的基於麵包的要求。所以在美國現下所表現的革命情勢的緊張，自然是隨着經濟恐慌而發展出來的政治恐慌；可是在大恐慌的未暴發以前，革命的要求就已經是存在着的。所以我們在今日，也只能從美國資本主義的矛盾的發展情勢中，去了解勞動者鬥爭的內容；不能單從鬥爭的表面的事實，去求得內容的了解的。

而且照第二個消息去玩味，所謂救濟失業，也不過是一個無智的滑稽。十三萬萬的新稅，叫那一個階級去負擔呢？如果讓資產階級去負擔，那是當然的；但是如果讓勞動大眾也同時負擔，這不是恰恰和救濟失業的本問題構成一個矛盾吧？再加上勞動者的一層負擔，在資產階級以在業勞動者的膏血去浸潤失業勞動者，也不算是得計，恰恰相反，而在逼着他們提早去“洞開”“革命之門”。

B 英國經濟恐慌的一般情勢

英國資本主義經濟，從前次大戰後，就在歿落的過程中。隨着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復興，她雖然在表面上也恢復了相當的繁榮；事實上，並未曾挽回其歿落的命運。此次大恐慌的襲來，自然便分外感覺的嚴重。只拿失業問題或

失業救濟問題來說，反映到政治上，歷次的內閣都表示應付的無力；鮑爾威首先就表示無力，而自告退避了；自認為有應付對策的所謂工黨領袖的麥克唐納爾，依舊是一籌莫展。

原來這個“日不落國”的繁榮，是主要建基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榨取之上的。只要殖民地半殖民地一搖動，她的繁榮馬上就要成爲烏有的。

由於殖民地工業化的結果，殖民地要求脫離母國的獨立運動，便如“雨後春筍”般的發現；戰後日美經濟的突飛發展，英國在殖民地的市場，又直接受其侵襲；——如日本代替其在東方市場的一部分，加拿大在事實上，無異成了美國的殖民地——跟着此次經濟大恐慌的發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羣衆，愈趨革命化。這樣，這個紙糊的老虎，更動顛不得。愈益構成其恐慌的嚴重性。

本年以來，英國的資產階級雖然極力宣傳恐慌將成過去。“經濟復興的希望前途光明”；財政的困難，也將隨張伯倫的預算而完全解決(?)而且不僅是解決了困難，並且還有贏餘(?)。可是這還要待事實來證明纔能算數，空口說來的空話，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a 生產減退的趨勢

現在從英國經濟的實際情勢分別來考察一下，便不難把握其前途的趨勢。這裏先從英國的生產事業研究着手。

英國各工業部門的生產額，在一九三〇年第一季便降到一九二五年同季的水平，一九三一年更爲降下。（見前節世界經濟恐慌的總觀察）。農業在英國經濟的比重上，是無足輕重的。英國是重工業發展最早的國家，最近三年煤鐵鋼的生產情形如左：

表110：（註一〇七）

	煤	鋼	鐵
1929:9	18,100(千噸)	848(千噸)	665(千噸)
:10	——	890	689
:11	——	815	931
:12	——	661	643
1930:9	19,900	581	425
:10	——	513	415
:11	——	434	369
:12	——	337	350

（註一〇七） 前引E.Varga同書一九三〇第四季—一九三一第三季

1931:6	18,100	436	329
:7	17,400	436	322
:8	16,400	406	280
:9	17,200	590	252

英國煤鐵鋼的生產，自一九二九年開始，便呈現為降下的傾向。鋼的生產，在一九三一年彷彿有上升的趨勢；實際上，這並不在表示英國經濟的轉佳；而正在表示資本家不願讓資本去空閑，所以不願市場的需要如何？依舊想拼命去掙扎。這在下面的統計數字中就可以證明出來的。

表III：英國煤及鋼鐵製品等輸出量(九個月合計)

	1929	1930	1931
煤(百萬噸)	44.1	41.8	31.6
鋼鐵製品(百萬噸)	3.27	2.52	1.45
棉織品(百萬平方碼)	2848	1996	1297
毛織品(百萬平方碼)	84.8	62.7	430

這證明鋼鐵品市場並沒有轉佳的影子，反而鋼鐵製品的輸出，正在行着猛烈的銳減趨勢。

造船業也是英國的代表產業之一，據本年(一九三二)五月英國政府發表之統計報告，本年第一季英愛合計開始

之造船噸數爲二萬五千七百一十三噸，尙小於一大西洋航船之噸數；下水噸數之少更達空前之記錄。拿去和過去年季比較，實爲自一八八六年來造船業衰落之最低記錄。

紡織業也是英國的主要產業之一。據英國官方發表之統計報告，一九三一年棉絲輸出額約值五六,五九三,〇〇〇磅，和一九二九年之一三五,四四九,〇〇〇磅比較，已減少一半以上。這雖然半由於英國紡紗業工廠的設置和技術的陳腐，工廠生產資本之沒有集中，小工廠數目太多；可是這正是英國資本主義沒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現在再拿經濟雜誌“Economist”的企業指數來看，對於英國目前的經濟情勢，就能更明白的指出來。

表112：英國企業狀態指數

(1924爲基準 = 100)

	完成品 輸出	輸入		消費					
		原料	有色 金屬	鋼鐵	棉花	橡皮	煤	電汽	鐵道運輸
1929:3	109	124	118	70	116	290	119	128	92
:6	106	105	135	106	103	265	98	108	—
:9	111	96	117	118	76	354	96	102	95
1930:3	100	117	119	126	98	356	117	130	95

:6	87	97	129	118	71	350	100	104	87
:9	82	84	108	85	53	370	102	96	—
:12	79	106	110	91	81	381	111	120	85
1931:3	66	98	102	84	64	355	112	126	—
:6	63	93	126	83	68	323	96	101	—
:9	66	78	109	77	75	365	99	98	—
:12	94	95	94	98	96	266	107	128	—

上表的數字，我們從鋼鐵棉花等原料和電汽的消費量看，都在表示一九三一年末季和一九三〇年末季比較，還有點增加；並且由六月至十二月，也大抵像表示在逐季增加中。這很容易引起我們錯覺的，或甚至就不免認作是英國經濟的恐慌快要過去，生產業正在恢復；而其實，這也正在證明英國資本家不顧市場需要的情形如何？拼命在恢復生產。這對於恐慌的內容矛盾，不僅沒有減輕，反更加是深刻了。我們從第末項完成品輸出的數量去看，英國資本家促襟見飭的原形，便完全表現出來了。

因之，我們從上表的數字中去了解英國經濟恐慌的情勢，是要從其第末項完成品輸出的遞減情形去了解，纔能了解其真像的。

英國產業之合理化的企圖，自美德諸國相繼施行合理化後的結果，即引起英國資本家的注意。但是事實上，英國的產業，除去枝枝節節的受過合理化的一些洗禮外，至今還沒有完全成爲事實。這是因爲英國陳腐的產業組織和技術等物質條件的障礙，爲英國產業合理化之不能實施的主要原因。因此，工業先進的國家，不能不反而落後了。最近由於生產的益行衰退，又引起英國資本家重溫舊夢的興趣，急急作集中生產力，排除生產浪費的合理化的施行的進行；但是勞動者已十分清楚資本家的這種企圖，完全在加緊對他們的壓迫——如裁減工人數目，提高勞動強度——所以紡織部門的工人，已經在公開的反對，直接給資本家一個嚴重的打擊，拒絕資本家以提高工資爲交換條件。

b 對外貿易的衰退和物價的下落

從英國對外貿易的情形來看，也可以得着一個同樣的結果。貿易的輸入總額，一九三〇年比一九二九年減少百分之八點五，輸出總額減少百分之一十八（註一〇八）；一九三一年前九個月比一九三〇年同期輸入總額減少百分之二〇點

（註一〇八） 前引 E. Varga 同書一九三一第一季

八，輸出總額減少百分之三三點四(註一〇九)。詳細的統計，有如下各表所指示：

表I13:對外貿易(註一一〇)

(單位百萬磅)

	輸入	總輸出	輸出完成 品總額	貿易差額	差額百分 數
1929	1220.8	839,1	—	381,7	31%
1930	1044	657,6	440	386,4	37%
1931	862,2	433,2	290,6	409	48%

表I14:各種商品輸出入的數字(註一一一)

(單位千磅)

	1930:9			1931:9		
	:10	:11	:10	:11		
輸入						
食糧及嗜好品	34,759	42,010	38,444	32,319	38,942	36,774
原料及未完成品	14,805	15,030	13,681	10,173	10,048	13,651

(註一〇九) 同上第三季

(註一一〇) 同上第四季

(註一一一) 前引日文社會政策時報昭和七年三月號一二頁平尾著世

界關稅的再激化和勞動階級。

半製品及 完成品	22,759	25,759	19,794	21,246	25,720	27,304
合計	72,363	82,789	71,919	63,738	74,711	77,229
輸出						
食料及嗜好 品	4,247	4,381	4,762	2,744	3,371	3,429
原料及未 完成品	4,979	5,346	4,683	3,733	4,306	4,051
半製品及 完成品	32,052	35,916	32,748	22,223	23,958	23,886
合計	41,278	45,643	42,193	28,700	31,635	30,366
貿易差入 超額	31,058	37,146	29,725	35,038	43,076	47,363

上列的事實，把英國貿易衰落的情形，已赤裸裸的暴露出來了。這自然由於一般經濟的恐慌所致，而英國在世界市場上受日美資本的排擠，也是一個嚴重的事實。如一九二九年八個月內外國輸入到印度的灰色織物，五八三三十萬碼總額中英貨佔三一九三十萬碼，日貨竟亦佔二五六一十萬碼，加色織物三二五一十萬碼中，英貨佔一九二一十萬碼，日貨亦佔九八一十萬碼；一九三〇年八個月內，灰色織物二七三一十萬碼總額中，英貨佔一九九二十萬碼，日貨亦佔一四二六十萬碼；加色織物一八九二十萬碼總額中，英貨佔一二二〇十萬碼，日貨亦佔四八三十萬碼。（註一一二）在加拿

大，一九二九年的貿易入口總額中，從英國輸入的僅佔百分之一五，從美國輸入的則達百分之六十八。一九三〇年七月以前，美國在加拿大的投資總額中佔百分之七五，英國僅佔百分之二九；照一九二九年的估量，美國在加拿大的投資額有四十一萬二千萬美金，英國則減至二十三萬萬美金。（註一一三）加拿大的鋼鐵市場；自大戰以來為美國所獨佔，英國僅佔百分之三，（五月十七日天津大公報載）在中國以及在其他各處的市場上，也有同樣的情形。這一方面雖然在表示資本主義各國相互間矛盾的深刻化，市場再分割的形勢已十分急迫而嚴重；他方面也正在表示英國資本主義的沒落。英國資產階級惟一的對策，便在拼命的一再提高關稅。（註一一四）同時又以推進其本國和各殖民地貿易及經濟的聯合，並採用特惠關稅比例的方法，企圖挽回其在殖民地

（註一一三） A, Morgan. The Empire and Canada

（註一一四） 天津大公報本年四月二十四日載：自四月二十五日起：一切製品入英境時：概增稅百分之二〇：至某某種奢侈品及半奢侈品則增納關稅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〇

的市場。(註一一五) 然而這不過徒然更加緊帝國主義各國的衝突，對於英國資產階級想像中的問題，根本上是不能有何種解決的。拿英國資產階級自己發表的一九三一年貿易的地理分配情形來看(單位千磅)(註一一六)

表115：英國對外貿易地理分配比

	輸往各國	從各國輸入
印度	32,304	36,743
愛爾蘭	30,414	36,653
法國	22,537	40,883
南非	21,849	—
加拿大	20,560	32,816
德國	19,413	64,150
美國	17,101	104,171

(註一一五) 四月十五日合衆社電訊「加拿大現正集中注意點於七月十九日在加京舉行之英帝國經濟會議，加總理貝勒特(Bennett)領袖之內閣委員會現正在籌備開會，推進英國各部之貿易及經濟聯合，將採用特惠關稅比例。

(註一一六) 四月十七日北平晨報及天津大公報載英國官方發表之一九三一年貿易數字所製

阿根廷	14,789	52,764
澳州	14,554	45,674
荷蘭	13,685	35,209
紐西蘭	11,196	37,832
比國	10,017	33,231

上表的數字，表示英本國對其各殖民地的貿易也是入超的，這自然同時在表示英本國對澳洲和印度原料生產的依存關係。他方面，英本國反而又好似成了美國的商品市場，英國資產階級所築起的關稅壁壘的作用在那裏呢？加拿大的銀行老闆懷德(A. F. White)說的好：“施行關稅保護政策去抵制美貨，對美國那樣大規模生產方法的國家，是並不能挽回利益的”(註一一七)

因之，物價的下落，那便是自然的結果了。英國批發物價指數，以一九一三年的指數為基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便降至九八點七(見前各國批發物價指數)；以一九二七年為基準，則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便降至六五點八，本年(一九三二)一月更降至六五點四(據Economist)。自非常關稅法實

(註一一七) 同上註一一五

施後，原料品消費品完成品的輸入的減少，市場價格的騰貴，那是一個必然的狀態。加之金本位制的停止，貨幣價值的下落，也必反映出物價的騰貴。下面的事實，便可以明白的指出來。

表II6: 一九三一年英國物價(註一一八)

1927為基準=100

	8月 末	9月 18日	9月 30日	10月 14日	10月 28日	11月 11日	11月 25日	12月 9日	對上9月15日 的騰貴百分數
貨幣 價值	4.861	.459	3.91	3.83	3.89	3.87	3.62	3.30	-32.0%
綜合 物價	62.3	60.4	65.1	65.4	65.5	66.4	65.9	66.6	+0.3
穀物 肉類	69.7	64.5	68.0	70.1	70.2	71.9	70.5	70.2	+8.8
其他 食料	63.5	62.2	68.1	67.4	66.9	66.6	65.4	66.3	+6.5
纖維 原料	44.1	43.7	49.5	51.0	52.5	54.0	53.7	55.0	+25.8
鑛產 物	70.0	67.4	72.9	74.1	73.7	75.4	74.5	75.4	+11.8
其他	66.2	65.8	68.9	66.3	65.8	66.4	66.6	67.0	+1.8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的物價，有上昇的情事。可是這並不是英國貿易的轉向景况的象徵，而是英國資產階級用關稅在造成的國內市場的獨佔價格。這不過使千百萬貧乏的無

(註一一八) 引前平尾：「世界關稅戰的再激化和勞動階級」。

產者，益陷於悲慘的境況。纖維原料和鑛產物價格的騰貴，正在表示英國資本家還不管市場需要的如何，在拼命的生產；總合物價和“其他物價”的上昇甚是低微，這在表示英國市場凋零的實質；穀物肉類等食料品價格突飛的上騰，這一方面又在表示英國財政稅收的負擔，通過關稅稅收的作用而轉嫁於貧乏的無產大眾。

英國資產階級在國內市場獨佔的基礎上，同時在玩弄他們所慣用的把戲。他們在國內市場上規定一個獨佔的較高價格，在國外市場上，則規定一個較低的價格，去和其他各國的資本家競爭——雖然是他們一個共同的規定，還是免不了競爭的。一九三〇年英國在世界市場上作為投披(Dumping)的鋼鐵貨物便有三,一五七,九〇〇噸之多。這便是一個例證。

c 財政的恐慌和金融市場

英國財政的恐慌，也是很嚴重的，關稅稅率及一般稅率的提高，無奈由於一般的經濟的收入的減少，無論英國政府用怎樣的方法去絞取，也是無補實際的。下面是英國十年來

財政收支的總數目。

表117: 戰後英國歲出和歲入統計(註一一九)

(單位1000磅)

	1913-14	1923-24	1924-25	1925/26	1926/27
歲入	198,234	137,169	799,436	12,062	805,701
歲出	197,493	788,840	795,777	826,100	842,395
歲入超過	+750	+48,329	+3,659	—	—
歲出不足	—	—	—	-14,038	-36,694
	1927/28	1928/29	1929/30	1930/31	1931/32
歲入	842,824	836,435	814,970	957,761	—
歲出	833,585	818,041	829,494	881,037	—
歲入超過	+4,239	+18,394	—	—	—
歲出不足	—	—	-14,524	23,276	-37,000 (註一二〇)

(註一一九) 美濃部亮吉“在世界恐慌下的英國財政減俸問題”載社會政策時報百三十號

(註一二〇) 據前引阿部勇同文“合衆國金融資本和赤字”

一九三二至三三年度的財政預算，據英國財長張伯倫自己報告，“統計至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支出總數爲七萬萬六千六百萬磅，以現有來源之收入總數爲七萬萬六千四百三十萬磅，兩者相抵，使預算上有一百七十萬磅之虧空。但以余所擬之各種新提議計算之，在會計年度終止時有七十九萬六千磅之盈餘”（本年四月十九日英財長張伯倫在下院之報告）。如果將來的決算真能和這個榨取能手的預算相符合，則確能“證明聯立政府用安定國內外信用和均衡預算的方法，奠定將來繁榮之健全基礎，頃已完全成功。”被榨取的“英國納稅者”也確實值得“贊美和感謝”。但是“頃已完全成功”了，爲什麼還要“請彼等繼續作必須之犧牲，”纔能使國家財政於可能中迅速建於健全的基礎之上”呢？在我們看來，這種本末倒置的辦法，不過表示資產階級的狠毒和無智。他們無論在怎樣財政恐慌的情勢下，作爲殘殺人類的軍費項下的開支，依舊要照常增加的；預算的不足，除去加重大衆的負擔，便無其他的對策。拿下面的統計數字來看。

英國國防費及勞動部支出費（註一二一）

（單位百萬磅）

	1924/25	1927/28	1928/29	1929/30	1930/31
國防費	114,7	117,4	113,5	113,0	110,5
勞動省支出費	14,1	11,1	11,8	19,5	37,1

支出在所謂國防費的海陸空軍費開支上的數目，每年都在一萬萬一千磅以上，這是一個如何可驚的數目。勞動省的支出費，大體是用在失業工人之救濟上的；一九三〇至三一年度，勞動省支出費之突增，這又在表示英國失業羣衆的數量之突增。這對於英國資產階級增加稅收的意義上，不免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張伯倫縱然是一個盡其巧妙的榨取能手，然而勞動大衆的膏血已經是枯竭了，看你還憑什麼去榨取呢？拿近三年來英國間接稅收入的情形來看，也可以表示出勞動階級負擔之無力了。（註一二二）

表118：最近三年英國稅收統計

	直接稅		間接稅	
	收入實數	對租稅收入百分數(百萬磅)	收入實數	對租稅收入百分數(百萬磅)
1928/29	402	58,7	283	41,3
1929/30	404	59,7	273	40,3

(註一二二) 前引美濃氏同文

1930/31	438	62,2	266	37,8
---------	-----	------	-----	------

間接稅收入的數量，是一年一年的降下了，這並不是資產階級的政府對貧窮大眾的減稅——反而在增加——而是貧窮大眾消費擔稅能力的更為降下。不過間接稅所佔的稅收百分數，仍然是可驚的；直接稅所佔稅收的百分數，僅大於間接稅百分之二四點四，這可見一般擁有國家財富總額的資本家們，反逍遙在拒稅以外。而資本家們反意猶不足，還在發作不顧事實的主張：“資本家團體的全國僱主聯合會發表聲明：謂英國產業不振的原因在工資的不均衡，公費的過多，和法律上對於產業的限制。為恢復繁榮，失業保險金應減少三分之一，……節減社會設施等費，減輕產業的負擔”（註一二三）這不僅是充分的無恥，而且適表示資本家的愚昧無智。

英國資本主義經濟在這樣恐慌沒落的過程中，新資本的放出，也不能不“每下愈況”了。

表I 19：新資本的放出（註一二四）

（單位百萬金磅）

（註一二三） 同上註一二二

（註一二四） 前引 E, Varga 同書一九三一季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總計
1930年	87,7	81,9	22,9	75,3	267,8
1931年	45,2	44,5	9,0	3,9	102,1

d 勞動的失業和政治恐慌

現在再從英國勞動問題來考察，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一九三一年末英國失業的數目為二百五十七萬二千人，這是資本主義的國際機關自己發表的。現在再拿他種數字來看：

表120：（註一二五）

失業者	男工	童年男工	女工	童年女工	總計
1931:12月21日	2,075,077	58,369	402,846	40,729	2,576,719
1930:12月22日	1,733,050	60,461	565,375	49,485	2,308,371

兩相比較，證明這個巨大的失業數字，是完全正確的。英國在業工人，據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的統計為九百四十七萬五千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為九百五十九萬三千人。（註一二六）兩相對比，在英國平均四個工人中，就有一人失業，這是值得驚異的。這種大量的失業工人，所處的悲慘生活，像炭坑工人的情況，在前面已約略指摘過。這樣，他們除去和

（註一二五） 據前引E·V·同書一九三一年第四季

（註一二六） 同註一二四

資產階級作生存的決絕鬥爭外，還有什麼出路？

在業工人因工資的下降，（工資指數和生活費指數，在前面已經指述過）和勞動強度的增高，生活境狀的悲慘，在前面也約略提述過。

產業預備軍數量的存在愈大，資本家對在業人工的剝削便愈厲害，勞動者的肉體便愈受其摧殘，生活便愈為降下，這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必然結果。而勞動者對資產階級間敵對和仇視的心理，便愈益深刻，階級對立的形勢，隨着階級意識的成熟便立即嚴重起來。在這種情形之下，資本家對付勞動者所採的手段是減少工資，辭退工人，停閉工廠……勞動者對付資本家的武器是同盟罷工，武裝暴動……

英國資產階級加緊剝削勞動階級，勞動階級反抗資產階級的鬥爭形勢，在這次經濟恐慌到來以後，便更嚴重的展開了。從英國近兩年來勞資鬥爭的事實考察一下，便不難尋着問題的核心。

註¹²¹：一九三〇年勞資鬥爭件數參加勞動者數及
損失作業日數（註文一二六）

產 業 別	鬥爭 件數	參加勞動 者人數	損失作 業日數
炭 坑 業	150	148,600	663,000
鑛業及石材業	8	600	8,000
煉瓦,陶器,瓦斯等業	7	600	5,000
銅 鐵 業	5	700	9,000
機 械 工 業	11	800	8,000
造 船 業	23	4,200	15,000
其他金屬業	31	4,200	6,000
綿 織 工 業	17	2,600	36,000
毛 織 工 業	7	122,200	3,279,000
其他纖維工業	20	4,000	77,000
衣 服 業	21	1,400	10,000
食料,飲料,烟草業	5	900	3,000
木工,家具,其他	23	3,300	88,000
製紙,印刷,其他	6	800	7,000
建築,土木,其他	47	3,800	46,000
運 輸 業	21	5,200	25,000
商業,配給,金融業	5	3,500	51,000
其 他	14	1,300	9,000
總 計	422	308,700	4,399,000

表122: 一九三一年各月勞資鬥爭件數及參加鬥爭之人數(註一二七)

	1931: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總計
鬥爭件數	50	34	42	57	53	41	51	50	40	36	36	26	510
參加人數	231,800	127,000	28,200	24,300	17,300	18,400	36,300	63,900	13,300	13,600	9,200	6,100	639,900

表123: 一九三〇年各業中勞動鬥爭發生的原因及關係勞動者數(註一二八)

	直接參加爭議之勞動者數	各種原因百分比					
		工資	勞動時間	特殊人物的僱傭	作業規章	勞動組合問題	其他
鑛業及石材業	138,600	16,3%	68,9%	7,5%	4,3%	2,8%	0,2%
金屬,機械,造船業	5,900	43,2	20,0	20,8	13,2	2,8	—
纖維工業	121,500	96,9	0,0	1,7	1,1	0,3	—
衣服工業	1,300	58,8	—	37,0	4,2	—	—
建築,土木,其他	3,500	75,8	0,9	19,7	0,5	3,1	—
運輸業	5,200	10,5	0,6	31,3	56,2	1,4	—
其他	10,100	79,2	—	9,1	7,0	4,7	—
計	286,100	54,1	33,8	6,1	4,1	1,8	0,1

(註一二七) Labour Gazette,
 (註一二八) 同註又一二六,一六五頁

英國勞資鬥爭的形勢，一九三一年比一九三〇年更為擴大。鬥爭的原因，大多發生於“工資”和“勞動時間”的爭議上。英國的資本家在恐慌的襲擊中，對勞動者加緊剝削的手段：不僅加高勞動的強度，還要延長勞動的時間；不僅相對的減少工資，而且減少工資的原來數額。這對於勞動者是再不能忍受的。

而且，在英國，階級敵對的形勢，早就到了最後的階段。要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拍賣階級和工人貴族的被收買；階級對立的矛盾的鬥爭形勢，便應該早已在事實上展開了。然而社會民主主義者所玩弄的欺騙無產階級的慣技，在資本主義的矛盾發展到了今日這個階段，就是資產階級自己也再無法掩飾；社會民主主義者更何所施其騙術呢？除去那班甘心作資本家走狗的工人貴族以外，他們再無法阻止工人階級的革命化了。曾經在勞工黨領導過的無產者，現在都相繼退出，去另尋他們鬥爭的路線。

因此，在英國近年的勞資鬥爭，隨着歷史事實的開展，無論其發生於任何的原因上面，本質上已經絕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的鬥爭，而是正式進入了一個歷史的政治鬥爭的最後階段。

C 德國經濟恐慌的一般情勢

a 賠款的負擔和德國經濟

德國和美國一樣，是戰後施行產業合理化最典型的國家；生產也同樣到了最高度的發展；所以大恐慌的襲擊，便分外來得嚴重。德國資產階級應付恐慌的對策也更加困難——實際上，也是無法應付的。不過德國是負有最大的戰債賠償額，所以無論經濟是怎樣的恐慌？國內經濟是怎樣的枯竭？還不得不盡量輸出商品；那麼輸出的意義，當然是為賠償而輸出的。大恐慌到來以後，這個在戰債壓迫下面的國家，確實便成了一個“負荷過重的駱駝”了。

因此，我們在這裏首先從賠款問題來把握。在楊格歐計劃和戰債協定之前，德國已付的賠款數和賠償的能力是這樣的：

表124：德國賠款償還數（註一二九）

（單位百萬馬克）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總計
已付賠款	1,000	1,200	1,600	2,000	2,500	1,700	10,000

賄款加利息	1,063	1,464	1,929	2,562	3,374	2,843	13,235
貿易差額上的短缺	-2,444	+793	-2,960	-1,825	+47	+1,642	-4,292
支付差額上的 支付超過的短缺 ——資本輸入	3,611	709	4,410	4,233	2,445	735	16,143

“表一二四”的數字，據E V 聲明是不甚精確的。但我們在這裏可以看出，德國貿易的輸出，大量在作為賠償的支付。同時新債務的額量又隨着增大了。截至一九三〇年止，德國的負債額，長期有擔保債額為九，〇〇〇百萬馬克，短期無擔保債額為六，〇〇〇萬萬馬克，短期借款為一一，〇〇〇至一二，〇〇〇百萬馬克，合計為二六，〇〇〇至二七，〇〇〇百萬馬克。同時德國對外投資額，長期為四，〇〇〇至五，〇〇〇百萬馬克，短期為五，〇〇〇至六，〇〇〇百萬馬克，合計為九，〇〇〇至一一，〇〇〇百萬馬克。兩抵德國尚負債一六，〇〇〇至一七，〇〇〇百萬馬克。（註一三〇）

據國家統計局最近發表之數字，則稱德國長期債務為八，四四五百萬馬克，其中德政府在揚案及道威斯計劃中之債務為二，一八九百萬馬克，其他機關欠一，三一五百萬馬克，市債達二〇八百萬馬克，外人領有之德國抵押公債

爲五九七百萬馬克，私人商業公司債務總額爲三，五八六百萬馬克。一九三二年度應償還之公私長期債務需要八一九百萬馬克，德國聲稱已無力償付此額債款。

又德國已付之賠款數，自停戰至一九二二年，協約國承認之正式數字，約付八，〇〇〇，〇〇〇百萬馬克，德政府謂已付之數字爲五六，〇〇〇，〇〇〇百萬馬克，美國經濟學會之估計謂已付二六，〇〇〇，〇〇〇百萬馬克；法國承認在占領魯爾期內已接受賠款一，七五〇百萬馬克，而德國估計之數字則不止此數。至胡佛實行緩債，已付賠款總數，國際銀行專家建議長期緩付之結果，其數字如下：德國估計四一二，〇八九百萬佛郎，美國估計二三一，三八五百萬佛郎，協約估計一二四，一五〇百萬佛郎。（據六月一號大公報載）

到現在德國所負的戰債，事實上已是無力償還的。但是德國當賠償的戰債，無論表面上的債權者是那一國，事實上的債權者便不外是紐約的一班大腹賈們。如果德國無力償還戰債，結果受損失的是美國的大腹賈們；這是美國的資本家們絕難坐視的。因此便有所謂揚格歐計劃案和戰債協定的出現。依照揚格歐計劃和戰債協定，德國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八八年五十八年間，逐年對英法比意諸國當支付的總

額為二百七十六萬萬四千一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二〇美金元，英法比意諸國展轉對美國的支持總額為二百一十三萬萬零八百零一萬四千二百六〇美金元；所以實際上，英國所得的尚不足九萬萬美金元，法國所得的也不足四十萬萬美金元，意大利所得的不過三萬萬美金元左右，其他各國所得的不足十四萬萬美金元。(註一三一)

可是在恐慌的嚴重襲擊之下，德國的財政已頻於破產，照揚氏計劃案的規定德國逐年應付的數目，而德國仍無力付出。這又是美國的資產階級不能坐視的。於是胡佛的債款延付一年的提案出現了。這並不是美國資產階級有何私厚於德國資產階級，也不是有意在顧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恐慌的危局；而是完全基於其自身的利益上的。照胡佛提議中各國緩付的債款額，是如次的數字：

表I25：胡佛提議緩付債額(註一三二)

	德	英	意	比	法	美
應付	75(百萬金磅)	15, 45(百萬金磅)	7, 4	1, 6	21	—
應收	—	18, 1	"	9, 55	5, 15	42 50

(註一三一) “新創造”雜誌創刊號“美國危機的展開”

(註一三二) 同註一二九

只有法國，收付相抵還可贏入二千一百萬金鎊 所以不免爲自己的利益而堅持異議；但是問題本身的利害，在法美資產階級間原無不同，不過有所輕重罷了，假使德國的經濟真是要破產，法國的資產階級也勢難坐視的。

德國在這樣大量的債務壓迫下面，財政的困難，那是不言自明的；而況加上一般的經濟的恐慌。據德國財長第特里希報告，截至本年初止，德國財政的虧累，除賠款外，已達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之鉅。（見合衆社柏林九日電）

自然，無論楊格歐計劃案的實行程度如何？胡佛緩付債款提議的實行，甚至各國資產階級取消對德的賠款債權——這自然沒有完全可能的——依舊是無補於德國經濟之危機的。這是資本主義本身衰落的問題，不是資產階級自身有權去起死回生的。我們在下面試從德國經濟的實際情勢來考察一下，便不難尋着問題的真相。——

b 德國的生產事業和對外貿易及其他

表126：八年來德國一般經濟情勢（註一三三）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c
國家收入(十億馬克)	—	59,9	62,6	70,7	75,4	76,1a	68,70b	50,60
工業生產(1928=100)	69	81	78	98	100	100	86	70
建築業(十億馬克)	—	5,82	5,79	7,81	8,91	8,90	7,10	4,50
每月平均失業數(一千)	907	680	2025	1312	1391	1916	3140	4600
國民經濟的流通價值(十萬萬馬克)	10,0	105,6	109,6	125,0	134,3	134,1	119,2	105,0
對外貿易(十億馬克)								
入口	9,6	11,7	9,7	13,8	13,6	13,4	10,4	6,4
出口	7,8	9,4	10,6	11,0	12,4	13,5	12,0	9,6
差額	-1,8	-2,3	-0,9	-2,8	-1,2	+0,1	-1,6	+2,9
破產數	—	14,85	15,829	7,870	10,595	13,180	15,486	17,000

(a)暫時設定(b)大概(c)估計

在一九三一年的德國經濟情勢，國家的收入，工業的生產和對外的貿易等，都降至一九二五或一九二四年的水平以下；失業的數字達到一九二四年的五倍；破產數的增大，充分表示德國市場的危機。一九三〇和三一兩年貿易的出超，是在表示德國為支付賠款而輸出商品的作用；同時因一般生產事業的不振，而原料輸入的減少。

重工業是德國生產的一個重要部門。德國重工業的生產，在戰後的恐慌過去以後，便急激超過戰前的水平；現在的情形，便一落千丈了。先拿各種重要生產部門的指數來看。

表127：主要生產部門生產指數(註一三四)

	1928為基準 = 100					
	1929 每月平均	1930 每月平均	1931:7	:8	:9	:10a
生產工具的生產	105,9	81,9	66,3	61,7	59,0	56,2
消費資料的生產	93,5	86,4	81,1	75,1	80,7	81,2
總計	101,4	83,6	71,7	66,6	66,9	65,3
	a 暫時設定數					

上表的數字就能代表德國經濟的一般情勢。各種重要生產部門的生產額，在一九三〇年便已降至一九二八的水平以下，一九三一年更降減的厲害，這並且表示正在向前降減的趨勢。

重工業部門的生產實況，照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自己的供狀，是如次的情形：“一九三一年較一九三〇年石煤的生產減少百分之十六，褐煤減少百分之七，焦炭減少百分之三〇；一九三〇年比一九二九年，石煤減少百分之二六點

五，褐煤減少百分之二二，焦炭減少百分之四二。鋼的生產，一九三一年爲八點三“百萬”噸，一九三〇年爲一點五“百萬”噸，一九二九年爲一六點二“百萬”噸，鐵的生產，一九三一年爲六點一“百萬”噸，一九三〇年爲九點七“百萬”噸，一九二九年爲一三點四“百萬”噸；這就是說一九三一年鐵的生產額僅等於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四十五，鋼的生產額僅等於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五十一。並且，石煤和褐煤“因銷路的遲滯，存額的減低，毫無可能”，“價格的收入，極其低落”；一九三一年“鐵的出口情形，尙能保持與去歲出口額大略相等的形勢”，這自然歸功於去年秋間俄國所訂購的大批鐵貨與機器，致有此大量鐵的出口，其餘鋼鐵輸出的收入情形，異常惡劣，一部份甚且低於生產所費之成本。”（據霍尼斯布里斯特博士：(Dr Hons Priestr) 幾個描寫一九三一年德國經濟狀況的統計圖表。”

“經濟恐慌的加劇，在日趨減少的工業生產品當中也可以看得出來。這些工業生產品，現在已低到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三四。工業生產的純價值，一九三一年約合一九，〇〇〇“百萬”馬克；而一九三〇年則爲二六，〇〇〇“百萬”馬克；一九二九年爲三二，〇〇〇“百萬”馬克。每個勞動日所

費電力，也同樣比一九二八年降低甚鉅。全國鐵路每個勞動日所輸送的貨物——這可說是測驗商情起落的可靠的水準器——比一九三〇年十足地減少三分之一：較諸一九二七年的貨物運輸則更低過百分之四十了。”（上引霍尼斯博士同文。）

“因為生產事業的銳減，與國內購買能力的退縮，致入口貨物低於一九二九年的三分之二。從前入口貨物每月約值一二〇〇“百萬”馬克，一九三一年每月則僅值四〇〇“百萬”馬克。反之則以錢貴物絕的影響，出口貨物之部份雖然價格狂顛，然而總值尚能比較的保持原有地位，無巨大的降落。完成品出口的價值，每月平均約共七〇〇“百萬”馬克，與一九二九及一九三〇年內每月八〇〇“百萬”馬克的平均數相比較，僅差一〇〇“百萬”馬克左右。又以每年入口與出口相對照，則其實數如下：一九三一年十一個月內之出超全額為二六〇〇“百萬”馬克，反之，一九三〇年之出超為一四〇〇“百萬”馬克，而一九二七年則為入超三三〇〇“百萬”馬克。”（上引同文）

照霍尼斯博士的數字，一九三一年輸出貨物尚能差不多保持原有的地位，這不是別的，除去蘇俄吸收大量的機械

外，而是在作為賠款的抵償去傾銷商品所引出的結果，與德國的經濟上，並不是什麼景況。一九三一年貿易出超數目的超過一九三〇和二九兩年，那也是因為生產的減低和原料輸入的減少等等事實所引起的結果，我在前面已指摘過了。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霍尼斯博士所不能說明的。

從物價的情形來把握，也可以看出德國貿易情形的險惡。照霍尼斯博士的統計圖表看，一九三一年後半期批發物價指數表現強烈下降的趨勢；到十二月初旬低落至一〇六點六，而在一九三〇同期為一二〇點一，一九二七年同期為一四〇點一。“工業製品方面，消費品價格低落的速率，遠過於生產工具品，（但後者的價格，久已降低）……至於原料半製品方面，則由於國外決定之價格，低於國內決之價格者，至一九三一年秋季，幾達一倍。其原因由於後者多經嘉特爾之組織，以強制管理法不使其低落也。”（同上）原料及半製品國外和國內市場的獨佔價格的規定，在一九二九年前的情形是這樣的。

表128：國內價格和國外價格（註一三五）

(1925爲基準=100)

	1926:1	1927:1	1928:1	1929:1
國內規定	97,4	97,2	99,1	101,2
國外規定	91,3	81,7	90,2	86,1

在恐慌到來以後，國內市場的獨佔價格更爲提高；國外市場的價格則愈益減低，甚至於相差“一倍”。這是資本家對待恐慌的對策，只有對於貧窮的勞動大眾的榨取；除去直接的克扣工資和提高勞動強度以外，還要間接的用提高市場的獨佔價格去榨取。然而這只有使勞動者承當雙重的犧牲，益降下其購買力，使國內市場更爲縮小，此外對資本家也無何良好結果的。

因此，物價的低落，生產的降下和含有強制性的商品的輸出，資本利率的減低。那便是自然的結果之一。

表129: 全年中各重要工業的收益 —— 對全產業的

百分比。(註一三六)

(以1928年價格計算)

1913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	------	------	------	------	------	------

(註一三六) 同註一三五。

生產工具 生產部門	55,3	55,5	53,9	55,0	58,5	52,6	45,2
消費資料 生產部門	44,7	44,5	46,1	45,0	41,5	47,4	54,8

生產工具生產部門的收益，在一九三〇年便降至一九一三年的水平以下；而消費資料生產部門的收益，一九三一年還高過最繁榮的一九二九年，並且自一九二九至三一年間，還在逐年增高。這一方面在表示世界市場的凋落和德國對外貿易的險惡情勢；一方面表示國內市場獨佔價格的規定，提高千百萬大眾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品至最高的價格所引出的結果；後者完全是一個暫時的現象，因為貧窮大眾的購買力終是有一定限度的。

因之，鐵路運輸營業的收入也減低了。一九二九全德鐵路的收入為五三五四百萬馬克，一九三〇為四五七〇百萬馬克，一九三一更減至三八六〇百萬馬克。致成營業上入不敷出的現象。德國資產階級無聊的對策，便只有裁員和減薪，故在一九三〇即裁減鐵路人員百分之四點六。但是事實上，這筆節損的開支，恐還不能抵銷收入上的減退數目。

我恰寫到這裏，本日（一九三二年五月二日）的報紙上又發表如下的一個消息，現在把牠寫上來，作為德國貿易和

產業危機的一點補充。

“合衆社柏林四月三十日電：德國冶金工業狀況，現時頗有改變，一方面國內市場已有相當進步，而他方面之輸出地位則大不如昔。供建築用之鋼鐵，現時需要甚多；停閉已久之各鋼鐵工廠，現已半數開工；腳踏車之產量大有進步；但一般機器製造家，則頗覺此項工業之不振。此種衰落原因，初本由於外國訂戶之減少；今年一月及二月，國內訂戶約佔百分之十五，較去年同季數字為低，外國訂戶約減百分之六十，亦較去年同季為低。各機器工廠開工者約百分之二十九，工人每週作業約三十七小時；去年同季各機器廠開工者約百分之四十三，工人每週作業約四十二小時。去年德國機器最大之主顧為蘇俄，其自德國輸入之機器約為百分之七十二；較之前年德國之輸出總額，約少百分之二十。因蘇俄現時已成為德國機器最重要之主顧，故此間各製造家，均特別注意於輸出事業之發展；但德國政府頗願機器業之發展，能超脫現時情況以外，以防蘇俄工商業之發展。（見本日北平世界日報）

假設這個消息是可靠的話，“則德國的資產階級正是為

蘇俄的需要機器所刺激，所以‘停閉已久之各鋼鐵工廠’，又‘半數開工了’，而且資本家原是不願讓資本去空閑的。所謂國內市場的相當進步，也是由於這一‘嗎啡針’的刺激，在生產工具的各生產部門間，又相當的呈現活動，那是必然的道理，但是這完全是經濟上的一個不良象徵，對於德國經濟的本身，只會發生一個更壞的影響。我們從這個消息的全盤觀察，德國今日經濟的恐慌情勢比去年又更為深刻，正在擴大的向前發展。到的‘一般機器製家’心理明白，一方面還在頗感此項工業之不振。

德國的金融市場，本來自戰後到現在，便沒有恢復一個較鞏固的基礎。去年(一九三一)五六月間，由於奧國證券交易所的倒閉，而致德國國家銀行發生擠兌的結果，因之國家銀行所存的現金和期票便大為減退。去年末該行所存現金及代用品少至一一六〇‘百萬’馬克。較之一九三〇年同期少一五九二百萬馬克。所以到目前，紙幣流通額的保證準備金，不過百分之一的現金或期票。

但是去年年底貨幣流通的實數，竟比一九三〇年同期超過四四六百萬馬克。因之，在金融疲乏的當中，滙票和流通，反有極大的增加。這是由於去年五六月的恐慌之後，所

施行的限制外匯和強制存儲所引出的結果。(註一三七)

國庫的收入，在一九二九至三〇年度，爲九十二億五千萬馬克，一九三〇—三一年度便降爲七十二億五千萬馬克，比較有二十億馬克的減少。

c 勞動的失業和政治恐慌

德國失業的數目，據前面所引國際動工局的統計，一九三一年末爲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人；但他種統計數字則謂去年年底已達五百六十萬人；至今年一月底，則已突過六百萬而達六百一十三萬餘人；和德國全人口作比例，失業者已佔全人口總數百分之一十；全國二千一百萬的產業工人，目下有工作者，不到一千五百萬人。(註一三八)

長期失業者之有增無已，原來在失業救濟費之下維持生命的，現在便又被排擠於這個救濟範圍之外，或者去到資產階級所謂慈善救濟之下過生活，或者甚至只有忍受饑寒

(註一三七) 去年七月恐慌以後，德國政府極力限制外匯。凡由外匯進之款，無論大小，祇能領取相當數之德幣，並且此項匯款若超過一定數目時，無論由何種銀行匯入，均強制儲存於國家銀行。

(註一三八) 據上引霍尼斯博士同文。

去迎候死神。

表130：失業勞動者的境况(註一三九)

(單位1000人)

	受保險救濟或主要失業救濟者	受緊急救濟者	受慈善救濟者	無救濟者	求工作者
1930:6	1469	365	——	——	2636
:12	2165	667	877	674	4383
1931:6	1412	941	1098	503	3954
:9	1344	1140	1299	572	4355
:10	1185	1350	1408	412	4623
:11	1366	1406	1528	787	5059
1931:12月31日	1642	1506	1650	——	5666
1932:1月15日	1778	1547	2,200(a)	——	5966

到今年一月，在六百多萬的失業者中，受保險救濟者，或主要失業救濟者，不到一百八十萬人；受緊急救濟者竟達一百五十多萬，此項受緊急救濟者，事實上，馬上便要被排

(註一三九) 據前引E. V.同書一九三一年第四季，二四四頁。(a) 非E.V.原表中數字，為上引霍尼斯博士同文中數字，係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末無救濟或領取慈善救濟費的失業者。

擠到救濟以外(註一四〇)；而且受慈善救濟或無救濟者，則達二百萬人以上。

這種失業者的生活境况，已經不是饑寒交迫的人間奴隸的生活，而是地獄的生活。資本主義社會，到今日已成了人間的活地獄了。

德國勞動者的工資指數和生活費指數，我們在前面“從失業問題去考察”的一節中，已經指述的。一九三一年七月的生活費指數較一九三〇年同期減低百分之八，八月減低百分之七，九月減低百分之九，(註一四一)十二月約減百分之八；從一九三一年各月去比較，三月比一月減低百分之二，六月比三月反約增高百分之零點二，九月比六月約減百分之二，十二月比九月約減低百分之四。現在將昨年各月生活費

(註一四〇) 德國勞動失業救濟，向分三種程序，即主要失業救濟，緊急失業救濟，慈善救濟。凡曾經過一定工作時間之男女工人失業時，按工資大小可領取一定時間之主要失業救濟費，過此一定時間而仍無工作者，則領取一定時間之為數較少的緊急救濟費，過此一定時間，則被排於法律保險救濟以外，可領為數甚少的慈善救濟費，但此種救濟，俟求得工作後，甚須按月償還。

(註一四一) 前引E.V.同書一九三一年第三季

指數不怕重複的寫出來。(註一四二)

表131: (1913/14爲基準 = 100)

1931: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40.4	133.8	137.7	137.2	137.9	137.9	137.4	134.9	134.0	133.1	131.9	130.4

同時工資的減低是這樣的：如男熟工一九三一年三月比一月約減低百分之二，六月比三月約減低百分之三，九月比六月約減低百分之一，十二月比九月約減低百分之三，（照前節各國工資指數的數字推算）。依這種生活費和工資減低百分數之比例看：去年六月的生活指數比三月還高點，而工資則是逐漸降減下來的；所以工資的減低比生活費的減低要大些，即是工資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比全年一月約減少百分之九，而生活費的減低僅約百分之七。因此勞動者的生活，較從前更要降下，愈加無法維持。這一方面是由於國內市場的獨佔價格所構成的生活資料價格的昂貴，一方面是由於工資額的減少。勞動者在間接直接更感受資本家的壓迫和剝削。而德國的資本家對於勞動者除去這種直接間接的露骨剝削以外，也和各國資本家一樣，還要延長勞動作業的時間和加高勞動的強度。如現在對每個工人付出的

工資額是相對地減少了，而每個工人的勞動生產量，反比從前增高；譬如以一九一三年的德國炭坑勞動者勞動能率為百分之一百，一九二七年便提高至百分之百三十二點四了，現在便又比一九二七年提高許多了。（註一四三）製鋼工業，在一九一三年每個勞動者的生產額為三六三・三噸，二四年為二九七・七噸，二七年便增至五五九・四噸；炭坑業每個勞動者的生產額，一九二七年為二八三・四噸，一九二九年便增至三一五・九噸。（註一四四）

勞動鬥戰的情勢，是跟着勞動者意識的發達和生活的惡劣，而益加發展得快的。德國自一九二四至二七三年間，勞資鬥爭的總數共四千四百五十八件，參加鬥爭的勞動者共二百九十四萬六千人。（註一四五）在一九三一年三月一個月內的鬥爭數便達一百七十一之多，參加的勞動者達一十三萬一千一百九十六人；六月一個月內的鬥爭數達一百四十三件之多，參加的勞動者亦有五萬七千八百三十二。

（註一四三） 改造社經濟學叢書第四十三卷有澤廣巳阿部勇合著
產業合理化 一三八頁

（註一四四） 前引社會政策時報昭和六年八月號，六〇頁六八頁，
磯崎俊次郎，德意志產業合理化的發展。

（註一四五） 全註一四三，三二九頁。

人。(註一四六)而且前此的鬥爭，還多少是趨重於經濟鬥爭的意識，現在已完全轉變為一個正確的歷史的政治鬥爭的本質。在這個歷史的政治鬥爭的意義之下，勞動者正在養精蓄銳，準備作一次最後的偉大的鬪爭；這些零碎的鬪爭事實的發現，不過在暗示這偉大的鬪爭快要到來的一個信號。這是從德國無產階級參加左傾的政治運動的趨勢可以看出來；在一九三〇年德國共產黨指導下的工會組織數增加一〇六，〇〇〇人，至一九三一年便增加二九〇，〇〇〇人，(註一四七)，纔前後相距一年間，便差不多增加的速率的變更，為三與一之比。這完全在證明德國工人的革命化和左傾化的趨勢。

德國在這樣恐慌的威迫之下，尤其是失業問題是具有決定德國資產階級的命運的。

我寫到這裏結束本節的時候，又看到報紙上載着如次的一個消息：

“柏林三十日電：此間財政兩界注意點，集中政府發行內債救濟失業計劃，此項計劃包括開發土地與進行公

(註一四六) Reichsarbeitsblatt

(註一四七) 全註一四四同書七年四月號一六四頁。

共建設。詳細計畫，仍在考慮中，其性質頗富彈性。工作之規模，將俟募集成績而定。”

“柏林一日路透電：總理卜魯寧自日內瓦返國，政府頃正謀解決失業問題。本日勞工部長提出募集內債二萬二千萬馬克計劃，俾增加工人就業數額。”

（見“五月一日”天津大公報）

即使德國資產階級這種企圖是可能的話，對於德國的失業問題能有何種解決嗎？資本社會經濟的恐慌是發生於生產和消費的不平衡；生產和消費的不能平衡，是建基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之上的；易言之，資本制度不消滅，這問題便無法解決的。

所謂‘開發土地與進行公共建設’能够在資本制的原則之外施行嗎？在資本主義的範疇裏去‘開發土地’還能的減少生產和消費間的鉅大差異嗎？所謂‘公共建設’，如果不是在羣衆公共意識着的利益之下，那和現在私人企業的建設有什麼不同呢？要想他對於失業問題有所補救，那除非在羣衆公共意識着的利益之下去‘開發土地與進行公共建設’；然而那又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下所可能的。在資產階級還在支配着的社會，這種和平改革的理想是可能的嗎？但這不是說

德國的資產階級政府有這個和平改革的理想，只要有這個和平改革的理想，那她也就不是純粹資產階級的政府了；不過她的工具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或不免要作為這樣的解釋和希望，認為這又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一個端倪。

D 法國經濟恐慌的一般情勢

a 生產減退的趨勢

法國在戰後通貨的安定，是比較英德各國遲一點。此次世界大恐慌的到來，也比較遲一點纔發展到法國。在美德各國已經遭受恐慌的襲擊之後，無智的法國資產階級，還自以為是一個能逃脫此次恐慌的幸運兒。發展到了今日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已經完全在幾個國際資本大王的獨佔勢力的聯立支配之下，恐慌的發生，已經更不是某一部門或某一區域的問題。構成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主要之一環的法國，能夠例外嗎？當然是不能夠例外，而且是同一嚴重的。

當恐慌在美德各國發生之初，法國資本主義的生產，依舊在向前增加；失業的人數，在一九三〇年末，還在“諱疾忌醫”的說只有一千人（見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六日大公報載國際勞工局估計的數字，實際並不止此數）但是歡喜馬上便成了苦惱，法國的資產階級也同樣陷入絕路了。

先從法國的一般生產情形來考察。

表132:工業生產指數(註一四八)

(1913爲基準=100)

	總指 數	機械 工業	金屬 業	紡織 業	礦業	建築 業	皮革 業	造紙 業	橡膠 業	自動 車
1928	127	138	125	99	117	97	130	87	587	610
1929	139	157	129	92	123	122	119	109	861	657
1930:5最高點	144	161	—	86	132	143	—	—	—	—
:8	139	157	125	85	—	—	—	—	—	—
:9	137	156	120	80	120	137	106	121	856	600
:10	136	152	120	83	120	134	104	114	884	582
:11	135	149	119	85	121	132	104	111	891	584
1931:1	133	—	—	—	—	—	—	—	—	—
:2	133	—	—	—	—	—	—	—	—	—
:3	133	—	—	—	—	—	—	—	—	—
:4	133	—	—	—	—	—	—	—	—	—
:5	129	159	125	80	—	—	—	—	—	—
:6	126	142	111	78	—	—	—	—	—	—
:7	123	140	103	71	—	—	—	—	—	—

(註一四八) 前引E. Varga同書1930 第四季p.156,1931第二季及第四季p.247

:8	—	138	101	64	—	—	—	—	—
:10	117	129	—	63	96	121	—	—	—

他種統計數字則為：

表133:生產指數(註一四九)

(1913為基準=100)

1929	1931:1	:2	:3	:4	:5	
109,4	104,7	104,7	103,9	103,1	101,6	
1931:6	:7	:8	:9	:10	:11	:12 1932:1
99,2	96,9	95,3	93,7	92,1	90,6	— 87,4

‘表一三三’的數字，或係包括農業生產的指數在內；但社會政策時報的編者引出該項數字，並未加釋明。不然，和前表數字出入甚大；而前者是比較精確的。可惜此刻手下沒有關於法國近兩年農業生產的統計材料為之對證；此刻只能拿法國耕地面積的一點數字出來。

表134:法國耕地面積(註一五〇)

(單位1000黑格特)

(註一四九) Statistique Generale 轉引自日文社會政策時報一百三十九號七十九頁

(註一五〇) 據1913—31國際農業統計年鑑

1909/14	1927/30	1931	1927/30的減少數		減少百分數
小 麥	6787	5317	5057	1470	22
裸 麥	1253	762	718	491	78
大 麥	804	737	793	67	8
燕 麥	3978	3468	3496	510	13
馬芥薯	1646	1448	—	198	12
葡 萄	1686	1582	—	104	6

這證明法國的農業，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〇年是有減少的。

設以‘表一三三’的數字為準，法國近四年一般工業的生產，以一九三〇年五月為最高點；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五月為上昇的趨勢；自一九三〇五月到現在，則轉為遞減的趨勢。這指明法國的經濟恐慌，從生產方面說，是一九三〇年五月以後的事情。

農耕地面積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〇年便趨減少，這是因為戰後法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經濟之突飛的發展，農村中小農經濟又再度受其摧殘的一個象徵。資本主義工商業經濟的發展，農村的中小農經濟必被摧殘；把農民排出農村，而代以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在兩者的過渡期，農業生產便

形減退。這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內在法則。

現在接着來考察法國的重工業生產部門的形情。重工業在戰後的法國，因為她奪得亞爾薩斯羅倫的鑛源，不僅成了一個主要的產業部門，而且確曾有相當發展的。

表135：法國煤鐵鋼生產(註一五一)

(單位千噸)

	硬煤	猪鐵	粗鋼
1929每月平均	4577	871	805
1930:2	4481	815	772
:4	4560	854	787
:6	4212	849	770
:8	4356	845	775
:9	4603	801	767
:12	4372	800	756
1931:2	4225	815	772
:3	4632	775	722
:6	4106	691	650

(註一五一) 前引 E. Varga 同書1930第三第四各季及1931第一第二第

三各季數字所製

:8	3987	682	645
----	------	-----	-----

法國鋼鐵的生產，自一九二九年後，便呈低降之勢；煤的生產，一九三〇年九月的產額，還超過一九二九年每月平均的產額；一九三一年三月為最高點，又超過一九三〇年九月的產額。至是年第二季以後纔呈突減之勢。

上面這些事實，指明法國雖然感受恐慌遲一點；而自一九三〇年下半期以後，直至現在，生產的低減，不僅不比英美德各國輕微得多少，反而表現一個同樣嚴重的情勢。

b 貿易的衰退和物價的降落

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是決定於市場的需求上面的；法國是資本主義的主要之一環，而謂能從整個世界商品市場的不景氣中逃脫出來，只有無智的資產階級，纔肯作這樣的幻想。

所以法國主要生產品自一九二九以後便在下降，這正表示世界經濟的恐慌和市場的情況，已直接反映到了法國。

現在再從法國的對外貿易來考察，情形便更要表現的明白。

表136：法國對外貿易指數

年次	1929	1930	1931
----	------	------	------

輸入	100	96	72
輸出	100	85	61

表137:各年最初九個月的貿易指數

(以1913年為基準二100)

年次	1928	1929	1930	1931
輸入	116	133	143	141
輸出	148	147	131	112

對外貿易，在一九三〇年就激急的降下了；這表示世界經濟恐慌，已發展到了法國。出口貨物在一九二九年各季便呈低降的趨勢，這表示恐慌在是年度就在慢性的發展着，同時也就已暗示了大恐慌的一個信號。下面的數字，可以明白的指出來。

表138:法國近三年各季對外貿易(註一五二)

		(單位百萬佛郎)			
		第一季各月平均	第二季各月平均	第三季各月平均	第四季十一兩月平均
輸 入	1929	5,217.5 ^(一二兩月平均)	——	4,096	4,633.5
	1930	4,668.6	4,306.5 ^(四五兩月平均)	3,332.5	4,391.5
	1931	3,937	3,797	2,390.3	3,007

(註一五二) 據前引E.V.同書一九二九年一二各季及一九三〇及三一兩年各季數字換算所制

輸出	1929 3,910 (一二兩月平均)	4,022 (最初五個月平均)	4,418	4,327.5
	1930 3,895.3	3,782 (四五兩月平均)	4,131	3,412
	1931 2,802.3	2,608.3	3,390.3	2,460

據法國官方最近發表之數字，本年最初四個月的對外貿易情形和去年同期比較，有如次的統計。(單位千佛郎)

	1931最初四個月	1932最初四個月	1932比上年同期增減數
輸入總額	13,791,000	8,454,000	-5,337,000
輸出總額	8,562,000	4,995,000	-3,567,000
輸往日本	44,000	51,000	+7,000
由日輸入	85,000	54,000	-31,000
輸往中國	56,000	34,000	-22,000
由華輸入	223,000	50,000	-173,000
輸往屬地	2,698,000	2,040,000	-658,000
由屬地輸入	1,919,000	1,732,000	-187,000

照上表的數字看，法國本年最初四個月對外貿易情形，較之上年同期，輸出幾減少二分之一，輸入減少三分之一以上。輸往日本之數比上年同期有增加，這完全由於一種特殊商品的軍用品的輸出湊成的。

因此，我們不僅看見法國資本主義恐慌的深度，自今年入春以來，愈益尖銳；而且於此可以看見世界的商品市場，今年比去年凋零的程度。

貿易的不振，商品的價格也自必隨之下降。商品價格的下降，同時又在表示着生產的過剩和市場的凋落。現在從物價來考察：

表138：法國批發物價指數(註一五三)

(以1913為基準=100)

1929平均	1930:12	1931:1月末	2月末	3月末	
	611,4	487,6	483,7	481,7	481,7
4月末	5月末	6月末	7月末	8月末	9月末
	483,7	470,1	467,1	456,3	445,6 427,9
10月末	11月末	12月末	1932:1月		
414,2	408,3	404,4	405,4		

表139：法國一般物價指數(註一五四)

(1914為基準=100)

(註一五三) 據日文社會政策時報百三十九號一七九頁載法國官府發表之數字

(註一五四) 前引 E.Varga 同書1930第三第四各季及1931年第一第二各季數字所製

年次	總指數	國貨	外貨國	工業品	巴黎食品 零售價格
1930:4	560	—	—	—	586
:5	553	590	485	579	593
:6	544	585	470	597	547
:7	549	598	461	556	—
:8	549	599	446	546	—
:9	535	595	428	534	637
:10	519	580	409	—	637
:11	504	505	395	—	647
:12	498	565	372	475	649
1931:1	494	567	364	462	649
:2	492	558	375	461	650
:3	492	560	370	453	647
:4	494	—	—	—	641
:5	480	—	—	—	631

表140:農產品食品價格指數(註一五五)

(以1913為基準二100)

{	1930:4	:7	:10	:12
	548	540	562	570

{	1931:4	:3	:2	:1
	580	575	581	592

據“表一三八”的數字，法國批發物價指數，自一九二九年以後，便在遞降的進行中；這也同樣在表示法國在一九二九年就感受世界經濟恐慌和生產過剩的影響。至一九三一年第三季以後，較一九二九年的平均價格，已降減三分之一以上；這表示法國的經濟恐慌，和各國已同其深度了。

據“表一三九”的數字，食品零售的價格，不僅無何低減，反而呈上昇的趨勢，這表示法國的資產階級，以市場獨佔價格的作用，向億萬貧窮的消費大眾，施行猛烈的榨取；以其所受經濟恐慌的損失，企圖轉嫁於大眾。“表一四〇”的數字，也同樣可以證明這個情形的確切。

但是蘇俄的廉價農產品的輸出，法國市場的獨佔價格，不免要直接間接受其影響的；所以法國資產階級反蘇俄的號召，不能不因此而更加急進了。這點在這裏不過附帶的說及，後面還要詳加討論的。

不過法國的資產階級，究竟還不如德國資產階級的巧妙。德國資產階級不肯讓農產品價格的提高，以便減低勞動者的生活水準；他們從另一方面去多得剩餘價值。以此較

彼，法國資產階級，究不免要相形見拙的。

貿易的不振和物價的下落，便又不能不再去減低生產；希圖提昇物價，增高利潤。去年年終數月，石灰每月的消費量，約減百分至一〇至一二。同時還因為有大量堆積的存在，於是便不能不為一週五日的工作制，藉以限制生產。鋼鐵等重工業，也有同樣的情形，減少工作日，停閉工廠藉以限減生產。農業的生產，也同時在限制之例。這在表示法國經濟恐慌的情勢，已經是如何的嚴重了。

但是我們曾再三說過，現下生產的過剩，不僅是生產的主觀的過剩，而是客觀的整個世界商品市場的凋落和大眾的貧窮化。所以無論資本家的限減，“不能及時實現”已屬是無意義的；而現在的縮減，也無權去調濟沒落了的市場，反而使市場的購買力更加萎縮。這是資產階級自己和其御用的經濟學者們所同是不能了解的。

法國的市場，主要是在中歐各國，戰後用借款和條約的關係——法國對各國有六百兆佛郎以上的借款，同時和各國都訂有有利的特惠商約——中歐各國無異成了法國的殖民地。但是中歐各國財政和經濟的瀕於破產；市場的衰落為未會有的現象。這是法國對外貿易上所直接感受之嚴重壓

迫的。

c 財政和金融

法國的資產階級也和英國及其他各國一樣，提高關稅，限制外貨的輸入——如限制石灰，砂糖，家畜等的輸入，禁止窒素的輸入——這不僅基於其國內市場獨佔價格的意義上，同時還帶有一點對他國報復的意義。可是到了第三期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稅的作用對於本國產業的防衛上，已經成了過去；留下來的作用，除去財政的意義外——而且財政的作用，也還含有一個反的作用——就只有加緊資本主義國際間的衝突。

關稅對於財政的作用，表面上似乎可增加國庫的收入，但這完全是一個暫時的現象。而其實，在目前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的情勢中，關稅壁壘的加高，輸入便要隨之減少的；因之影響關稅的收入，到反而要激減，因為輸入是關稅收入的源泉。

同時物價的低落和輸出的減少，直接影響私人企業利潤和收入的低減，間接便又是國家所得稅及一切雜收收入的減少。恐慌愈深刻，一切的收入愈隨之減少。這是構成國家財政困難的根本因素。

財政恐慌的因素的存在，僅靠着增稅去償補，那是無關根本的。

在過去數年間法國的財政，法國資產階級自己雖還在說是有贏餘，（但照前面的數字說過，在去年也是虧累的）甚至到本年度的預算還是贏餘的。據法國財部的公表，一九三二年度預算的總收入爲四一，一〇〇，八八三，四九四佛郎，總支出爲四一，〇九七，五〇一，七五二佛郎。但從稅收減少的趨向去展望，法國財政的前途，絕不容那樣樂觀的。

在企業的倒閉，生產的減低，貿易的衰落，物價利率的降減的情勢下，公債股票的價格，也在下降。因此又反映出金融資本市場的恐慌和阻滯，而發現一個矛盾的現象：一方面是資本發行額的減少，使大量的資本無處投放；一方面許多銀行因金融的枯涸和資本準備金的薄弱，而趨於倒閉。構成金融市場的混亂狀態。

因此，法國的金融市場上，表面上似乎還保存有大量的金貨，銅臭咄咄的逼人；實質上，却未曾減低法國金融市場的恐慌。

大銀行的金融資本，藉其雄厚的力量；在大恐慌的當中，更加緊對中小銀行的壓迫，使中小銀行趨於破產，他們

則更得集中資本的財力和權力。結果金融資本的力量是集中了，而大銀行的資本家們，也同樣無法挽救危局。資本的呼籲不靈，黃金終究也不過是一個死神。

d 勞動的失業和政治恐慌

法國勞動失業的數量，我們在前面所引用的國際勞工局的統計，在一九三一年末為十二萬三千九百八十一人，實際上，這是完全缺乏失業數字之實際性的。據日文社會政策時報所發表之法國失業統計，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僅就已登記的失業者說已達十四萬七千〇〇九人；共統計如下：

表141： 法國勞動失察統計

{	1931 :1	:2	:3	:4	:5	:6
	44,711	59,915	71,736	69,205	57,305	51,354

{	:7	:8	:9	:10	:11	:12
	50,946	54,569	56,431	80,365	123,891	147,009

{	1930 :9	:10	:11	:12
	10,168	11,949	18,334	22,879

實際此項數字還不免缺乏真實性。據法國官方發表之一九三一年第一季各月之數字，計一月末爲二八，五三六八人；二月末爲四〇，七六六八人；三月末爲五〇，八一五八人。瓦爾加（E.V.）說此項數字，尚不及實際數字百分之一〇，資產階級好玩弄玄虛，諱言自己的痼疾，是他們共同的特性，法國資產階級當然不能例外。

其次因爲法國各重要工業都行的每週五日工作制，其中隱蔽了一個很大的失業數字；所以法國表面的失業數量要少些，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從法國政府限制外國勞動者的移入的問題去把握，便不難概見法國失業問題的嚴重。

同時因爲每週五日工作制的施行，勞動者的勞動潛蓄力便比較要大些，資本家便更得盡量去提高勞動的強度；又因爲工作日的減少，工資的付出也隨着更減少了。

法國資本家對於勞動者的工資極力在減少，而對於勞動者生活所必需的食糧等消費品的價格，又以國內市場的獨佔價格的作用，極力在提高。生活費指數在一九二九比一九二八年增高百分之七；一九三〇比一九二九約增百分之四；一九三一年一月較一九三〇年約增百分之一點三；一九

三一年九月至十月，尚比一九二九年增高百分之一點七。（據前章各國生活指數表推算）。

法國經濟的恐慌，直接構成勞動者生活的恐慌，那是當然的；勞動者生活的恐慌，又使政治的恐慌更加尖銳化。勞動鬥爭的內容，比從前更加廣泛而強大了；法國的勞動者已經認識了他們的時代和任務，像前此那樣偏重經濟的鬥爭，和安那其那樣虛擬式的方法，社會民主主義者那樣欺騙式的勾當，已經不能解決他們所要解決的問題，對他們是無異成爲過去的玩意了。

從此次（一九三二）法國的總選去看，所謂社會黨能得到多數的選票，這一方面雖然在表示法國一部份的勞動羣衆，還沒有看清所謂社會黨的欺騙勾當，還以爲社會黨能代表他們的利益；他方面正在表示資產階級已完全爲工人階級所仇恨厭棄。在目前的將來，所謂社會黨的原形在工人階級的面前顯現以後，法國工人階級必將得着一個更深的覺悟，而直接去負荷其歷史的任務。

據報紙所載，在本年五月八日所舉行的法國第二屆大選，結果所謂左派(?)已獲得絕大之勝利，反政府黨多得八十八個議席；詳細的議席分配的情形是如次的：

表I42: 法國第二屆大選各黨得票結果

政府黨	政府黨合計	261票
	極右派	5票
	右派	131票
	左派共和黨	63票
	中央黨	62票
反政府黨	反政府黨合計	349票
	激烈法	149票
	共和社會黨	50票
	社會黨	129票
	共產黨	21票

在舉行選舉之前，法國資產階級政府黨的領袖杜穆和達迪們，極力向羣衆煽動：指陳左派如當選多數，對法國國運前途是有怎樣的危害的。但是事實的結果，竟和他們所宣傳的願望相反，所謂左派竟携得多數的議席。不過所謂左派的內容，他們大抵和杜穆達迪所領導的政府黨並沒有什麼不同，所不同的，不過在表面上戴上一付左的金字招牌罷了。所以照我們的觀察：法國此次大選所得的結果，只表現了大衆對現有政治的反感，在表露他們開始排除資產階級

政治的動機；此外就連什麼意義都沒有的，所有的，仍是原封原樣的資產階級政治的暫時繼續。

E 日本經濟恐慌的一般情勢

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多年以來，就在慢性的恐慌中。貿易上自一九一九年到現在，總是入超的；像日本那樣的國家的經濟的本質，貿易的入超是更為不利的。所以日本的資產階級特別為這個問題苦悶着，企圖用種種的方法去衝破難關。如由現金出口的禁止不幾而至於金解禁，由金解禁又不幾而至於金再禁。日本資產階級這樣“二三其德”的政策，於他們自己的問題並無何種解決；而千百萬的勞農羣衆，却因此而蒙最大之犧牲。

“愈到東方，資產階級便愈是卑鄙，”日本資產階級種種卑鄙的政策行爲，而且又常表現是充分的無智。

a 農業恐慌的情勢

農業在日本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上，所佔的地位雖然不那樣重要；但是像日本那樣食糧和原料極其缺乏的國家，農業的恐慌情勢，也能直接構成政治的恐慌或加深政治恐慌的程度，而使之擴大化，白熱化。

在日本，食糧是極度的缺乏和不足的，但是日本的資產

階級站在其營利的立場上，却彷彿毫無感覺似的。一面是食糧在大量的輸入，一面却又在大量的輸出。據日本農林省的調查：在去年（昭和六年）度，日本大米等農產物的輸入額，爲日金五萬萬〇七千三十九萬八千元，而輸出額竟亦達日金四萬萬四千五百四十五萬八千元。這是一種什麼意義呢？我們把下面的一點數字介紹出來，便不難明白，

表I43： 昭和五年度日本水深村農產品

生產費及販賣價格（註一五六）

農產種類	販賣價格	生產費	農民損失額
	元	元	元
米（一石）	18.00	21.00	損3.00
麥（一石）	10.00	7.00	3.00
繭（一貫）	2.00	3.50	1.50

農民在生產費價格以下出賣他們的農產品，但是以這樣的價格去出賣農產品的，大抵是小農或貧農；因爲他們受擔稅和負債的壓迫，不得被強制的用賤價去出賣他們的生產品之一途；富農和地主，是沒有這個必要的。同時貧農們自己一年所需要的食糧，仍是不足的；因此又不得不用昂貴的價格再去買進。資本家在這個買進賣出的投機勾當中，

漁取厚利，農民便更陷入苦痛的深淵了。

拿上述水深村的所謂信用組合的貸付額來看：在昭和四年度貸付總額達日金一四四，六九一元；五年度達日金一五三，三九〇元；六年四月十日止，就達到日金一六五，一三三元。這裏的債權主，名義上是所謂信用組合，實際上便無疑的是一個高利貸者的剝削機關。這些事實，在日本，不過是一個例子。

其次日本農民的租稅負擔，更是很奇重的。據日本大藏省昭和六年度所調查的農工商的租稅公課負擔比較的數字，是如次樣的：

表144：農工商業擔稅比例

	百元當負擔	負擔百分比
農業	元 錢 21.65	100
商業	12.48	57
工業	8.46	39
平均	14.32	66

該調查表並說及：土地所有面積愈大的，負擔便愈輕；長此下去，自耕農民，便將永久陷於饑餓之深淵，這要算日本資產階級的一句“良心”話。

上表數字給我們看出日本的資產階級對付農民是如何的殘酷呵！擁有其全國財富的工商業資本家，擔稅反比較更輕；而其實，便是無異把他們的負擔，直接移放到農民身上，尤其是加重自耕貧富的負擔。而且日本原是一個小農的國家，封建的殘餘，在農村中還特別表現得重要；所以資本家和地主對於農民又兼行一種封建關係的剝削。這樣農民便不得不陷於貧乏之深淵，而至於失去其生產工具，流入城市。下面是日本農林省發表的“長野縣農會”農家經濟調查的一點數字，我們把她介紹出來。

表145： 農民的收支統計

	昭和四年度	昭和五年度	昭和六年度
自耕農：			
收入	元 1,178.33	元 726.31	元 681.80
支出	1,190.19	757.83	732.75
不足	11.86	31.52	50.95
自耕兼小作農			
收入	910.82	481.19	477.92
支出	939.92	645.51	531.30
不足	25.10	164.32	53.40

小作農

收入	1,466.97	709.20	608.99
支出	1,467.63	831.36	762.09
不足	66	122.16	51.09

該調查並說明，這是能代表日本全國農村的一般情況的。

又據報知新聞載：日本去年（一九三一）因遭荒旱，全國各地收穫大減；米谷產額減少二千萬石。加以經濟恐慌，失業增加，憑於饑餓者日有所聞。茲據岩手縣衛生報告，農民之死亡率，單就二戶，九戶，山岩手，和賀等四郡而言，自去年十月至十二月三個月之間，因饑餓而死者，達一千四百五十四名之多；每月平均約四百八十五名。其病死者之最大原因，亦為貧血，乞食，消化不良，營養不足等所致。

農民在這樣人間地獄中生活着的，在日本全國，是很平常而普遍的事實。

照“表一四五”的統計數字，農民收支不敷的差異是表示得很明白的。在這樣收支不敷的情形下，自更無能力去改進生產，致引起農產的衰退，那是必然的結果。同時饑寒迫着他們的意識革命化，不斷的去排演暴動。近兩年來，日本

農民的抗租抗稅運動，甚至武裝鬥爭，在日本全國都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在去年一年，農村的暴動，竟達三千餘次之多。這種暴動終竟要隨着他們的城市的同胞，去排演其最藝術的一幕。

但是不知死活的日本資產階級，在經濟的嚴重恐慌的當中，除所加於農民的其他一切剝削外，反而更加以國內市場的獨佔價格，極力提高消費資料品的價格；企圖把他們在經濟恐慌中所受着的損失，從農民和勞動大眾的身上去取得補償。國內生活必需品價格，自去冬以來，直到現在還在上昇的進行中，恰和其他生產品價格的低落，為一相反之比例。這到下面還要申述的。

其次日本政府對於農民的救濟，也不過是一曲滑稽的劇目。他們所推行的貸金制度等……，實際不過是資本家統制農村的一個變相，使農民都變成他們的債戶，他們得漸次去集中農民的所有。他們反而把農村的窮困，歸咎於所謂人口的過剩和農地的不足；實際這完全是資本主義制度下面的一種現象。

農村的破產，使日本全國的食糧，便發生一個嚴重的恐慌。

日本去年農業生產的減少，單就穀一項說，其本邦較前年減收千二百萬石，殖民地朝鮮在昨年度實收為千五百八十七萬三千石，較前年減收三百三十萬七千六百八十石；台灣在昨年實收為三百八十五萬一千四百石，較前年減少三萬七千四百七十八石。據日本農林省調查，截至本年三月一日止，日本全國米的蓄積量共僅有四千二百三十四萬六千五百七十三石：其儲蓄的配合情形如次。

表I46： 日本米的儲蓄量及其種類

	農民及米商的存量	政府存量
內地米	36,685,593石	4,185,254石
朝鮮米	1,151,239	—
台灣米	278,145	—
外國米	46,342	—
合計	38,161,319	4,185,254

據該省估計，本年度米的需供，約不足二十九萬八千石。因此，目前日本各地，已開始米糧的饑荒，全國已表現混亂的形勢；四月三日青森縣發生救濟食糧問題，羣衆大起騷動，便是一個例子。

這便是日本目前農村恐慌的大概情形。

b 生產減退和生產過剩的情勢

現在開始再來檢查日本工商業的恐慌程度。日本生產事業，除許多中小企業因恐慌而倒閉的外，大企業也都在限制生產：如在一九三〇年，鋼鐵工業部門，低減百分之三十三以上，西門士工業百分之五〇，製紙業百分之三十五。但是生產額只管去限制，生產的過剩還是過剩。一九二八年貨物的存庫額為三萬萬八千四百四十萬日金，一九二九年為三萬萬八千五百三十萬日金元，一九三〇年為三萬萬九千〇三十萬日金元，一九三一年上期為三萬萬四千一百三十萬日金元（據中東半日刊三卷三號二一頁）存貨有堆積至三年之久而不會出庫的。一九三一年上期存貨比較的減少，那不是因為市場的暢旺，而是因為生產的減少。自去年第四季至本年第一季，貨物的堆積，仍是在逐漸增加的。據東京“日本倉庫聯合會”的調查，日本全國十六倉庫的貨物保存量是如次的情形：

表147：

	昭和六年：10月	：11	：12	七年：1月	：2	：3
金額(日金千元)	418,299	394,552	410,988	451,395	482,327	514,007
件數	20,011,563	21,886,045	21,134,669	26,259,007	27,551,379	29,159,839

貿易不振和生產過剩的趨勢，從上例的事實看，就不難

了解的。

關於日本的實際生產情形，我們先把下面的兩種統計數字介紹出來：

表I48：一九三〇——三一年上半期各產業部門的
生產限制率(註一五七)

	1930上半年	1930下半年	1931上半年
紡織	27,2%	34,4%	30,8%
生絲	20,0	20,0	20,0
人造絲	20,0	20,0	10,0
絲織	30,0	35,0	35,0
麻紗	30,0	30,0	30,0
製紙	35,0	35,0	35,0
紙板	—	40,0	45,0
製粉	45,0	45,0	55,0
過磷酸	30,0	45,0	55,0
石炭窒素	—	40,0	40,0
洋炭	53,2	53,2	55,0
鋼材	50,0	50,0	50,0
銅	—	8,8	8,8
煤	10,0	22,0	27,0

(註一五七) 據中東半月刊三卷三號一六頁

表149: 生產統計(註一五八)

	生產總指數 a (大正二年爲100)	綿絲(b)(大正10/14=100)(178.8 捆)	綿布(b)(大正10/14=100)(79,68 9千碼)	生絲(b)(大正10/14=100)(48,76 1捆)	石炭(b)(大正(10/14=100)(21,95 4噸)
昭和6年:1	313,3	112	138	156	103
:2	313,2	111	139	154	96
:3	292,3	111	136	145	105
:4	300,3	115	145	121	99
:5	320,4	118	149	164	96
:6	317,0	120	150	147	95
:7	342,3	122	148	249	97
:8	345,9	124	149	257	86
:9	335,7	126	149	221	94
:10	337,6	125	152	225	101
:11	339,3	127	155	211	97
:12	335,1	127	154	211	103
昭和7年:1	—	128	152	92	100

(註一五八) (e) 據東洋經濟新報 (b) 據本邦財界情勢

但據村山重中在“現下的恐慌和帶動爭議”（新社會政策時報百三十五號）一文中說，一九三一年上半期日本的生產總額較一九三〇年同期減少百分之一二點三。因證明“表一四八”的數字是未能十分正確的，多少還不免有點隱蔽。但是我們拿上面的兩種統計數字和日本過去的生產數字比較，日本生產業的萎縮和生產的銳減，是能充分證明的。更據村山氏同文中說：“本年（一九三一年）上半期的新設和擴張事業計劃資本的總額為四億六千八百二十二萬三千圓，較去年同期增加一億六千七百十九萬七千元，較昭和四年上半期減少一億五百九十五萬七千元。而資本金實數二億八千五百餘萬元中的新設事業為一億三千四百一萬元，較去年同期激減九百二十一萬四千元，較前年同期激減一億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六千元。”又據三井銀行調查，在一九三〇年及一九三一上半年，日本全國因產業萎頓，或減少資本，或改組合併，或自行解散之公司數及實在資本數如次：

表150：

	減少資本		解散	
	公司數	資本金(單位日金千)	公司額	資本金(單位日金千)
1930	311	252,323	823	217,624
1931上半年	160	156,709	334	124,374

日本產業界的頹唐，於此可以想見一斑了。

c 貿易的銳減和物價的低落

上節所述的事實，都是日本貿易不振的反映。而日本貿易的降減狀況，則更有出於人們的想像之外的。

表151：日本對外貿易額(單位日金千)(註一五九)

	輸出	輸入	合計	入超
1929	2,148,609	2,216,240	4,364,859	67,621
1930	1,469,852	1,546,051	3,015,903	76,199
1931(a)	1,146,500	1,234,600	2,381,100	88,100
1930第一季	400,848	525,816	926,664	124,968
1931第一季	290,400	324,183	614,583	33,783
1932第一季	249,972	406,035	656,008	156,062

(註一五九) 據日本大藏省歷年發表之統計數字推算所製。

(註) 據東洋經濟新報發表之數字推算，萬以下實數數字被損略。

1930較1929減少	—678,757	—670,189	—1,348,956	增8,578
1931較1930減少	—323,350	—311,451	—634,803	增11,901
1932第一季較1931同期減少	—46,428	81,842	增41,325	增12,279

日本的對外貿易，在輸出方面，自一九二九年到現在，都是銳減的情勢，尤其在今年第一季，更爲未曾有的情勢；輸入方面自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一也都是銳減的；鋼鐵煤的輸入，是特別減少的利害；這往復又在反映日本生產的衰落。入超則一年年的增加。本年第一季的輸入量反較過去數年度同期爲絕大的增加的事實；這並不是日本市場購買力的轉旺，也不是日本生產業的恢復而輸入原料的增加；乃是日本在對華施行軍事侵略所需軍用製品及其原料的增加，和在預備進攻蘇聯以及對美作戰上必需品的軍用品原料的輸入。日本資產階級雖然自己說在本期輸入的商品主要爲棉花，羊毛，鐵類小麥等。可是我們曾記得：在本年二三月間，日本在紐約的市場上提高棉花價格，盡量收買，主要用途則在投於軍事用品的製造上；當時美國的資產階級亦曾有拒絕售賣的主張。這是一個衆知的事情，當時的報紙亦曾

透露過這個消息。在同期間，日本在法國波蘭等國家，訂購大批軍器，這些國家當時曾加工軍器的製造，以應日本之需求。這也是一個衆知的事情，而且是報紙上也曾透露過的消息。所以日本資產階級自己的掩飾，不過欲蓋彌彰罷了。因此形成日本本年第一季的貿易入超額，爲前此未曾有的鉅大數字。這自然於日本資產階級的經濟上，是一個最大的危機的暴露。

日本貿易輸出的銳減，這也不是一個偶然的事實。日本商品的主要輸出地爲中美英及印度南洋各國，尤其是美國佔其最大的數量。可是美國因自身經濟恐慌的加劇，而且正在減低生產；所以對於日本人造絲的需求量也不免隨着其恐慌的加深而愈加減低了。所以這完全是世界人造絲市場縮小的問題，倒不是“美國因爲日本的侵華而激動義憤去抵制日貨”的結果。在英國，因爲關稅壁壘的加高，和英國市場的凋敝，對於日貨的需求的購買力便大爲減少，所以日本輸往英國的商品，不能不受其阻撓而降下了。在法國，也和英國有同樣的情形。在印度南洋各地，同樣是受世界市場衰落的影响和他國商品的乘機代替所造成的結果。（在印度更因爲其自國紡織業的發達）。在中國，在去年“九一八”以前

的情形，一方面因為中國農村經濟的愈趨凋落，和大眾的貧窮化，又加以奇重的災禍，致市場購買力為未曾有的降落；一方面又因日本輸入中國的商品，主要為棉紗紡織等物；而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紡織業的抬頭，又逐漸代替其在華市場的一部份。自“九一八”以後到現在，因為中國民衆實行杯葛政策(Boycott)和日本自己軍事的阻撓，那不僅“最近六個月(自去年十月至今年三月)對華的輸出，華南減少百分之九十九，華中減少百分之七十五，華北減少百分之四十三”，而且連日本在華設立的工廠，也大半停閉了。這不過是一個特殊的情形。自然，這個特殊的情形，對於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恐慌，也確實增加了不少的成份。在日本原來是因為被恐慌圍攻的四出無路，纔採取對華市場的武力侵佔的手段，想藉此殺開一條血路。事實上，或不惟實益還沒有到手，反而增加了自身恐慌的成份。資產階級最得意的作品，每每是如此的。

日本對外貿易的衰落，從鐵道和海運運輸量的減少上，也可表現出來。鐵道的運輸量，在一九二九年每月平均約在五六百萬噸之間，一九三〇年減落至四五百萬噸之間，一九三一年則落至四百萬噸；鐵道的收入，一九三一年每月平均

爲日金三四，六二九千元，一九三二年一月則爲日金三三，五一六千元。航海業，日本原有航海輪船五十餘艘，現勉強開行的僅十餘艘，停航總噸數，已達一百五十萬噸以上。因之造船廠和車輛製造廠，也不得不歸於停頓了。最近日本的資產階級，以爲滿蒙政策，業已完滿成功，反在計劃着極力的增加船隻，擴充航數，圖補償已往的損失。但是結果，依然恐不免要使日本資產階級失望的。

所有日本目前貿易危機的情勢，最好再拿日本資產階級自己的口吻來補足幾句：“從日本對華貿易銳減的境地所生出來的意義，殊堪值得注目。日本的糖，化學藥品，紙，棉紗等商品，實際上已無交易，日本輸入中國之機械與器具，已完全停頓；美英歐洲的出品，立起而代之；印度煤代日本輸入廣東；瑞典紙代日本紙輸入上海；日本絲織品在上海深受排擠，歐美出得品以暢銷。因此，日本棉業之大衰落，正與英貨之激增相對照”。“正遇對華貿易銳減之際，又遇英政府採行關稅保護政策。”“日本對英貿易額，在一九三一年爲日金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如此大數量之貨物，不僅直接受英國關稅之影響，即在中國，印度，非洲等處的商場，恐將均爲據有優越地位之英貨所佔據。”“美國的人造絲市場對

日本人造絲的需要，已有驚人的銳減”。“一切這些情形，都在表示我帝國產業界正值多難之秋。”（據三月份財政與商業大版特約通信及東京每日新聞）。真的！日本資產階級在和平的經濟的侵略上，真是被恐慌圍攻的走頭無路了。

貿易的衰落，他方面便在反映着物價的低廉和世界市場的恐慌的程度；物價的低廉，同時又在反映着生產的過剩和世界市場的凋零。日本物價低落的情形，如以一九一四年七月爲一〇〇，則一九二九年六月爲一七六，一九三〇年一月降至一六〇，十二月降至一二八，一九三一年六月更降至一二〇。兩週年間約低降三分之一之價格。現在把昨今兩年的情形，來詳細介紹一下。

表152：物價指數（註一六〇）

	批發 物價	零售 物價	食品零 售物價	重要貿易輸 出批發物價	重要貿易輸 入批發物價
	(大正10- 12=100)	(昭和4,12月 16=100)	(同左)	(昭和4,12 月=100)	(同左)
昭和6:1	61,8	82,7	83,7	75,8	76,2
:2	61,9	82,7	84,3	76,6	76,3
:3	62,2	82,0	83,2	76,3	76,7

（註一六〇） 據日本商工省調查統計所製。

:4	61,5	82,8	84,4	73,6	76,4
:5	59,9	81,1	82,7	70,2	75,1
:6	59,2	78,3	78,9	70,3	71,4
:7	59,3	78,4	79,5	71,8	73,1
:8	58,0	78,9	81,0	68,7	73,2
:9	56,5	77,9	79,7	66,3	69,4
:10	55,0	76,7	79,0	63,4	68,0
:11	55,1	75,6	77,4	63,5	68,1
:12	58,1	77,1	79,1	66,5	73,0
昭和7:	162,2	76,9	82,1	71,5	79,1

上表數字表示自去年一月至十一月，一般物價都呈降下之勢；第四項價格的下降，是反映國外世界市場恐慌的深刻化；第五項價格的下降，是反映着國內市場恐慌的深刻化；第二項第三項價格比較特別的高，是在表示國內市場的獨佔價格的規定比國外市場價格的規定要高些，同時也就是以獨佔價格的規定，加緊向消費的勞農大眾的剝削。同時從去年十二月以後，物價指數的上昇，是由於對華施行大規模的軍事侵略而引起食糧等生活必需品價格的騰貴，又加以金再禁的激動，致引起一般物價指數的上昇，這是我們

會提及過的。現在再拿日本資產階級自己對於物價騰貴的解釋來看。據日本銀行調查稱述：

東京批發物價，自金再禁以來，由於滙兌暴跌之影響，逐日上昇；自去年十一月至本年二月底止，東京批發物價的騰貴率為九分九厘。自入三月後，因美國市況不佳，滙兌略趨安定，加之國內商人因物價昂貴影響購買力大為薄弱，零售商店非減價發售不能出脫，故物價漸轉緩和，較前月微落一分八厘。該調查報告所調查之五十六種商品價格的結果是如次的：

- (一)騰貴十八品：米，小麥，甜醬，醬油，日本酒，鷄卵，油，紡綿，麻，藍，洋鐵，西門土，玻璃，洋紙，苛性曹達，皮革石油等。
- (二)低落二十七品：大麥，裸麥，大豆，小豆，小麥粉，硫酸，阿母尼亞，魚肥，砂糖，鱧節，牛肉，生絲，紡綢，絹手巾，紅毛綢，絹裡地，綿絲，白木棉，金巾，毛織絲，毛斯綸，木材，鉛，石材，草蓆子，石炭，薪炭。
- (三)堅穩十一品：油粕，製茶，鹽，西洋紙煙，真綿，羅紗，洋釘，煉瓦，瓦，日本紙，燐寸。

我們在這些商品中可以察出，騰貴品中有十分之九爲生活必需品，低落品中，不是奢侈品，便是工業原料和建築等業材料；其他的幾種農產品，對於生活的必需上，是不十分重要的。堅穩不變的幾種，有幾種如紙烟等，是資產階級必需消費的奢侈品，有幾種是建築上的材料，如日本紙，則主要是文化上的必需品。因此，這一個調查，愈是把日本經濟恐慌的嚴重性暴露出來了。

d 財政的枯涸和金融的恐慌

日本金融市場的恐慌，也尖銳化了。企業收益的減少，國際匯兌的暴跌，又反響着國債價格的暴跌：證券股票價格的猛落，銀行準備金的減少，又引起存款的減少；貿易的入超，又引起大量現金的流出，這等等事實的結果，致金融市場益陷於混亂。

表153：股票價格的昇降指數（註一六一）

（大正十年即1921年一月爲基準=100）

{	1928:6	1:29:6	:7	:8	:9	:10	:11	:12
	124,3	90,5	83,1	76,9	76,5	76,7	74,3	71,8

（註一六一） 據東京株式取引所（證券交易所）調查數字所製。

1930: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71,1	71,7	66,7	60,0	59,3	52,1	51,1	51,6	47,4	44,6	50,0
1931: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53,0	55,9	59,4	58,5	57,3	59,7	64,2	60,6	58,8	50,7	52,3
1932:1											
	72,7										

目前的情形，北平晨報於本年四月二十二日發表如次的一段記錄，我這裏如實的把牠介紹出來：

“據四月四日(一九三二)東京時事新報經濟欄所載：各種股票市價與金再禁後最高行市比較，平均約跌三分之一；而尤以東株，新東，日魯漁業等股票跌落最厲。東株現在(四日)行市爲一百五十三元二角，較之金再禁後最高之一百八十八元，約跌三十四元八角；新東股票現在行市爲一百五十五元，較之一月份最高價一百七十九元，約跌二十四元；日魯漁業股票現在行市爲三十七元八角，較一月中最高價六十七元約跌二十九元七角”。

又載本年四月四日各種股票市價與金再禁後之最高行市比較如“表154”。

表154：

(單位日金元)

股票名稱	金再禁後最高價值	四月四日行市	騰落比較
東 株	188,0	153,2	—34,8
新 東	179,0	155,0	—24,0
鐘 紡	220,0	197,7	—22,3
新 鐘	105,0	88,7	—16,3
明 糖	55,5	63,1	+ 7,9
富 士 紙	47,3	39,2	— 8,1
王 子 紙	91,0	76,0	—15,0
麥 酒	90,5	81,0	— 9,5
清 粉 新	55,0	54,0	— 1,0
日魯漁業	67,5	37,8	—29,7
東 電 燈	24,7	18,8	— 5,9
日 本 產	49,0	32,6	—16,4
人 造 肥	37,3	17,6	—19,5
日 本 石	54,5	40,4	—14,1
南 滿 鐵	66,0	53,3	—12,7
郵 船	53,3	34,7	—18,6

“又據四月十六日東京時事新報載：東京股票交易所調

查，四月一日全國有價證券時價總額，計股票百二十億六千九百萬元，債券百二十億五千二百萬元，合計二百三十三億二千百萬元；與前月比較，約總共跌下四億九千一百萬元。”

這段事實的記載，對日本的經濟恐慌，是能提供一個重要意義的。我們不必再加什麼解釋，讓讀者自己去領會罷了。

因為金解禁的關係，現貨不斷的流出；在一九三〇年，現金流出為三萬一千萬日金，流入者僅二千二百萬日金；兩抵實流出日金二萬八千七百萬。一九三一年上期現金流出約四千萬日金，減去流入，實流出一千四百餘萬日金。因之銀行準備金額，大為減少，直接減低銀行的信用，又加以銀行對儲金利率之減低；於是民間存款，紛紛取出，多轉存於郵政儲金處；如在一九三〇年六月末，“日銀”民間存放之款，已減少一萬三四千萬元之多。銀行準備金額既已大為削減；兌換券又為無限制的發行，致金融市場益呈混亂。至一九三〇年底，大小銀行不能付現而停閉者達二十家以上。在這種險象下面，於是日本政府秉承財閥意旨，在所謂產業合理化關係者間之妥協互助，融資聯盟的原則之下，組織所謂

產業調查委員會。然猶爲不足，又下令減少郵政儲金處利率，逼使民間儲款移存於銀行。但是銀行的準備金額，依舊是不能增高，恰恰相反，而是降減的。據日本銀行調查，自一九三一年一月到本年一月，有如次的一個統計：

表155：日本金融市場統計（單位日金百萬，百萬以下之數字略去）

	正貨準備額月末	兌換券發行額月平均	貸出額月平均
1931:1	832	1,216	709
:2	836	1,076	626
:3	833	1,052	662
:4	840	1,056	660
:5	847	1,004	650
:6	851	1,019	637
:7	826	1,023	635
:8	814	994	659
:9	818	962	649
:10	686	1,033	663
:11	542	993	756
:12	469	1,125	868

1932: 1

430

I, 114

862

日本銀行正貨準備金額，自去年一月至今年一月一年之間，減少幾達二分之一；而換兌券的發行數目，自去年九月至本年一月，反在增加中；銀行貸出額亦同樣在增加中。這在表示日本自“九一八”以來。因財政困難，在濫發紙幣。

這種事實又都反映到國家的財政上：國家所賴以挹注之重要收入，因貿易不振，直接便是海關收入和鐵道收入等大為減少；因私人收益的減少，營業所得各項稅收均大為減少；因大眾的貧窮化，間接稅及一切雜稅等收入，亦無不大為減少。遂致中央與地方財政均陷於窮困。計一九三〇年度日本財政的不敷，竟達一億四千萬元之鉅（據研究第一期二二二頁）；昨年度（1931——32）財政預算有四千八百萬元的赤字（據社會政策時報百三十號一〇四頁）；本年度有六千八百五十四萬元的赤字（歲入十三億九千六百萬元，歲出十四億五千四百萬元：見本年四月三日大公報載）。實際上，昨年度加上對華侵略軍費支出之一億五千八百萬零八千元，又加上其他虧累，至本年一月底止，已共虧空二億一千五百〇八萬二千元；故預算不敷，至少在二億二千萬元以上。本年度（一九三二至三三）之二億〇〇〇九萬元之軍費

及救濟失業經費和其他各部臨時緊急要求之經費和對實業界之津貼，尚不在上述數字之內。

日本歷年財政在這種枯竭的情形之下，便只得藉國外借債和國內公債以資挹注。在一九二九和三〇兩年，日本所負外債合政府，公司，私人企業合計，總數達二十一億八千五百五十九萬二千元之鉅（據上引研究同頁）——這自然包括產業的振興和企業設施的借貸在內——而此種外債利率之高竟達一分左右；但也不得不忍痛借入。到今年三月底止，就日本所負之國債，除已償者外，據大藏省發表，外國公債達一十四億七千二百五十七萬九千元，債額及外債名稱如次

表156：日本所負外債統計（單位日金千元）

債名	金額
一回四分英貨債	91,337
五分利英貨債	222,672
四分利英貨債	169,997
第三四分英貨債	105,428
六分半利英貨債	226,395
六分利英貨債	236,127

五分半利英貨債	122,037
五分利美貨債	142,426
滿鐵英貨債	27,156
總計	1,472,579

政府所負的內債額更是很鉅大的，至本年三月底止，鐵道債券不在內亦達四十七億一千五百〇七萬八千元。債額及債名如次表：

表157：日本內債統計(單位日金千元)

債名	金額
五分利公債	1,604,727
特別五分利公債	120,817
甲別五分利公債	396,710
第一回四分利公債	166,298
第二回四分利公債	94,569
五分利國庫券	2,331,954
鐵道債券	—
總計	4,715,075

內外債合計已達日金六十一億八千七百六十五萬七千元，和日本全人口數六千五百九十萬七千人（日農林省最

近統計)對比,平均每人所負國債額達九十三元八角九分日金;較之一九二七年平均每人負國債額之六十元五角九分,二八年之六十元四角一分比,已增加三分之一以上;本年三月後預備發行之債款,尚不在內。

又因爲日本經濟事業一天一天的不振,外債的招募,已發生相當的困難;而且已負外債的本利,又迫着急需償還。本年三月間,美國的債權者還羣起向日本索債,(見經濟時報)便是一個例子。據日本大藏省發表,自本年三月至明年二月止,日本各月應償還之外債本利總計爲三億零三百零四萬五千元。下表的數字可以明白的指出來。

表158: 1932/33年度日本應付之外債統計

(單位1000)

月別	磅	佛郎	元
1932:3月	758	1,955	1,719
:4	124		539,
:5	52	8,734	2,814
:6	728		2,881
:7	7,570		13,354
:8	20		5,256

:9	728	1,955	1,719
:10			719
:11	52	8,734	2,814
:12	3,131		728
1933:1	1,380		1,561
:2	92		6,376
總計	12,232	11,378	45,883
折合日金	303,045,000元		

因此，日本財政便愈陷於困境，結果便只有再事廣發內債之一途。本年度已規定之內債發行總額及名稱如次表。

表159：日本已規定之本年內債發行額(註一六二)

一般會計	(日金千元)
滿洲事件費公債	59,519
道路公債	6,027
電話事業公債	14,790
電信事業公債	879
震災善後公債	7,670

實行預算填補公債	68,548
追加填補預算虧空公債	85,000
約計	242,433
特別會計	
樺太失業公債	1,000
朝鮮事業公債	14,940
同追加	2,000
臺灣事業公債	3,000
關東事業公債	600
鐵道公債	49,000
約計	70,540
一般會計特別會計兩部合計	312,972
上年六月以後之滿洲事件費公債	150,000
約合計	463,000

本年度將發行之公債，實際並不能以此數爲止的；據日本政府向貴族院宣稱，本年公債發行總額將達日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不過日本資產階級和一般民衆，在大恐慌的襲擊之下，負擔能力殊成問題。據日本大藏省調查估計，日本國民現下負擔公債之能力，約計如次：(A)存款部

約二億二千元萬；(B)日本銀行約二億元；(C)簡易保險公積金約二萬元；(D)鐵道員工共濟組合約五百萬元。合計尚有半數無力負擔。此不足之半數，欲轉向他國募集，則“美國誤解我國(日本)之立場，深可憂慮……而美國銀行界謂中日兩國在東洋戰爭，勢必向紐約倫敦金融界募債，美國已表示拒絕；將來國內外資金之需要供給，恐發生阻碍。”(註一六三)所以日本財政，誠然是“到目前已羅掘俱窮；極為枯涸。”(日財相高橋語)“六年度預算編制，本已拮据；七年度實行預算編定之方針，……羅掘俱空，不得不在公債方面籌畫。但國民對於國債，咸感無力負擔；故未來之難關，實不可思議矣。”(註一六四)

e. 勞動失業和政始恐慌

日本的失業問題，也隨着其經濟恐慌程度的深刻化而益為深刻化了。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去年九月以前日本社會調查的失業數字為四二五，五二六人，我們在前面就說過，這數字是未能十分正確的；他調查的內容，是分為“給料生活者，”“日傭勞動者，”和“其他勞侵者”三項，把最重要的

(註一六三) 三月三十日東京報知新聞

(註一六四) 全註一六三

產業工人並沒有詳細的類別出來，這不僅是有意在隱蔽，而且是十分不健全的；加之日本也和中國一樣，東方式的家族制度，還有強力的存在着；所以工人失業後，就有不少回到其家族中去生活；在這個情形之下，又隱蔽了很大的數目。據研究第一期二一八頁，說一九三〇年日本失業勞動人數的實數，已達一百七十萬之多；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前，已達三百萬人；此後更因縮減生產和大企業的停閉，失業勞動人數又增加百萬以上。所以到目前，失業總數已達四百萬左右；若更加上失業的農民和城市僱員，則失業總數約達七百萬左右。（註一六五）無論這個數字是否十分可靠，總之，日本的失業，問題是極其嚴重了。一個最小的國家而有這樣大量失業數字的存在，政治的恐慌情勢，可想而知了。而日本向來對於工人，是完全沒有較完善之社會保險的。這大量失業的羣衆他們在饑寒威迫之下，除去和統治階級血戰外，還能往那裏去呢？

我們在前面說過，在業工人因為資本家的減少工資，提高勞動強度，延長勞動時間還不時以解僱去恫嚇工人；所以

（註一六五） 據日本社會局本月（五月）發表之調查統計，則謂失業人數為四十七萬至四十八萬人，較去年九月增加六萬人。

他們的生活，也是陷於很悲慘的。

勞動者就業的時間，據日本資產階級自己的統計，則為如次的數字：

表160：日本勞動時間統計（註一六六）

	1931: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織染業 及機械及 器具	9.46時間	9.48	9.51	9.51	9.51	9.50	9.51	9.51	9.49	9.47	9.45
化學	9.03時間	9.10	9.18	9.17	9.18	9.16	9.14	9.15	9.16	9.16	9.18
飯食物	9.30時間	9.32	9.34	9.36	9.37	9.36	9.35	9.34	9.38	9.37	9.35
雜	9.11時間	9.17	9.19	9.22	9.16	9.20	9.23	9.22	9.24	9.20	9.19
平	9.08時間	9.18	9.26	9.28	9.25	9.23	9.20	9.17	9.20	9.22	9.26
均	9.26時間	9.31	9.34	9.36	9.36	9.34	9.34	9.34	9.34	9.33	9.33

照這個數字看，在日本，所謂“八小時工作，八小時教育，八小時休息”的三八制，日本的工人階級，是未能享受的。而且上表的數字，還是不十分正確的。據日本資產階級自己的報紙載，工作時間有長至十一二小時的。

勞動者工資的收入是相對的減少，最低生活費的付出，隨着物價上騰反而增高了。關於過去兩年的情形，前面已經說過；今年的情形，在最近數月內，食糧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物價的飛漲，勞動者的生活便更陷於悲慘了。過去數年勞動

者生活費支出的狀況，據日本資產階級的統計，是如次的：

表161： 東京地方專賣局直轄工場自昭和三年至
五年三個年勞動者每月平均支出(註一六七)

(單位厘，左指數，右實數)

	第一生活費 (食料，住 居衣服等)	第二生活費 (教育，保險 ，交際等)	第三生活費 (交 通 雜費等)	合計				
:2	62,9	55,934	18,3	16,285	18,8	16,829	100	89,067
:3	60,9	64,510	20,2	21,468	18,9	20,022	100	106,000
:4	60,1	62,610	18,5	19,237	21,4	22,278	100	104,125
:5	61,0	64,637	17,3	18,306	21,7	22,978	100	105,921
:6	57,6	67,106	15,7	18,324	26,7	31,217	100	116,647
:7	60,3	61,562	22,4	22,832	17,3	17,525	100	101,919
:8	64,0	61,965	15,2	14,641	20,8	20,198	100	96,802
:9	60,7	60,910	16,0	15,987	23,3	23,237	100	100,132
:10	64,5	61,882	15,6	14,980	19,9	19,225	100	96,087
:11	68,7	68,607	15,0	15,002	16,3	16,155	100	99,764
:12	71,1	113,470	15,4	26,076	13,5	21,424	100	160,970
:1	58,5	57,098	24,9	24,360	16,6	16,165	100	97,623

(註一六七) 神田孝一，關於動勞相互和金融設施的實驗，見社會政策
時報百三十八號，六三頁○)

平均 62.7 66,692 17,8 18.845 19,5 22,668 100 106,205

照右表的數字，第二生活費所佔的百分比，是極其微小的。這表示勞動者工資所得，除勉強維持其饑餓的生活以外，便沒有餘力去從事教育保險交際娛樂等事了。昨今兩年的情形，就比較還要惡劣，此刻手下雖然沒有此項統計材料來證明，但從前面敘述過的其他情形去把握，是可以正確的推斷的。勞動生活狀況，一年一年的比較惡劣，下面的統計也可以替我們指出來。

表162： 東京地方專賣局直轄工場各年
度資金貸付額(註一六八)
(單位元)

	大正12年	13年	14年	15年	昭和2年	3年	4年	5年
男人數	206	75	277	332	501	354	364	706
金額	22.856	5.925	18.437	24.325	22.919	37.402	35.102	35.802
女人數	13	7	28	67	77	84	116	149
金額	1.130	445	1.610	3.923	4.540	6.360	7.893	7.005
總計人數	219	28	305	399	378	438	480	855
金額	23.995	5.470	20.047	28.249	27.359	43.752	42.995	42.825

(註一六八) (據同上註一六七，六七—八頁)

此項貸金，是例須每年按期收回的，所以勞動者不致萬分無法時，是多不願借貸的。自昭和三年後，資本家更限制借貸；然而借貸的人數還在一年一年的加多，而平均各人貸借的金額，則是大為減少了，這是由於限制的結果。

在這樣情形之下，勞動者所行着的階級鬥爭的形勢，便隨着劇烈化了。他們已經和城市失業工人及農村羣衆的鬭爭，手握手的在向前進行着。今就日本資產階級自己發表的十年來勞動階級鬭爭的件數和參加的人數來看，則爲如次的一個情勢。

表163：十年來日本之罷工統計（註一六九）

	鬭爭件數	參加人數
大正10年	896	170,889
11年	584	85,909
12年	647	68,814
13年	933	94,047
14年	816	89,387
昭和元年	1,260	127,267

（註一六九）大正十年至昭和五年之數字據前引村山重忠同文圖書四三頁，昭和六年數字據日本勞動時報發表的一九三一年各月的數字換算。

2年	1,202	103,350
3年	1,022	101,893
4年	1,420	172,144
5年	2,289	191,805
6年	2,146	141,653

這些數字是不能十分可靠的，昭和六年度的數字更和實際情形相差很遠；據前引“研究”二二三頁上說，昨年日本罷工案件有四千餘件之多，參加人數在二十五萬(?)以上。日本勞動階級鬪爭的件數和參加的人數，隨着恐慌的發展在一年一年的加多和擴大；尤其自一九二九至三一四年中逐年鬪爭案件更為增加的猛烈，參加的人數也是很猛烈的擴張。

在這裏，我們不憚煩瑣的，再考察一下日本勞動者階級鬥爭發生的原因和內容，據日本社會局勞動部發行之勞動時報載：

表164：歷年在各工業部門中所發生之勞動鬥爭件數

	昭和2年	3年	4年	5年	6年(9月止)
機械器具製造業	198	153	276	621	346
化學工業	178	107	197	373	255

染織工業	182	131	173	317	241
飲食物製造業	33	28	34	46	48
雜工業	182	139	242	357	240
鑛業	27	15	23	41	40
瓦斯電汽業	3	3	7	5	8
運輸業	126	84	147	258	158
土木建築業	41	31	60	97	90
通信業	5	10	9	8	1

表165: 鬥爭發生的原因別件數

要求增加工資	209	184	191	128	218
反對減少工資	133	86	193	614	305
反對支付工資 方法的變更	77	26	67	60	82
要求縮短勞動時間	20	12	23	15	26
要求休息日的設定	3	3	4	1	3
反對作業方法 規則的變更	16	4	27	22	17
要求確認勞動 組合的自由	8	10	7	11	12
勞動委員會的設施 和組織權限的變更	2	1	0	0	0

要求工場設備和 增進福利的設施	14	11	7	4	4
反對辭退工人	217	120	192	445	214
排斥監督者	46	27	34	27	27
其 他	277	269	510	962	735
資本家停閉工場	20	25	28	90	---

表166:同盟罷工怠業封鎖工場鬥爭件數和參加人數

	昭和元年	2年	3年	4年	5年
鬥爭件數	495	383	393	579	906
參加人數	67,234	46,672	43,337	77,444	81,329

這些數字，當然還有不少隱蔽；但是已經够了，我們再不須引用他種數字，即此，對日本勞動鬥爭的情勢。就能十分明白了。

照“表一六四”的數字看，鬥爭發生在機械製造工業，化學工業，染織工業，運輸業等各主要產業部門中的次數為最多；這在表示階級鬥爭的前哨，已深入到了資本主義大本營的司令塔。照“表一六五”的數字看，鬥爭原因發生於資本家辭退工人，減少工資，和勞動者要求增加工資的次數為最多。這一方面在表示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加緊剝削，他方面又

在表示勞動者生活的悲慘，幾致再無法“照舊生活下去”。在五年度和六年度，這個情勢的進展更是厲害。第末項的數字，更在表示日本資本主義的經濟，已在行着劇烈的崩壞。“表一六六”的數字，在表示階級鬥爭的意義，已由漸次的發展而到了最後的形勢；資本家已無力去防衛生產機關，反之，勞動者已充分有處置生產機關的能力。

在這種情形之下，勞動者和失業勞動者，聯合進行暴動和進行示威，並不斷的和凶殘的警察肉搏；這種事實，最近一年以來，在日本幾乎是“無日無之”的事情。他們並且和鄉村農民的暴動，已經成立了一個內部的聯繫。

因此，日本共產主義的勢力，便在一日千里的發展着，其蔓延的情勢，已普遍了日本全國如赤色工會組合員的增加率，在一九三一年比一九三〇年便增高了五倍（據社會政策時報百三十九號一六四號）迫着日本的資產階級幾無法“照舊統治”下去。最近的福國事件；帝大事件，東京共黨騷動事件，派往中國各地軍隊之不斷譁變，和其內部反戰爭的醞釀和宣傳等等……都在表示日本資產階級統治權的崩潰，已到了最嚴重的情勢。日前鮮人伊奉吉在上海炸擊白川重光等的事件，又適表示日本在其殖民地的統治權也

同時在動搖。

F 意大利經濟恐慌的一般情勢

意大利不僅是國土的狹小，人口的過剩，又加一般原料的缺乏。所以工業化始終沒達到相當發展的程度。戰後法西斯黨政府，雖然運用着資產階級的武裝精神，並運用最强烈的保護關稅政策，去保護工業；但也始終還未能如願以償。所以在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過程上，她是不能不次於英美德法等各頭號資本主義國家；反之，在此次經濟恐慌襲擊的深度，却和她們比肩並進的。一般生產事業的衰退，貿易的不振，失業的增加和國家財政的赤字，都一齊湧現上來。

一般工業的生產，到最近數年間，便都是氣息奄奄的。自動車工業人造絲等纖維工業，都受着最激烈的打擊。工業的操業度，一九二九年九個月平均，較一九二六年減低百分之三；自動車工業減低百分之二六點一；鐵道材料工業減低百分之二三點七，紡織業減低百分之二四點八。近年各工業部門生產的情況，下面的數字可以指出來：

表167：意大利生產統計（註一七〇）

（註一七〇）前引③。Varga同書一九三一第一季，（a）項據吉田巖著：意大利官吏減俸和一般勞動者工資低下問題，見社會政策時報百三十號一〇一頁。

一九二九年開始的世界經濟恐慌

307

	1929:4(a)	1930:1	:2	:4(a)	:11	:12	1931:1	:2
鐵(1000噸)	60,5	38,5	46,6	44,7	44,6	41,0	40,0	36,6
鋼(1000噸)	200,1	143,0	179,0	143,0	137,0	113,0	121,0	111
鉛(噸)	—	2,225	2,399	—	197,9	2,336	1,973	2,150
鋅(噸)	—	1465	2053	—	1773	1806	1715	1662
鋁(噸)	—	375	903	—	635	487	305	291
西門士(百萬 D-C)	—	2,06	3,31	—	2,67	2,17	1,71	—
過磷酸塊 (M. D-C)	—	1,82	1,17	—	0,97	0,98	0,92	—
人造絲(百萬啓羅格蘭姆)	—	2,93	2,67	—	2,53	2,59	2,72	—
造紙(1000 D-C)	—	293	301	—	282	275	268	—

意大利一般工業生產額，都在疾速的減退；意大利的人造絲業在戰後是有最大發展的，並且是意大利的主要輸出品，現在也大為減退，這是最有代表意義的。

對外貿易，一九三〇年最初五個月和一九二九年最初五個月比較，輸入由九十六億三千二百萬里尼減至五十一億八千二百萬里尼；輸出由七十四億四千五百萬里尼減至五十一億八千二百萬里尼。一九三一年最初兩個月和一九三〇年最初兩個月比較，輸入由三十億〇一百萬里尼減至二十億六千萬里尼；輸出由二十億五千二百萬里尼，減至一

十五億四千八百萬里尼。總計如次：

表168：意大利對外貿易(註一七一)

	輸入	輸出	入超
1929(最初五個月每月平均)	1926,4	1489	437,4
1930(同上)	1191,2	1036,4	154,8
1929:12月	2069	1397	672
1930:12月	1636	1046	590
1930(一二兩個月平均)	1500,5	1030	470,5
1931(一二兩個月平均)	1030	774	256

鐵道貨物運送量,也在繼續的減少。一九二九年四月為四百九十五萬六千噸,一九三〇年同月為四百四十九萬七千噸;一九三一年二月為三百二十六萬噸。統計如次:

表169：意大利鐵道運輸量統計(單位百萬噸)

1929:4	1930:1	:2	:4	:10	:11	:12	1931:1	:2
4,96	4,40	4,19	4,50	5,07	4,13	3,51	3,49	3,26

這在鐵道收入的減少上看,也可以反映出來。一九三〇年最初四個月鐵道運貨費的收入,共九億二千七百萬里尼,乘客票費共四億六千八百萬里尼;一九三一年最初四個月,

(註一七一) (據同上註一七〇所引兩同書數字換算所製)

運貨費收入減至九億一千四百萬里尼，乘客票費減至四億〇五百萬里尼。

因此，便又反映着商品價格的下落。在一九二九四月至一九三〇四月一年之間，批發物價格的下落，食料品減低百分之一點九五，工業原料鑛產品等減少百分之一；（據吉田氏同文一〇一頁）如以一九一三年為一百，則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為三六九，一九三一年同月便降至三二六；一九三一年一月為三六二，三月為三五六，六月為三三九，十二月為三二六。（據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這而且在表示正在向前低減的趨勢。

意大利的財政恐慌，也是很嚴重的。本來意大利的財政，在戰後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三年間，歲出超過百七十億乃至二百三十億，自一九二三以後，不足額便漸為減少，至一九二五年後反而贏餘；一九二九年度（自一九二九七月至一九三〇六月）贏餘達一億五千一百萬里尼，合美金七百九十萬元。但至一九三〇年，由於一般經濟的恐慌所引起之結果，國家財政的預算上便隨着露出破綻；在會計年度的最初一月，歲入不足達一億二千四百萬里尼，去年第二季三個月間，歲入不足便達九億之鉅；形成意大利財政上最困難的

“赤字問題”(據前引吉田同文九五頁)。

莫索里尼政府彌補財政上“赤字問題”的對策，便喊出所謂“提高收入，減少支出”的原則，在所謂提高收入的原則之下，不外是增稅和新稅設定，如營業稅法由百分之五增高至百分之一五。由於關稅新稅則的制定和施行，關稅的收入，由從前二億二千五百萬里尼的歲入，增至五十億里尼。直接稅在戰前一九一三年的歲入為五億五千萬里尼，到現在達到五十一億九千二百萬里尼。但是這種增稅和新稅的稅則，已遠超過了意大利人民負擔的能力。直接稅之無限的增加，尤其是意大利的無產者和農民大眾，怎能當得住法西斯蒂鐵蹄的這樣踐踏呢？

在所謂減少支出的原則之下，第一便是官吏的減俸。官吏減俸的數量，比戰前約減百分之三六點七；但是物價却還約等於戰前的四倍。這樣子，月入較多的官吏，當然不感受什麼，而月入甚微的僱員們，便不能不立即感受生活的恐慌了。最無聊賴的，是官吏的減俸，還要延長到工人的減資上去，意上利的工資，本來就是很低廉的；據國際勞動局調查，以英國七大部市的工資指數為百分之一百，則意大利七大都市的工資指數還不及百分之四三。法西斯黨却還不肯

忘記減低工資的“買賣”。然而正因為是這樣，他纔算是法西斯黨，纔算是無產階級的死敵。

意大利的財政雖然到了這樣恐慌的程度，然而法西斯黨政府對軍費支出的增加和軍事的擴充，却還在不遺餘力的猛烈的進行着；每年付出在軍費和軍需工業上的數量，達五十億里尼之鉅。莫素里尼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對意大利議會的聲明說：“改良吾人的戰鬥力，是吾人的第一義務。吾人要有隨時動員五百萬戰鬥員的可能，便當武裝五百萬人起來；同時要極力增大吾人的艦隊；更要增大吾人的空軍，要牠達到能隱蔽意大利全土的太陽的程度”。“總之，世界各國都在武裝着，絕對沒有理由叫我們意大利解除武裝的。”莫素里尼的這個聲明，完全可以代表法西斯黨的軍國主義的傾向；這到現在，法西斯黨還死守在這個方針下面進行着，他們並不管意大利財政有怎樣的困難。

最後我們將考察一下意大利的失業問題。在前面的統計中所舉出的意大利失業的數字，僅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的數字；現在不憚重複的，把意大利三年來的失業統計寫出來，藉以明瞭意大利失業增加的趨勢。

表170: 意大利各月失業人數統計(註一七二)

(單位1000人,千以下數字被割棄)

{	1929:(最低點)	:2(最高點)	:6	1930:1	:6			
	193	489	193	466	322			
{	1930:7	:8	:9	:10	:11	:12		
	342	385	394	446	534	642		
{	1931:1	:2	:3	:4	:5	:6	:7	:8
	722	765	707	670	635	573	637	693
{	1931:9	:10	:11	:12				
	947	799	878	982				

實際上,這並不能表現出意大利失業的真正數字,因為意大利也在減少工作時間,有些工人,甚至每週只能得三日工作,這裏面實在隱蔽了一個很大的失業數字;再加上所謂部份的失業工人,意大利現下,實質上,失業的人數,至少在一百二十萬左右。

意大利工人每週只作四十八小時勞動,這並不是資本家的恩惠,在允許實行勞動“三八制”;恰恰相反,乃在減少

付出的工資和提高勞動的強度。

勞動者的名義工資，在戰後雖然比戰前爲高，但實質工資，却還比戰前爲低；在最近兩年更是低下了。因此，勞動者的革命化，乃是必然的趨勢。

因之無產階級革命勢力的發展，恰和法西斯黨的反動勢力在相反的方面進行着，發展着。法西斯黨是無產階級的死敵，這是事實所公認的；法西斯黨正在依附其資本主義的國際性，在進行着國際反動的大團結；無產階級在本質上就是一個超國家民族的，而是一個天然的國際的革命階級。這兩者正在準備着最後的決鬥，意大利的無產階級正在準備向法西斯黨的策源地進攻；這是事實的趨使，不是莫索里尼所假借的強力可以制止得住的。我們看，在法西斯黨那樣嚴密的反動的組織和凶殘的偵探監示之下，意大利赤色工人的數量，仍在疾速的發展；一九三一年赤色工會組合中的人數增加率，和一九三〇比較，恰成五和三之比。（註一七三）這便是一個例子。

季及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數字所製。

（註一七三） 日文社會政策時報百三十九號一六四頁

G 其他各國

除去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以外，在歐洲各資本主義小國如波蘭巴爾幹各國以及其他各國，殖民地如印度，加拿大，朝鮮，澳洲，以及阿非利加各國，半殖民地如中國，埃及，以及拉丁美洲各國……無不同樣在恐慌的普遍襲擊中。

a. 中國，印度

在中國，由於農村經濟的破壞和連年的災患，國民經濟本來就在長期的恐慌中；又加上世界恐慌的襲擊，一切經濟事業便益為不振。自世界恐慌到來後之一九二九年，受世界市場的影響，中國輸出的大豆，生絲，茶葉，棉花等生產品的價格的低落，便直接影響中國大眾——尤其是農民——購買力的低減。更由於銀價慘落，金貴銀賤的影響，一般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反而騰貴，中國的大眾，便益陷於最悲慘的境況中；往復使市場的購買力益為低下。據美國資產階級的推算，“一九二九年中國國民的購買力減少百分之二十五，外債却增高了三分之一。”（據一九三〇年一月十日（F. B. S.）這個情形一直發展到一九三一年又與中國空前的水災相滙合，更加上日本帝國主義軍事的破壞，又從新共製造出六七千萬的災民來（據朱慶瀾電述）。因此，中國市

場縮小的問題，便愈益尖銳化。雖然，美國資本家藉着救災的美名，反因此得以傾銷了其堆積着的大量的小麥；但是實質上，這對於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救濟，不僅是無所補益，到恰是一個相反的結果。

中國的民族工業，本來就在先進國資本的壓迫下，並沒有什麼向前發展的大希望，而是在不斷的被併吞着。又加大恐慌的影響，各種生產企業更是相繼的停頓或被併於外國資本；一九三〇年就有數十家工廠的倒閉，其中並有三數大工廠也隨着在倒閉之列。（據中東半月刊八卷二號八七頁）在一九三一一年度，雖然由於新的關稅協定的較高稅則施行的緣故，中國民族工業的產業數量反有點增加；據中國銀行二十年度報告書說，以“十九年度各種營業總值爲基數（一〇〇）則二十年度增加之百分數如左：麵粉業一二〇，機器業一二五，染織業一二五，洋傘業六〇，油墨業三五〇，棉織業一二八，造紙業一二五，絲織業一六〇，橡膠業二〇〇，針織業一〇〇，調味業一一二，火柴業一二〇，糖磁業一五八，捲煙業一一五，造漆業一二八，化粧品業一二〇，榨油業一〇九，毛織業八九，磚瓦業一四三。是以除一二業稍遜外，餘均進步，營業總值約增加四千萬元”。原來像中國這樣半

殖民地的國家，在國民經濟的領域中，原就不是生產過剩，而是生產不足的。所以產業比較的一點增進，並不是中國市場情況的轉佳；恰恰相反，從民族資本和先進國資本的對立性說，倒加深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自然從其統一性說，又增加了資本主義統治中國的成份。

中國的財政，原來就沒有有一定的標準和計畫的。可是在全世界貿易低減的關係中，中國却因關稅稅則比較的提高，關稅收入在最近兩年中反而比從前有點增加。可是因為軍費黨費政費等等的浪費和國民收入的減少以及一般的貧窮化，反而構成財政上之非常的枯涸和困難。以致所謂中央和地方財政的基礎完全建築到公債上面。內債的濫發和銀價的狂跌，致金融市場陷於非常的混亂和恐慌；外債之無限制的舉行和浪擲，益促進中國殖民地化的成份。

中國失業的人數，自始就沒有統計過；但是據我們的估量，至少當在一萬萬以上，農村人民平均十人中至少有一人無職業，以三萬萬農民人口約計失業者至少當為三千萬人；加上災民六七千萬，再加上城市失業者，約計至少在一萬萬以上。

在裏裏，我們對中的經濟恐慌的情勢，只在從經濟恐

慌中的資本主義商品市場的觀點上來附帶述及的；所以對其他問題，沒有敘述的必要；只得留到他處去說。

在印度，也和其他亞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一樣，農業經濟早就在長期恐慌的氛圍中；至一九二八年，因為印度輸出的棉花黃麻和茶業，在世界市場上，遇着美國和埃及等國棉花等物品的壓迫，遂致價格低落，農業經濟的恐慌便更趨尖銳化了。因之，印度農民的購買力便益為降低，以致市場愈形衰落。

在大恐慌到來以後，印度經濟的恐慌當然要更加嚴重；印度幼稚的工業又再受一層打擊，不得不呈相當的衰退情勢。貿易的輸出入，是同時減少的：一九三〇年八月比一九二九年同月輸入減少百分之四十，輸出減少百分之三十六，一九三一年比一九三〇年更在向前的減少。因之，印度的製造品價格和原料品價格便同時降下。

由於印度民族革命運動的擴大和進展，市場的商品銷售力，便益為衰退；排貨和暴動，同樣使宗主國對殖民地市場的統治，開始搖動。隨着恐慌的發展，這情勢便益加緊迫了。

這裏還該補足一點的，在印度的市場上，原料品價格的

低落，並不比完成品價格的低落遲一點；那完全表現是殖民地的應有現象，也就是他和自由領殖民地不同的地方。

b 加拿大，澳洲，

在加拿大，因為農村資本主義的成份，一天一天在加大，中小農民已踏進到滅亡的途上；所以加拿大農民的購買力，也在猛烈的降下。

在大恐慌到來以後，加拿大資本主義的經濟便更陷於危殆了。農產和原料是加拿大的主要輸出品。因為世界農產市場的堆積不通，加拿大農產品的輸出便隨着減少了；如小麥的輸出總額，在一九二八年還達美金四萬萬二千八百萬，一九二九年便減至二萬萬一千五百萬，一九三〇和三一兩年的情形，就還要惡劣。又因為世界生產的過剩而引出生產事業的停滯，致原料和半製品的輸出，便不能不受着打擊；所以加拿大的纖維木料和人造絲的輸出，也不能不減退了。因之加拿大的對外貿易，自一九二八年以後，出超額便日趨減少。

在澳洲，也和加拿大有同一情形的；農業經濟的情況和農民的遭遇，和加拿大幾乎完全沒有兩樣，他的主要輸出品是小麥和羊毛。小麥輸出的減少，也是和加拿大的情形是同

一因果的。羊毛的輸出，因為世界毛織工業的衰落，尤其是英國毛織工業的衰落，便不能不減少了；在這市場上需求減退的情形之下，羊毛價格的低落，便是極自然的趨勢。

澳洲工業的衰退，在其勞動業失業的數字上就可以表現出來；一九二九年六月，勞動組會員失業的百分率為百分之一〇，一九三〇年同月增至百分之一八，一九三一年同月，更增至百分之二〇以上。

對外的貿易總額，一九三〇年比一九二九年減少百分之四〇；一九三一比一九三〇年更減少百分之四五至五〇。

c 波蘭及其他各國

在波蘭是以農業生產部門中的裸麥及工業部門中的纖維工業和炭鑛等為其主要生產的，也就是以這些部門中的生產品為其主要輸出品。但是因為世界農產市場的蕭條，裸麥的價格和輸出的數量都大為低減。所以農業經濟的恐慌便更為加深；農民的購買力，因而更猛烈的降下，反映到工業品市場的萎縮。於是波蘭的資產階級便實行限制裸麥的耕地，去減低生產，在一九三〇年裸麥的生產為六萬萬九千六百萬米突磅，小麥的生產為二萬萬二千四百萬米突磅；到一九三一年，裸麥減至五萬萬一千六百萬米突磅，小麥減至

一萬萬九千八百萬米突磅。

同樣因世界恐慌的內部作用和支配，纖維工業和炭鑛業也同樣是衰頹了。工業生產指數，假設以一九二五——二七爲一〇〇，則一九二九年八月爲一二二，一九三〇年同月減至一〇六，一九三一年三月更減至九〇點九，六月減至九四，七月減至九二點四，八月減至九二點八。以各年的八月爲準，則前後兩週年間比較，減少百分之二九點二。生產工具的生產指數，一九三〇年七月爲一〇二點五，一九三一年六月減至九二點七，七月減至八一點九。因之，又反映到失業數目的增大，和農民的破產，往復使波蘭資本主義的經濟益陷於恐慌。

在其他一切國家，貿易上無不是輸入和輸出均形減少。生產上；農業部門中，如非洲的棉花，咖啡，椰子等，鑛業中如非洲的銅，鉛，金鋼鑽等，無不因價格的低落和世界市場消容力的減少而減低生產；財政上如巴爾幹各國，已同陷於絕境。

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原料輸出的減少，是反映全世界經濟的恐慌，尤其是生產事業的衰落。輸入的減少，是反映着殖民地半殖民地大衆的貧窮化和市場的凋零。

殖民地半殖民地民衆的革命化，便是此次恐慌所直接促進的結果。

4 恐慌的發展和盾矛的展開

A. 我們對此次恐慌的估量

上面已經把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實際情況，作了一個相當的敘述。

但是世界資產階級和其御用的學者們，都在希望着恐慌的過去和景氣的回復；而且他們不僅在作這個希望，事實上，也在行着克服恐慌的進行和努力의 宣傳。但是在無產階級的觀點上——實際是從新興科學的觀點上——去把握，就已經肯定此次資本主義經濟的恐慌，是難於有和緩的可能的，而且還正在向前發展，或者要直待資本主義的滅亡，恐慌纔能過去的。

但是空口說出的空話，於事實上是並無何種補益的。此次經濟恐慌能否還要過去，資本主義經濟是否還有復興的可能？這是一個事實的問題。如果資本主義還有依舊繼續統治世界的可能？全世界被統治的羣衆，還能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面照舊生活下去？那麼我們的“咒罵”——借用資產階級的口吻——和“仇恨”，也是無損於資本主義毫毛的。但是

無奈事實並不能和資產階級的主觀願望相符合，恰恰相反，倒是符合了我們所“咒寫”的一切。

我們在前面敘述中所得出的結果是什麼呢？我們只看見：全世界的市場都在向縮小和衰落的方面進行，貿易的減退都還在前進的趨勢中；一切生產事業的縮減和衰退都仍在進行着，一切商品的價格，還一天一天的在跌落；金融的恐慌；還一天一天的在加緊；失業羣衆的數量，還一天一天的在增大……此外關於所謂景氣的情況，我們便一點也沒有看見，並且連影信都沒有。

但是資本主義前途情勢的暗淡，資產階級自己也相當的如實感覺到的。日前國際勞動局長杜瑪的報告，也說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普遍暗淡的情勢，前途不能預測。當杜瑪報告之後，全場都表現慘淡的景象。這一段事實的記錄，簡直是犯人們在臨刑前聽候裁決的一副活現的圖畫。

在資產階級強作一些不顧事實的景氣的宣傳的陰謀，完全在企圖和緩無產階級的鬥爭；希圖朦蔽他們，使他們相信資本主義世界的命運還沒有終了，無產者統治世界的時機還沒有到來，然而這也不過是資產階級一種徒勞的企圖，無產階級自有他們的真理的信仰，到現在已經不是資產階

級朦蔽得住了。

資產階級一面作出種種無聊的宣傳，一面又在行着種種徒勞而無益的進行計劃，白里安的歐聯計劃，美國的貨物交換制度……不過作成理論上的一個名詞。到現在，又有所謂“國際貨幣合作”(註一七四)“裁減軍備，解決賠款，恢復銀價”(註一七五)等等的企圖。即使這種新企圖有解決問題的可能(?)然而所謂“國際貨幣合作”是可能的嗎?而且即使作到所謂國際貨幣的合作(?),對於資產階級所希圖要解決的問題能有什麼影響嗎?資產階級總是把貨幣視為神秘一般的。在資本主義各國正在市場再分割的嚴重形勢之下，所謂“裁減軍備”是可能的嗎?資產階級一面想重新分割市場，企

(註一七四) 本月(五月十二日)天津大公報載英財次伊里奧特在下院發言“英政府有意從事國際貨幣合作”並謂“吾人四週災禍環集，即西方文明崩潰之災禍亦迄未能避免，吾人前途荆棘叢生未能逆料，惟有上前嘗試，群策群力而已。

(註一七五) 五月七日天津大公報載華盛五日路透電)上議員波拉在上院陳述恢復全世界經濟方案，內容包括裁減軍備解決賠款問題與恢復銀價三點，俾全世界經濟能返至一九二五年的狀況，氏表示非此不足令世界繁榮恢復……倘令美國運用其勢力贊助恢復銀價運動，定可令其成功。

圖各自從恐慌中逃脫出來；一面又喊着裁減軍備去緩和財政的恐慌，這不是資產階級的淺薄無聊，便是他們自己理論的矛盾——自然，資產階級的理論，全盤都是矛盾的。賠款的問題能够澈底解決嗎？用金的償付是沒有能力（註一七六）了，難道用銀的償付（註一七七），就能够從狗嘴裏搞出象牙來了嗎？而且即使賠款問題是解決了，那對於全世界凋零的市場有什麼普遍的救濟呢？所謂恢復銀價的問題，這是目前資本主義各國都在研究着的一個課題。但是我們只須拿常識去判斷，無論是金價也好，銀價也好，總是不能離開商品的場合；用金價去購買不能使消費力適應生產力，難道用銀價就能够使他們適合了嗎？世界市場的購買力用金價既是到了某種限度上，用銀價依舊也不能超過一定限度的；總之銀價並不能替貧窮大眾製造出購買力來，

資產階級並不懂的，恐慌的基因，是世界生產和消費的

（註一七六） 四月二十六日大公報載德財長狄特律克宣言，謂本年七月一日胡佛緩償計劃一年期滿後，德國仍無償付賠款能力

（註一七七） 波拉謂“用金貨償付戰債在勢為不可能”“胡佛總統準備向有關係各部提一計劃，將允許各國用銀償付戰債”見五月七日十二日大公報

不平衡；大眾的貧窮和資產階級的富是同時在相反的方面進行着的；也就是大眾的購買力在向前減少，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却在向前發達，形成生產和消費間之絕大的差異。不平衡的核心所在，是大眾的消費能力完全被資產階級所侵奪；要恢復大眾的消費能力，除非向資產階級奪回“所侵奪”因此，所謂“生產關係一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剝奪者就要被剝奪”，舊制度就要滅亡；這便成了鐵一般的科學的定律。

因此，我們一方面看見資產階級對付恐慌的充分無智；他方面，也正因為今日的經濟問題，已經不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所能解釋了。

B. 矛盾的展開和資產階級的對策

資本主義世界所包含的矛盾是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相依隨的。矛盾的局勢隨着經濟恐慌的發展而益益深刻的展開了。

在資產階級企圖克服恐慌最末的失望之後，於是資本主義各國便都用死力去掙扎，希圖各自能從恐慌中逃脫出來。資本主義國際間相互衝突的嚴重形勢，便愈益尖銳的展開了。

這個嚴重的局勢，一方面建基於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場的再分割上面，一方面建基於各自高築的關稅壁壘之上。前者直接構成資本主義國際第二次大戰的內容，像他們所表演的裁軍會議的喜劇，到現在更將露骨的宣告無結果了；後者又在增加了前者的深刻性。

在這裏，我們要記着的：他們在市場再分割的原則之下，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是都想單獨去取得市場的支配的，甚至於領土管理權，以和緩其自身經濟的恐慌。所以相互間的衝突戰爭是無法避免的。對蘇俄，一方面是他們政治上共同的死敵，二方面又是他們垂涎着的一塊廣大肥美的市場；但是這一塊肥美的市場，誰也沒有單獨佔取的能力；因此他們又轉而採取一個共同的聯合戰線。這是我們在前面曾經說過的。

因之，此次的中日問題，便是他們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場再分割的一個事實。在日本單獨侵佔的反響之下，應該早就要暴發世界戰爭的；但是美英兩帝國主義者，一方面實已是箭在弦上，忍無可忍了；他方面又終於因為他們共同敵人——蘇俄——的存在，不得不投鼠忌器。所以他們對於此次中日問題，完全基於這兩種矛盾的觀點之上，而遲疑莫決。

到第三期的資本主義經濟，是依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爲其主要的市場，本國的市場已經是次要的了。所以關稅壁壘的增高，對於其本國的經濟，是不能有所提供的；所能提供的，第一只是加深資本主義各國相互間的仇恨和衝突，第二只是以國內市場的獨佔價格，加緊對勞動大眾的剝削，使階級對立的形勢，愈益尖銳化。但是資本主義各國，終於不顧利害，重新把關稅的壁壘築起來了。自去年到今年一月，全世界改變關稅制度者，便有如次多的國家：

表171： 1931—32一年內各國關稅變更統計

一九三一 年一月	印度一部份輸入 稅增高	亞鉛鍍鉄板等增徵輸入稅
二月	美國和加拿大一 部份輸入品禁止	蘇俄的農業和木材等
同	埃及輸入稅增高	二百〇四種物品輸入稅增 高
同	菲律賓輸入稅增 高	西門士每格蘭姆徵稅由百 分之三十二增至六十五。
三月	印度關稅再改正	酒，砂糖等稅率的增加， 西門士，石油，棉製品人造 絲，絹交織品等新設立附 加稅

同	西班牙一部份輸入品禁止	禁止蘇俄農產木材的輸入
同	印度關稅再改正	一九三二年三月起新設鹽輸入的臨時附加稅
同	瑞士一部輸入品增稅	綿布
同	澳洲關稅改正	六十二種物品稅率的增高，三十六種物品稅率的減低
同	知利關稅增高	米，砂糖，鑛油，鐵材，鐵板，鉄製品，機械，自動車汽關車等
同	南阿非利加聯邦關稅增高	
同	荷領印度新設附加稅	一般輸入品增加百分之十的附加稅
四月	美國全部關稅改正	羊毛等價稅率的增高，製絲用鉄條稅率的減低
四月	埃及一部稅率增高	烟草等物品
同	法國一部稅率增高	木棉靴稅的增徵
同	德國一部稅率的增高	摸造真珠等輸入稅的增高
同	蘇俄輸入禁止	禁止加拿大商品輸入
五月	澳洲輸入稅增加	

同	南阿非利加聯邦 稅率增加	食料品，衣類等
同	德國稅率增高	農產品，食料品等
同	法國稅率增高	魚類等
同	美國稅率增高	乾雞卵，麻網繩具，自轉車等
同	加拿大關稅改正	中間及一般稅率的增高
同	馬來聯邦稅率的 增高	酒，砂糖，石油，火柴等
同	澳洲稅率增高	烟草，鹽，鋼板，等
同	法領印度支那稅 率的增高	絹織，紙類增高百分之百。
七月	法國輸入制度改 正	窒素肥料輸入管理制和石 炭輸入許可制
同	猶哥斯拉夫貿易 獨佔	穀物及小麥貿易獨佔的實 施
同	德國關稅改正	對窒素肥料課稅
八月	加拿大附加稅創 設	人絹製品的中間稅率從價 的百分之四十外附加百分 之七的從量稅

同	德國輸入許可制	對於窒素肥料
同	荷蘭輸入禁止	禁止主要肥料的輸入
同	比利時輸入許可制	對智利硝
九月	印度臨時附加稅實施	實施棉花, 染料, 機械之類百分之一〇, 砂糖, 人絹絲布, 電球等百分之二十五。
同	加拿大關稅增高	人造絹絲, 天然絹絲
同	英國一部物品關稅增高	烟草
同	法領印度支那關稅增高	砂糖稅增高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
十月	可崙比亞禁止輸入	禁止奢侈品輸入
同	南阿非利加聯邦關稅增高	一切商品增徵百分之五從價稅
同	奧大利	實施對所有輸入品徵百分之二〇至百分之百的稅則
同	特馬古	對主要完成品實施百分之一〇的附加稅
十一月	法國關稅增高	對金本位停止國商品加徵百分之十五。
同	馬來新稅實施	西門土, 綿布, 人絹布, 毛布, 絹織物等新設百分之十至二十五的稅率
同	英國非常關稅實施	對家庭用陶器等二十三種物品課從價稅百分之五十。

同	日本限制輸入	對外國硫安
同	英國非常關稅擴張	追加瓦斯瓶等十一種物品
十二月	德國關稅制改正	附與政府以關稅伸縮權
同	英國非常關稅擴張	追加十九種物品
同	德國創設賣上稅	
同	西班牙輸入限制制實施	
一九三二年一月	荷領印度	增加輸入品附加稅百分之一十至二十
同	採用輸入禁止制	對多數商品
同	德國屈伸稅法實施	對金本位停止國商品課屈伸輸入稅

上表實際還有幾個國家未列入。照上表事實看，各資本主義國家都在繼續不斷的提高自國的關稅；並且令其殖民地或單獨支配着的半殖民地國家，也不斷的提高關稅，以防止他國商品的輸入，冀能為自國商品完全獨佔的市場。所以這不僅是基於一種關稅的報復政策上面，而且是基於財政的增稅和市場的獨佔上面；這樣他們相互間的矛盾便愈益尖刻了。

其次各國的資產階級爲企圖克復恐慌，在國內對勞動者加緊爲強度的剝削，提高勞動的強度，減少勞動的工資，延長勞動的時間；又因國內市場的獨占，極力提高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對工人和農民又加上一層強烈的間接的榨取。一方面愈擴大了失業的範圍，一方面使廣大群眾的生活愈陷於悲慘的絕境。這樣子，不僅羣衆的消費能力益爲低下，使國內市場益形衰落，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恐慌，不惟無所救助，反因而加深了。這對於資產階級是一無所得的，資產階級所得着的，只是羣衆革命的鬥爭和意識，愈形白熱化；使工廠內的勞動者和廠外的失業勞動者以及農村的勞動者貧農，他們緊緊的手握手的聯合向資產階級進攻。這就是資產階級所得着的惟一的報酬。

再次，資本主義各國，爲企圖恢復恐慌，更加緊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大衆的剝削和榨取。原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源，並不像宗主國一樣，已經開挖殆盡；而是還可以爲他們排泄肥大資本的場所。殖民地半殖民地自己的生產是不夠的，無論大衆是怎樣的窮困，總還可以替他們消納大量的商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勞動力是非常低賤的，他們把這種低賤的勞動力去編成產業軍，是能得到最多的剩餘價值的。他

們基於這個利益之上，便盡量加緊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或殖民地半殖民大衆的剝削。可是資本主義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大衆的剝削加深一分，大衆的貧窮也隨着增加一分；因之，大衆的購買力便隨着降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市場也隨着衰落，並不像從前那樣“黃金之窩”了。

但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衆，也同樣是人類，他們並沒有什麼和資本主義國家內勞動者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只是他們的生活更爲悲慘，他們被剝削的更厲害！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衆在極度強烈剝削之下而愈益不能忍受的結果，他們反抗的革命的意識也愈益強烈。這樣便匯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運動之普遍的發展和緊張的情勢。而且前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是民族資產階級爲其階級的自私的反抗運動，那是容易被宗主國的強力所消滅的；到現在，適應於資本主義沒落期的歷史階級，已轉化爲大衆所執持的歷史的革命行爲，這並不是炮艦和飛機；可以鎮壓得住的。這於他們“宗主國”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場再分割的企圖上，不能不有些小顧忌的——自然，在他方面，反更因此而加緊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勢力的摧殘。

總之，隨着此次恐慌的發展，資本主義世界矛盾的展

開，而是在各方面同時展開着的：（一）資本主義國際相互間矛盾的深刻化；（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階級敵對形勢的尖銳化；（三）宗主國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大眾對立局勢的嚴重化；（四）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對立形勢的嚴重化……這些矛盾局勢的同時展開與集結；構成資本主義滅亡的象徵。

資本社會的滅亡，已成為資產階級所認為公開的可能了！這不僅是我們的“咒罵”和“造謠”吧（？）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德總理布魯寧如實的是這樣在“咒罵”着了，他說：“頃間或有發生危機可能，其發生之迅速程度，數期星之耽延，即將演成不可救藥之局”。他還恐他的同僚們疑惑他也在造謠（？）因此又加重其語氣的說：“余所晤譚之政治家，對此言並不感新奇；所可視作新奇者，即有數國以前希望不致感受危機者，今已失望。關於現時情形之嚴重，余敢坦率直言，現時各國政府與人民，均須認識危險之程度。”（五月十一日德總理布魯寧在下院演說）布魯寧在這裏所說的“危機”，其意義並不是尋常所謂“經濟危機”的“危機”，而是資本世界滅亡“的危機”。

（上卷終）

一九三二，五，一一，脫稿於北平。

北平書局最近出版新書

最近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上)

(1913—1932)

呂振羽著 定價一元二角 已出版

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已開始總崩潰，而構成世界總轉變的時機；在這個總轉變的過度期中，我們對資本主義研究的任務，更其迫切。本書根據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應用唯物論辯證法的方法，研究資本主義世界滅亡的必然性。內容包括戰前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二這個階段的研究，共約二十萬言。內容豐富，材料正確，印刷精良，現已出版。

最近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下)

翦伯贊著 定價一元四角 印刷中

本書是繼續呂振羽先生所著的上卷的結構和意義而寫的，理論的根據和研究方法的應用，均與上卷相同。內容包括世界經濟恐慌的現階段中，資本主義臨沒的幾個象徵和政治危機，以及人類新的歷史的創造。現在印刷中，八月間出版，預約七五折，八月十五截止。

一九三二第一季

世界經濟及經濟政策

E. varga著 定價六角 印刷中
鄭群彥譯

伐爾加站在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立場，拋千頭萬緒錯綜複雜的世界經濟加以正確的詳細的系統的分析，這是過去幾年報讀者所稔知的事實，伐爾加在寫今年第一季的報告的時候，尤其是抓住了問題的中心，首論日帝國主義是世界政治的中心，其中注意到日帝國主義的發展，及其社會經濟構造的特徵，日本的工業農業各種問題，日本在中國爭取支配權與國際關係以及日本軍事弱點和革命運動，次論一段的經濟狀況及特殊的經濟情形，尤為醒目。七月底出版。預約七五折，七月底截止。

現階段的中國經濟形態

穆雨君著 定價一元二角 印刷中

中國經濟性質問題，中國社會前途問題，已迫得一切學者要求解答，經濟的結構，是一切社會意識形態的基礎結構，要理解中國社會的內體，必須先理解其基礎的結構，然後才能找到中國社會的動向。本書以辯證唯物論的立場，純客觀的，實際的將中國的經濟的結構作一翻澈底的討究；內容警闢，分析透徹，尤為特長。現已付印 八月底出書，預約七五折八月底截止，欲購從速。

資本主義與世界殖民問題

鄧梅羹著 定價九角 印刷中

殖民地是資本主義最後的尾閘；殖民地的革命，已成了世界革命之一翼，本書以經濟和歷史的眼光，分析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依存關係，並敘述其發展過程。內容約二十萬字，在印刷中，七月底出書。預約七五折，七月底截止。

高中活葉文選

譚丕模
管形合選

印刷中

一般國文活葉文選及教本，半多使人感到兩種缺陷：一，新材料的缺乏；二，沒有內容上的連繫。因此本書局便進行了新的選訂工作。使內容上，方法上，有著下列的優點：一，內容是根據一切文藝，社會科學，歷史，哲學等縱的及橫的系統來選的；二，選材顧及到學生實際生活的連繫；三，方法上除選單篇的論著外，還有兩種特色：a.擬定題目，根據題目去選集一切相關的片段的材料，使教員能按照題目連貫起來講授，b.從名著中截出某一章或一段，以牠的中心意見擬定題目，使學生也能讀長篇名著中的文字。這兩種方法不獨是別開生面，而且是使教材豐富和內容新穎的。八月底出版。書目另佈。

預約處 北平西單興隆街廿號北平書局
預約郵票十足通用但限一分郵資一角在外

總代發行處 北平春秋書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2 0006 3273B

57